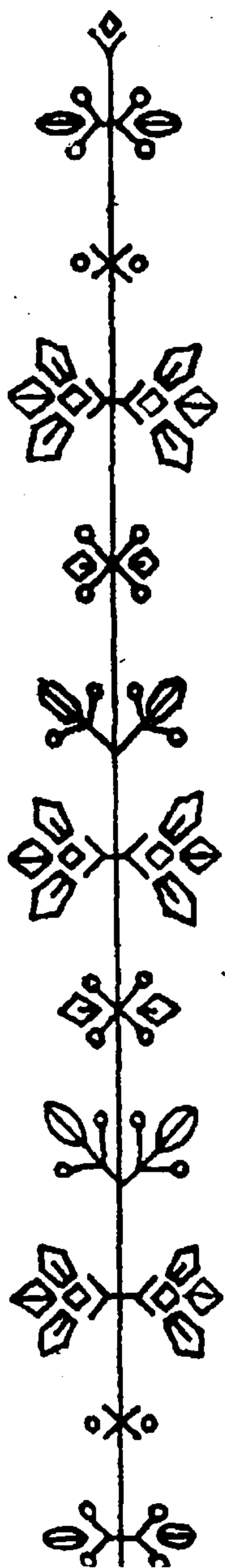


· 诗苑译林 ·

西班牙现代诗选

王 央 乐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西班牙现代诗选

王央乐 译

责任编辑：杨 进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插页：3

印数：1——7,750

ISBN 7—217—00018—1/I·11

平装：统一书号：10109·2085 定价：2.50元

ISBN 7—217—00019—X/I·12

精装：统一书号：10109·2085 定价：3.40元

新书目：86—21

目 次

前 言(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9)

卡斯蒂利亚.....(10)

这株棕榈.....(12)

我要睁着双眼死去.....(13)

拉蒙·德尔·巴列一英克兰(1866—1936)(15)

忧郁的玫瑰.....(16)

马努埃尔·马却多(1874—1947).....(17)

灰色的花园.....(18)

落日.....(19)

安托尼奥·马却多(1875—1939)(20)

今天的生活.....(21)

笔记.....(23)

我的心.....(26)

养老院.....(27)

肖像.....	(28)
杜罗河畔.....	(30)
一株枯榆树.....	(33)
给基奥马尔的歌.....	(35)
火的玫瑰.....	(38)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39)

深深的沉睡的水.....	(40)
十月.....	(41)
孤独.....	(42)
星期日.....	(43)
秋天序曲.....	(45)
马鞭草花的田野.....	(46)
摩格尔夜曲.....	(48)
你的灵魂的颜色.....	(50)

莱翁·费利佩(1884—1968).....(51)

我走了.....	(52)
跳跃.....	(54)
我走了，因为大地已经不属于我.....	(55)
我知道所有的故事.....	(56)
说话.....	(57)

佩德罗·萨利纳斯(1891—1951)(58)

是的，一切都要多.....	(59)

夜间的游水女郎	(61)
变奏曲之二	(63)
信号	(66)
豪尔赫·纪廉(1893—1984)	(68)
活生生的自然	(69)
桌子和桌子上	(71)
我们的银河	(74)
我们的空气	(76)
在这些痛苦的年头	(78)
赫拉尔多·迪埃戈(1896—)	(79)
索里亚的屋顶	(80)
玫瑰升天	(81)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1898—1936)	(82)
三条河的小歌谣	(83)
小广场的歌谣	(85)
骑马人的歌	(90)
月儿，月儿谣曲	(91)
西班牙宪警谣曲	(93)
被水所伤	(99)
古巴黑人的松	(101)
达马索·阿隆索(1898—)	(103)
缓慢的黎明	(104)

失眠.....	(105)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1898—)	(106)
占有.....	(107)
老诗人的手.....	(110)
杨树.....	(112)
彗星.....	(114)
埃米利奥·普拉多斯(1899—1962)	(116)
受蔑视的玫瑰.....	(117)
有自由的声音.....	(120)
歌.....	(123)
路易斯·塞尔努达(1902—1963)	(125)
紫罗兰.....	(126)
故乡.....	(127)
外表的结束.....	(129)
游子.....	(131)
拉法埃尔·阿尔维蒂(1902—)	(132)
碧玉的骑士.....	(133)
天上的三次回忆.....	(135)
农民.....	(139)
面包师傅胡安的诗学.....	(140)
歌.....	(143)

卡尔门·孔德(1907—).....(144)

“无人的土地上”.....(145)

井圈上的杉树.....(147)

路易斯·费利佩·比万科(1907—1975).....(149)

“海上的蔚蓝清晨”.....(150)

失去时间就是赢得时间.....(151)

维克托里亚诺·克雷梅(1908—).....(153)

“烟斗”.....(154)

给吉他的歌.....(156)

莱奥波尔多·帕内罗(1909—1962).....(159)

瓜达拉哈拉谣曲.....(160)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1910—1942).....(163)

汗.....(164)

伤员.....(166)

菜农们.....(169)

我要把你带到水边.....(170)

路易斯·罗萨莱斯(1910—).....(171)

最后的光.....(172)

陈缝.....(174)

加夫里埃尔·塞拉亚(1911—)(175)

双手插在衣袋里.....(176)

活着就是过节.....(177)

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1912—1975)(178)

格雷多斯山.....(179)

卡斯蒂利亚平原.....(180)

拉法埃尔·桑托斯·托罗埃拉(1914—)(181)

若安·米罗的鸟儿，月儿，狗儿和人儿.....(182)

何塞·加西亚·尼埃托(1914—)(185)

夜间的雨.....(186)

赫尔曼·布莱培格(1915—)(187)

明净的雨.....(188)

何塞·苏亚雷斯·卡雷尼奥(1915—)(189)

泥土.....(190)

酒.....(191)

布拉斯·德·奥特罗(1916—1979)(192)

涨潮.....(193)

船首上.....(196)

为了未来.....(197)

让我们把十四行诗扩大.....(199)

里卡多·莫利纳(1917—1968).....(200)

浪漫的夜曲.....(201)

陈酒.....(203)

格洛里亚·富埃尔特斯(1918—).....(204)

达不到的行程.....(205)

我，在橄榄山上.....(206)

拉法埃尔·莫拉莱斯(1919—).....(208)

捡破烂的人.....(209)

街道.....(211)

维森特·加奥斯(1919—).....(213)

诅咒.....(214)

突然间，我说：这就是生活.....(215)

心啊，你别沉落.....(216)

好象是太阳.....(219)

何塞·伊埃罗(1922—).....(221)

秋天.....(222)

给西班牙的歌.....(223)

给一位唯美主义者.....(226)

阿尔丰索·卡纳莱斯(1923—)(228)

秋.....(229)

巴勃罗·加西亚·巴埃纳(1923—).....(230)

忿怒的日子.....(231)

卡洛斯·博索尼奥(1923—).....(233)

上帝在西班牙之上.....(234)

事物.....(236)

欧赫尼奥·德·诺拉(1923—).....(237)

祖国.....(238)

歌.....(239)

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奥里(1923—).....(241)

神秘的西班牙.....(242)

安赫尔·贡萨莱斯(1925—).....(244)

星期日.....(245)

致诗歌.....(247)

马努埃尔·杜兰(1925—).....(249)

贫民窟.....(250)

卡巴列罗·博纳尔德(1926—)(251)

屈服的人(252)

何塞·马里亚·瓦尔维尔德(1926—)(254)

门槛(255)

安赫尔·克雷斯波(1926—)(257)

黑面包(258)

托马斯·塞戈维亚(1927—)(260)

不再回来(261)

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1928—)(263)

咖啡馆里(264)

戈浮街75号(265)

证言(266)

何塞·安赫尔·巴伦特(1929—)(268)

祖国，它的名字我不知道(269)

仿佛相邻的河(273)

哈伊梅·希尔·德·比埃德马(1929—)(275)

展曲(276)

埃拉迪奥·卡巴涅罗(1930—)(279)

矿工(280)

女神.....	(281)
佛兰西斯科·布里内斯(1932—)	(283)
我仍然是生命的时候.....	(284)
乞丐.....	(285)
克劳迪奥·罗德里格斯(1934—)	(287)
泡沫.....	(288)
沙.....	(290)
费利克斯·格兰德(1937—)	(291)
宇宙流了血.....	(292)
夜间的水车.....	(293)
回旋.....	(294)
卡洛斯·萨阿贡(1938—)	(299)
忘不掉的事情.....	(300)
草木.....	(302)
安托尼奥·马蒂内斯·萨里翁(1939—)	(303)
星期六的电影.....	(304)
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班(1939—)	(305)
啊, 是的.....	(306)

赫苏斯·摩纳里斯(1940—)	(308)
有一天有人会对我说起	(309)
秋	(310)
何塞·马里亚·阿尔瓦雷斯(1942—)	(311)
珍珠	(312)
金黄的浮云	(314)
何塞·路易斯·希梅内斯·弗隆廷(1943—)	(316)
自画像	(317)
佩德罗·希姆费雷尔(1945—)	(319)
悲歌	(320)
赫纳罗·塔伦斯(1946—)	(322)
和杜甫	(323)
戒严	(325)
马尔科斯·里卡多·巴尔纳坦(1946—)	(327)
禁区	(328)
安托尼奥·科利纳斯(1946—)	(330)
巨石	(331)
普雷莎·卡内洛(1946—)	(333)
光	(334)

1946年12月9日的诗(336)

维森特·莫利纳·福伊(1946—)(339)

难题：火药(340)

假面具的一幅草图(342)

吉列尔莫·卡内罗(1947—)(345)

肖像画廊(346)

路易斯·阿尔培托·德·库恩卡(1950—)(348)

骑士，死神和魔鬼(349)

哈伊梅·西莱斯(1951—)(351)

海的组曲(352)

前 言

我往往是在翻译工作做完之后，才回过头来写几句需要说明的话。这篇前言也同样，所以应该说是后记。但是因为我在这里要说的几句话，也许对读者阅读这本小小的诗选会有些帮助，因此还是把它放在前头了。

这本诗选，是在几组译诗的基础上逐步扩充而成的。我先是应刊物之约，译了一组希梅内斯的诗；后来又译了一组加西亚·洛尔迦的诗；于是逐步扩大，译了安托尼奥·马却多、莱翁·费利佩、豪尔赫·纪廉、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的作品；最后，又加上了一些五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诗人，就形成了目前的规模。

由于事先没有很好的规划，选译时又容易为个人的喜好所左右，读者会发现这本诗选不够完整，也不太平衡。但是考虑到西班牙现代诗在我国还很少介绍，即使有些偏颇，也许还能有些用处，因此也就让它以现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

西班牙诗歌有三个传统，从黄金世纪以来一直影响着各个时代的诗人。一个是来自民间的民歌和谣曲，其中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史诗和英雄诗；一个是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抒情诗和牧歌诗；一个是来自宗教的神秘诗和哲理诗。

西班牙诗歌进入二十世纪时，在开初的几年里就萌现了革新的尝试，要求摆脱僵化的形式，着重音韵的和谐，感情

的丰沛。当时“九八年的一代”的主要作家，如乌纳穆诺，巴列一英克兰，正在以诗歌歌唱卡斯蒂利亚的光荣历史和美好风光，并且影响着刚露头角的年轻一辈诗人安托尼奥·马却多。

这时候，从西班牙美洲传来了西班牙语诗歌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的音调，那是以古巴的何塞·马蒂(1853—1895)和墨西哥的马努埃尔·古蒂埃雷斯·纳哈拉(1859—1895)开始试音，由哥伦比亚的何塞·阿松西翁·西尔瓦(1865—1896)和古巴的胡利安·德尔·卡塞尔(1863—1893)等人扬到高声，而后为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1867—1916)唱出全部音域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西班牙美洲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是一股意在摆脱浪漫主义的陈辞滥调，以追求纯粹而高尚的美为目标而在内容、形式、语言等多方面对诗歌创作予以革新的浪潮。鲁文·达里奥数度来到西班牙，还短时间担任过尼加拉瓜驻马德里的外交官。他的诗集《生命和希望的歌，天鹅及其他》，《秋天的歌及其他》都出版于马德里。他与西班牙文艺界人士的交往，给西班牙诗歌的革新以强烈的刺激。

不仅是年轻的诗人如马却多兄弟，就是老一辈的作家巴列一英克兰，创作的风格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在年轻的诗人中间，与鲁文·达里奥交往最多，受其影响较深，后来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的，是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希梅内斯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西班牙诗歌中最重要的诗人。

二十年代开始，西班牙诗歌的创新的探索，表现得十分多样。诗歌从上世纪末的散文倾向，叙事倾向，浮夸倾向逐渐转向抒情，转向内心，以各种形式，各种语言，各种题材

表达诗人对美，对人生的观念和感受。安托尼奥·马却多离开了“九八年的一代”的客观主题而日益抽象。希梅内斯到了成熟时期，作品更加集中于内心感情的细腻表露。与此同时，由于欧洲其他国家出现了各种先锋派的“主义”，赫拉尔多·迪埃戈提出了极端主义的口号。他的诗是许多新型形象的创造。豪尔赫·纪廉则以“相当纯粹的诗，但是并不太纯粹”为准则，写出了语言精练的《圣歌》。加西亚·洛尔迦和拉法埃尔·阿尔维蒂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们的成功之作。两人都显示出对西班牙民间诗歌渊源的探求，加西亚·洛尔迦更多地发挥了古代谣曲的特色，而阿尔维蒂则把这种传统融合在他的超现实主义的独特形象之中。

1927年是路易斯·德·贡戈拉（1561—1627）逝世三百周年。西班牙诗人在纪念这个古典诗人的同时，掀起了对他的诗歌研究和欣赏的新的兴趣。赫拉尔多·迪埃戈发表了纪念文章；路易斯·塞尔努达则把参与了这个纪念活动，并且以此作为诗歌革新的表征的诗人，归之为“二五年的一代”（后来一般都改称为“二七年的一代”），其中包括豪尔赫·纪廉，赫拉尔多·迪埃戈，加西亚·洛尔迦，阿尔维蒂，达马索·阿隆索，阿莱桑特雷，埃米利奥·帕拉多斯等等。他们创作活动的领域主要是诗歌，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思想倾向，但是他们都反对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贫乏枯燥的现实主义，以新的题材，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更新了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诗歌，努力把它提高到新的艺术水平。

1936年，发生了西班牙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逐渐明朗的民主政治遭到了法西斯主义的袭击，开始了延续三年

的血腥内战，最终是佛朗哥攫取了政权，使西班牙处在专制统治之下达三十四年之久。

1936年以后的十年之间，西班牙几乎没有文艺创作活动可言。作家的队伍，包括老一辈的作家，“二七年的一代”的诗人，以及刚从事创作的诗人，都带着不同的命运各奔东西。乌纳穆诺死于内战爆发之后不久。两个最有前途的诗人的死，加西亚·洛尔迦惨遭暗杀，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病死狱中，使西班牙抒情诗蒙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大多数诗人流亡出国：安托尼奥·马却多死在法国；希梅内斯，萨利纳斯，普拉多斯，塞尔努达等人到了美洲，终生没有再回西班牙；只有豪尔赫·纪廉和阿尔维蒂，到了晚年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得到机会重返祖国。

内战如同一道人为的分水坝，把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西班牙诗歌一分为二，成为二条水流，流向各自的方向。

许多流亡出国的诗人继续写作，在国外发表或出版他们的作品，虽然风格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情调却普遍地趋向于绝望悲观。对往昔的回忆，对家乡的怀念，是他们经常的题材，当然也不乏描写异国生活的作品。有一些诗人，例如希梅内斯，还有可能设法把作品送回国内发表。也有一些诗人，例如阿尔维蒂，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属于绝对查禁之列，基本上与祖国的读者隔绝。于是，流亡的西班牙诗歌和国内的西班牙诗歌，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扩大；前者由于缺乏了生活的土壤而逐渐枯萎，后者则在新的环境下发生了新的变化。

内战之后留在国内的诗人，属于“二七年的一代”的，多数已是强弩之末。有的虽然还在写作，例如达马索·阿隆

索和阿莱桑德雷，但是他们的作品或者日益抽象，或者更加晦涩，或者追求形式。其中只有阿莱桑德雷，到五十年代时还能对后来的年轻一代诗人如博索尼奥、莫拉雷斯，起着影响。

只有一代在内战期间开始写作的诗人，在沉寂一个时期，当炮火的硝烟逐渐消散，人们开始在废墟上重建生活的时候，使西班牙诗歌重又活跃起来。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有的评论家把他们称为“三六年的一代”。但是他们除了经受过内战的洗礼这一共同之点以外，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风格、主题、形式，却差异很大。

在佛朗哥政府的专制统治和严格检查制度之下，有的诗人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依然以往日的情调抒发对自然对生活的感受；有的诗人继续高唱革新诗歌的口号，追求新奇的形象，古怪的格律。

而以文学刊物《十字和线条》以及《埃斯科里亚尔》为中心的一批诗人，则转向内心的反省，哲理的沉思，信仰的神秘，其主要人物有：路易斯·费利佩·比万科，路易斯·罗萨莱斯，莱奥波尔多·帕内罗等。

但是也有更多的诗人继续着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道路，写出了面对生活现实的诗歌。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维克托里亚诺·克雷梅，布拉斯·德·奥特罗，加夫里埃尔·塞拉亚，欧赫尼奥·德·诺拉等人形成的以《钟楼》杂志为中心的诗人集团。他们对诗歌有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诗歌并不只是以追求美，讲究语言和形式为基础，主要的是应该深入人们的内心和人们的命运，深入当前社会的和思想的问题，反映环境和时代所引起的人们思想感情各方面的变化。因此，

布拉斯·德·奥特罗把自己的诗集献给“广大的大多数人”，而加夫里埃尔·塞拉亚则声称：“诗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改变世界的工具。”

“三六年的一代”诗人中的这一倾向，到四十年代形成为重大的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班牙的经济仍然十分困难，专制统治虽然有所缓和，但是社会气氛的压抑未能消除。老一辈的重要诗人的诗风，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开始有了转变。阿莱桑德雷在1947年说了这样的话：诗是可以沟通的。意思就是诗能够反映人们共同的内心感受。他还指出：这新一代的现实主义诗歌与上世紀的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新的潮流能够把现世的生活与诗密切结合。达马索·阿隆索也这样说：“今天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的内心；我要以我的痛苦或希望来表达人的永恒内心的渴望或苦楚。”也有一些诗人，脱离了神秘的沉思和遁世的孤僻，开始写作以历史为题材的叙事诗。

有的评论家曾经概括出：“三六年的一代”之后，发展形成了“五〇年的一代”。但是事实上，“五〇年的一代”诗人，基本上是承袭了“三六年的一代”形成的潮流。如果说，五十年代的西班牙诗歌出现了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现实主义的诗歌增强了社会性。后起的诗人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比前辈更加鲜明。他们探求当前社会的弊病，探求人们痛苦的内心和对未来的渴望，同时在形象的表达，语言的运用，韵律的形式上更趋于多样。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股潮流，也在同样适宜的条件下逐渐增涨。那就是崇尚自我和内心沉思的哲理诗和信仰诗。但是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维森特·加奥斯，卡洛斯·博索

尼奥，何塞·马里亚·瓦尔维尔德等人，已经在作品中消褪了神秘的宗教色彩，而倾向于乌纳穆诺所提出的“感情要加以思考，思想要加以感受”的诗歌艺术，在抽象中掺进了抒情。

处在这两大潮流之间的主张创新的一派，则仍然在主题、题材、语言、形式、形象、意境等各方面进行探索，继续着加西亚·尼埃托的道路。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一切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还难以看出明显的重大的倾向。诗人们有的处在这一种潮流的影响下，有的处在那一种潮流的影响下。但是有一个一致的趋势，那是与六十年代以来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的，那就是要求政治上的宽松和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西班牙诗歌深切感觉到了自己必需以新的主题和新的风格，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的状况。诗歌总是要面对当前的时代的，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的潮流倾向于直接的清晰的语言，不受任何束缚的形式，丰富而实际的形象。因为诗人们认为：诗歌有必要也有可能于读者相沟通；诗歌也完全有可能表达人们的心声；如果仍然关闭于个人的内心之中，诗人将会在变化逐渐加剧的社会中陷于孤立。

的确，六十年代西班牙社会的变化正在逐渐加剧。要求政治上宽松开放的呼声，已经进一步成为要求结束佛朗哥专制统治的呼声。与此同时，文艺上也提出了“让艺术完全自由”的口号。到了七十年代，西班牙的历史终于展开了新的一页，西班牙诗歌也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西班牙。

以上我为这本诗选所处的文学史的背景勾画了一个简略的轮廓，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我选译这本诗选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三本选集：《西班牙诗选，1900—1980》，古斯塔伏·科雷亚编选，1980年马德里出版；《西班牙新诗集》，何塞·路易斯·卡诺编选，1978年马德里出版；《西班牙青年诗》，贡塞普西翁·莫拉尔、罗莎·马利亚·佩雷达编选，1979年马德里出版。个别诗人，如安托尼奥·马却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迦，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维森特·阿莱桑德雷，布拉斯·德·奥特罗等，则根据他们各别的诗集、诗选或全集选出。

王央乐

1984年8月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 生于毕尔巴鄂。1880年到马德里,进马德里大学哲学文学系。1884年回故乡,开始为报刊撰稿。1891年起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由于反帝制,反专制,反宗教的政治倾向,曾被剥夺教职,遭到流放。内战初起,同情叛军。后来公开宣布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在政治迫害下郁郁而死。

他的主张以人为中心,崇尚人的心灵的哲学思想,以及大量小说、诗歌、戏剧、评论作品,对当时西班牙思想界和文学界有重大影响。他的诗歌创作极为丰富,主题大多为描绘西班牙的自然景色,或者表现对心灵不朽的渴望。

主要诗作有《诗集》(1907),《维拉斯克斯的基督》(1920),《从富埃特本图拉到巴黎》(1925),《流亡的谣曲》(1928),《歌集:政治日记》(1953)等。

卡斯蒂利亚

卡斯蒂利亚的大地，你把我升起，
在你手的粗糙不平的掌心，
升向温暖你又凉爽你的天空，
你的主人。

强健的大地，清瘦的大地，开阔的大地，
无数的心和无数的胳膊的母亲，
现在你还披着往昔荣华的
古老色彩。

你的赤裸裸的原野四周
与天空穹穹的蔚蓝草地相接，
你的身上，有太阳的摇篮，有坟墓，
也有圣殿。

你的四周的广袤都是顶点，
在你身上我觉得上升到了天空，
在这里，你的荒原上，呼吸到的
是峰巅的空气。

卡斯蒂利亚的大地，庞大的祭坛，
我要向你这里的空间放开歌喉，
看你庄严的声音，是不是从高处
下降于世界。

《诗集》（1907）

这株棕榈……

这株棕榈是一把向天的火炬，
绿色的火苗探寻着赤裸的太阳，
为了饮它的血；躯干上的
每一个结疖，凝结着一个春天。

没有镣铐，没有锁链，昂扬地
挺拔地，踏着干燥而粗犷的荒原，
对於天空的蜜汁，它没有木质，
它的脉络的梢头，是只积聚的漏斗。

它不转身，也不向着地面弯腰；
它的叶簇里没有阴影；它是凝结的光
在奉献爱的时候伸向天空。

爱上了太阳老爷的一座火山的血，
它显现出更加热切的渴望，
把自己献给了它柱子似的躯干。

《从富埃特本图拉到巴黎》(1925)

我要睁着双眼死去

我要睁着双眼死去，
里面留住你那清晰的群山，
——它们的山隘是我生命的空气——
群山把你永恒的内心向着太阳，
我梦中的西班牙！

跟我一起进入你宁静的胸臆，
好好地铸造你那光辉的形象；
把你的岩石作为我肉体的庇护，
对你的记忆在我身上沉睡无数世纪，
我梦中的西班牙！

让我的双眼成为草叶两片，
痛饮你的光华，我的大地的太阳！
母亲啊，你的大地上我足迹依旧，
把你的阳光照上它们作为慰藉，
给我慰藉的西班牙！

蕴藏着的碧翠萌发出青春，
在我心灵的深处形成你的景象，

于流逝的世界到持续的世界下面，
加强了信心要重见希望，
给我慰藉的西班牙！

我要好好地睁着双眼死去，
胸中深处怀着你的青春，
我的肉体仍然是收割后的金黄田地，
你的阳光以我的希望给眠床镀了金，
给我慰藉的我梦中的西班牙！

《流亡的谣曲》(1928)

拉蒙·德尔·巴列—英克兰

拉蒙·德尔·巴列—英克兰(Ramón del Valle-Inclán, 1866—1936), 生于比利亚努埃瓦·德·阿罗萨, 就读于圣地亚哥大学, 未毕业, 到马德里从事新闻工作。1892年曾去墨西哥。回国后定居马德里, 过着放荡的艺术家生活, 与巴罗哈, 阿索林, 鲁文·达里奥等为友, 开始创作小说, 戏剧和诗歌, 风格上受到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的影响。他政治上反对王政, 在小说和戏剧中以夸张的手法描写现实中丑恶的事件和人物。诗歌则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共和政府时期, 曾任国家艺术遗产总保管, 西班牙文艺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诗集有《基夫的烟斗》(1919), 《旅人》(1920)等。

忧郁的玫瑰

有一个时候，我是星星的牧人，
我的生活，犹如灿烂的歌。
对于我，最美的事物就是
一个象征：玫瑰，姑娘，阿庚叶^①。

世界的和谐的声音，是一阵
撞碎在黄金海滩上的蓝色波浪，
歌唱着月亮潜在的力量，
盖过了人间合唱的命运。

伊壁鸠鲁给我装满的酒罐，
半人半羊的山神给我山野的欢乐，
阿卡迪亚的牧人则是他自己蜂巢的蜜。

有一天，我听了远方水仙女的歌，
我的忧郁的灵魂就着了魔，
于是我向着梦想航行而去。

《旅人》(1920)

① 地中海沿岸的一种树，希腊科林多式房柱以其叶作装饰。

马努埃尔·马却多

马努埃尔·马却多(Manuel Machado, 1874—1947), 生于塞维利亚, 九岁随家移居马德里, 后回塞维利亚大学求学。1899年与其弟安托尼奥同去法国巴黎, 在一家出版社担任翻译工作, 与法国的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作家、诗人交往, 开始诗歌创作。190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灵魂》。回马德里后, 继续求学, 并为各报刊写稿。后在马德里市立图书馆和市立博物馆工作。他的诗歌开始时受现代主义影响, 主张创造新的风格, 有诗集《随想》(1905), 《坏诗》(1909)。其后在《塞维利亚及其他》(1921), 《死的艺术》(1921)中, 诗艺逐渐衰退, 题材主要为安达露西亚的风光和历史, 带有悲观的情调。

灰色的花园

没有园丁的花园！

古旧的花园，

古旧的花园没有灵魂，

死亡的花园！你的树木

不再在风中摆动。池塘里

水躺着腐烂。没有一丝涟漪！鸟儿

也不再在你的枝头栖息。

长春藤的暗绿浓荫

对照着荒芜曲径的

惨白凄切……

花园，花园啊！你怎么了？

你是如此的寂寥，

你的凄凉之中留不住诗！

眼光到你这里也要死去！

没有坟墓的墓地……

也没有声音，没有记忆，没有希望。

没有园丁的花园！

古旧的花园，

古旧的花园没有灵魂！

《灵魂》（1900）

落 日

那个傍晚，海的声音是
一阵衰竭而有声的叹息……白日
不愿意死去，以黄金的爪子
紧紧抓住悬崖绝壁。

但是海挺起了它有力的胸膛，
太阳终于，如同在激荡的床上，
把黄金的额头埋进了波浪，
发出一片绛紫色的光芒。

对于我可怜的痛苦的躯体，
对于我凄凉破碎的灵魂，
对于我僵硬的创伤的心灵，

对于我苦楚的疲劳的生命……
只有可爱的海，渴望的海；
海，海啊，不再想其他的一切！……

《Ars Moriendi(死的艺术)》(1922)

安托尼奥·马却多

安托尼奥·马却多(Antonio Machado, 1875—1939), 马努埃尔·马却多之弟。随家移居马德里后继续求学, 开始为各报刊写稿。从巴黎回国后, 一度参加剧团。1907年起, 担任中学法语教员, 并开始诗歌创作。最初受法国魏莱纳和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影响, 有诗集《孤独》(1903)。后来诗歌主题从内心的表露转向对西班牙大自然的抒情, 开始写作《卡斯蒂利亚的田野》(1907—1917)。后期风格转向简洁, 清新, 寓意深刻, 带有哲理。代表作是1926至1936年间写的《出自一本伪歌集》(1943)。晚年与其兄合作, 撰写诗剧和散文剧。内战开始时, 于1936年移居巴塞罗纳, 后又越境到了法国, 不久去世。

今天的生活……

今天的生活有着
波浪推过的节奏，
小小的浪花颤动，
互相追逐而流逝。

今天的生活有着
河的节奏，河水欢笑流动
在碧绿的水草之间，
在青翠的芦苇之间。

柔软的风带来如花的梦，
激起新抽的枝条上青春的活力，
翅膀和叶簇都在扑动，
那是老鹰敏锐的目光
难觅猎物……原野在梦里晃动，
太阳震颤，犹如竖琴。

勇士眼睛里消逝的幻景啊，
在日子到顶的时刻
经过丛林：你的箭囊里的黄金

在我的胸中震动！

你的嘴唇绽开了

繁花如锦的原野的欢乐；

你的飘忽的衣裾沾上了樱草花初开的香气，

紫罗兰又把你的鞋染满芬芳。

我曾在古老的森林里追随你的足迹，

在绿枝茂叶之间竭力跟上

你那野性的腿脚的迅疾的律，

肌肉强健的红色的鹰。

大地返青的时候，河水

在芦苇里欢笑的时候，经过丛林的

勇士眼睛里瞬息即逝的幻景啊！

我的胸中有着

你箭囊里带的黄金在震动！

《孤独，回廊及其他》(1907)

笔 记

一

我的窗外
是巴埃萨的田野，
在明亮的月光下！

卡索尔拉山，
阿斯纳丁山和马希纳山！

月光下，石缝中
还有莫雷纳山的
小小的动物！

二

橄榄树上
看见一只猫头鹰
在飞，在飞。

田野，田野，田野。
橄榄树之间
是白墙的农庄。

乌黑的橡树
在乌维达到
巴埃萨的半路上。

三

从一扇大窗
猫头鹰飞进了
大教堂。

圣克里斯托巴隆
要吓唬它走，
看见它在喝
圣母马利亚
长明灯里的油。

圣母开口说：
“让它喝吧，
圣克里斯托巴隆。”

四

橄榄树上

看见一只猫头鹰
在飞，在飞。

它飞着，给
圣母马利亚
街来一根绿枝。

巴埃萨的田野，
我见不到你的时候，
梦里也要跟你在一起！

《新歌》(1917--1920)

我的心……

我的心曾是千百条路的交叉点，
条条路上都有行人来往，
这群人没有目标也不停留，
仿佛是在旅客喧嚷的月台。

我的心曾把行程向着四方的风，
散布在千百条的大路小径，
有的泥土平坦，有的石砾崎岖，
也向着千樯百帆的海上的命运。

今天，成群的乌鸦哇哇叫，
仿佛蜂群围绕着蜂房，
寻觅着它们黑色的同道。

以鲜花盛开的田野的甘露，
以风云多变的黄昏的肃穆，
我的心又回复了它辛勤的劳动。

《新歌》（1917—1920）

养 老 院

这是一所养老院，外省的古旧养老院，
衰颓的大房子，瓦片都发了黑，
夏天成了褐燕做窠的地方，
冬夜只有乌鸦在上面号寒。

它的山墙向北，在古老城堡的
两座高塔之间，这所破毁的房屋
裂缝的墙，肮脏的壁，是一个
永远阴沉的角落，古旧的养老院！

正月的太阳送来微弱的光芒，
凄凉的白日笼罩住冷落的田野，
天色近晚的时候，一个窗户口显现出
几张苍白而呆板的病容的脸，

凝望着远方群山紫蓝的峰峦；
啊，灰暗的天空，仿佛在一片墓地上那样，
飘下莹白的雪花，落到寒冷的大地上，
落到寒冷的大地上的沉默的雪花啊！……

《卡斯蒂利亚的田野》（1907—1917）

肖 像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塞维利亚的一个庭院，
以及一座敞亮的果园，柠檬在那里成熟；
我的青年是卡斯蒂利亚大地上的二十年，
至於我的历史，有些事情我不愿意回想。

我既不是诱惑者马涅拉也不是布拉多明^①
——你们已经知道我的笨拙的打扮穿着——
但是我受到过丘必特瞄准我射来的箭，
爱上了那些能够殷勤地对待我的她。

我的血管里有着雅各宾党的血滴，
但是我的诗句却发自宁静的泉源；
而且我不止是一个懂得原则的普通的人，
按照这话的善良含意来说，还是个好人。

我崇拜美，我在现代的美学里
采摘隆萨的果园中的古老玫瑰；^②
然而我不爱当前流行的美容装饰，

① 马涅拉（1627—1679），西班牙慈善家，年轻时生活放荡，布拉多明，巴列一英克兰的小说《四季奏鸣曲》中的主要人物。

② 隆萨（1524—1585），法国诗人。

我也不是发出欢乐颤音新声的鸟儿。

我蔑视那些傲慢男声的浪漫调调，
向着月亮高歌的成群蟋蟀的齐唱。
为了加以辨别，我拦住了回音，
我只倾听许多声音中的一种。

我是古典派，是浪漫派？我不知道。
我让我的诗随心所之，仿佛军人的剑，
由于挥舞它的勇敢的手而著名，
而并非铸剑者所宝贵的博学之才。

我与始终陪伴着我的人交谈
——他说话只是等待有一天与上帝说话——
我跟这个好朋友的自白充满道理，
他教给了我慈悲的内在的秘密。

最后，我不欠你们什么，你们却欠着我写的这许多。
我努力工作，用我挣的钱买来
我身上穿的衣服，我居住的房屋，
我赖以活命的面包，我躺卧于其中的床铺。

一旦最后的旅行的日子来到，
那艘从不返航的大船就要启程，
你们会看见我就在船上，简服轻装，
几乎赤裸，犹如一个大海的儿子。

《卡斯蒂利亚的田野》（1907—1917）

杜 罗 河 畔

索里亚的春天，湿润的春天，
仿佛一个痴人的梦，
一个在无垠荒原上
走得疲乏而入睡的行人的梦！

黄土的田野，
犹如农妇穿的粗呢，
沙尘和如毛细草的牧场
放牧着瘦小的美利奴羊。

土地坚硬寒冷的
小小的农庄，那里
长出了裸麦和小麦，
有一天要给我们以黑面包！

于是又来到岩石接岩石，
赤裸的石砾，光秃的山脊，
无数的鹰隼，
野草和灌木，
山茅、藤萝和荆棘的地方。

不知感恩的强壮土地，我的土地啊！
卡斯蒂利亚，你的衰老的城市！
那乡野的忧郁
布满了你的阴沉的孤独！

男子汉的卡斯蒂利亚，倔强的土地，
蔑视命运的卡斯蒂利亚，
痛苦和战争的卡斯蒂利亚，
不朽的土地，死亡的卡斯蒂利亚！

黄昏来临，田野躲开了
太阳，在星辰的惊讶里
仿佛一颗定住的圆球
显现了美丽的月亮，诗人的所爱。

深紫色的天空
几颗明亮的星星闪烁。
越来越沉郁的空气
拂过我的鬓角，潺潺的水声
近来，使我听得清清楚楚。

在点缀着贫瘠橡树林的
铅一般灰一般的山丘之间，
在石灰岩的光秃的石砾之间，
流着这条父亲般的大河，
冲向大桥下的八座桥墩。

杜罗河啊，你的冰奔流，
不停地奔流，在五月的阳光
使正月的白雪溶化于悬崖和峡谷之时，
在崇山峻岭戴着
积雪和风暴的头巾，
太阳辉煌犹如白象，
跟随着灰云之时！……

古老的民谣难道是
一个游吟歌手在你岸边做的梦？
也许跟你一样，杜罗河，永远地
滚滚流向卡斯蒂利亚的海？

《卡斯蒂利亚的田野》（1907—1917）

一株枯榆树

一株枯榆树，被雷劈裂，
四月的雨水，五月的阳光
使它朽烂了一半，
现在却长出几片绿叶。

杜罗河水舐着的山岗上
这株百年榆树啊！一滩
发黄的苔藓玷污了它
尘封虫蛀树干的白色树皮，

不像站在路旁河边的
那些唱歌的杨树，没有
深色的夜莺在它这里居住。

成群的蚂蚁排成长行
践踏在它身上，蜘蛛
到它的肚里织灰色的网。

杜罗河的榆树啊，在樵夫
举斧把你砍倒之前，

木工把你做成铜钟的架子
马车的辕木，大车的轭头之前；
在你于一条路边
某座贫穷的家屋
早晨的炉灶里烧红之前；
在一阵狂飙把你连根拔起
雪亮似风的锯子截枝断身之前；
在大河经过断崖峡谷
把你推送进海洋之前；
我要在笔记本里写下
你的青枝翠叶的优雅。
我的心向着光明向着生命
也在期待
春天的又一个奇迹啊。

《卡斯蒂利亚的田野》（1907—1917）

给基奥马尔的歌

一

我不知道
你手里拿着的
是一只嫩黄的柠檬，
还是一个晴朗日子的线
基奥马尔，绕成的金黄线团。
你的嘴唇在对我微笑。

我问：你献出什么给我？
有时候是果子，你的手
从你果园里挑选出的
成熟的果子？

有时候什么也没有
在一个寒冷美丽的黄昏？
没有了金黄色而迷人？
沉睡的水面的倒影？
从山岭到山岭燃烧起

真正的

黎明？

让爱情在混浊的镜子上

砸碎它的；

古老黄昏的纺车？

二

我梦着你，基奥马尔，

在河上高处的一座花园里

长久以来被

冰凉铁栅关闭的花园。

一只异样的鸟儿

在酸枣树上歌唱，那么甜蜜，

靠近圣洁的活泼的水边；

一切都是渴望，一切都是源泉。

这座花园，基奥马尔，

是两颗相并的心创造的

相互的花园；我们在那里

建立和完善

我们的时间。一个梦中

——我们在一起的梦中的

葡萄串，放进干净的杯子里压榨，

使我们忘掉了双重的故事。

(一重是：女人和男人
尽管一个是羚羊一个是狮子，
却一起到水边去饮水。
另一重是：爱情不可能
有那么多的运气：
不过是两个孤独合成一个而已，
即使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

• • • • •
为了你，大海操起波涛和泡沫，
山上的彩虹变幻出不同的颜色。
黎明的雉鸡试唱着歌显着美羽，
米纳瓦^①的猫头鹰把眼睛睁得溜圆。
都是为了你啊，基奥马尔！……

《出自一本伪歌集》(1943)

① 罗马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火的玫瑰

你们是春天的织物，恋人们，
用土地、流水、微风和阳光织成。
你们起伏的胸前是山峦，
你们双眸里面是田野鲜花盛开。

在你们共同的春天散步吧，
仍然不用畏惧地饮那甜乳，
那是那头荒淫的豹子所奉献，
从前它还凶恶地在路畔窥视。

行走吧，在这颗行星的轴心
迫使自己向着冬至靠近的时候，
杏树绿了，紫罗兰开始凋谢，

干旱来临，泉源也不遥远，
手里捧着火的玫瑰，
走向爱情的黄昏，那么完美。

《出自一本伪歌集》（1943）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 生于摩尔。1896年进塞维利亚大学学习法律, 同时开始学画。不久放弃学业, 回到家乡, 开始往马德里的报刊投稿发表诗歌, 因而不久即去马德里, 与鲁文·达里奥、巴列一英克兰等人交往。后来因病回故乡休养, 但仍继续从事写作。1916年去美国, 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歌选集》。

他虽然早期受现代主义影响, 然而作品多描写故乡自然景色, 借景抒发生活中的快乐和忧患, 因而风格逐渐趋于清新, 明净, 语言纯朴, 近乎民歌。

内战开始后, 流亡美洲, 长期居住波多黎各, 诗情日益沉郁。1956年, “由于他那西班牙语抒情诗为高尚的情操和艺术的纯净提供了一个范例”,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深深的沉睡的水……

深深的沉睡的水，你不再要什么光荣，
你已经不屑于给人娱乐，成为瀑布；
夜晚，月亮的眼睛抚爱着你的时候，
你的全身便充满了白银的思想……

痛苦的静止的水，洁净而沉默，
你已经蔑视闹闹嚷嚷胜利的荣耀；
白天，甜蜜而温暖的阳光射透你的时候，
你的全身便充满了黄金的思想……

你是那么美丽，那么深沉，我的灵魂也一样，
痛苦向着你的宁静而来，来思念，
而且在你安详的平和的岸边，绽发出
最最纯净的翅膀和花朵的典范。

《有声的孤独》（1911）

十 月

我躺倒在大地上，面对
卡斯蒂利亚无边的原野，
笼罩于秋季明净的落日
那甜蜜的金光之下。

犁头徐徐地并排行进，
剖开肥沃黑土的表层，
朴素的手掌张开了，
种子落进深裂的内脏。

我想掏出我自己的心，
以它全部高超而深沉的知觉，
掷进温润泥土的宽阔犁沟；

如果掷碎了它播种了它，看
春天是不是会向世界显示
它是永恒的爱的一株纯洁的树。

《精神的十四行诗》(1917)

孤 独

你的身上有着一切，海，然而
你是多么贫乏，多么孤独，
而且离开你自己总是多么遥远！

你的波浪，每一次来到我的额头，
就剖开上千的伤口，
仿佛我的思潮，
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互相亲吻，互相离开，
永远地相认，
海，又从不相识。

那就是你，而你不知道，
你的心在跳，而你没感觉到……
多么彻底的孤独啊，寂寞的海！

《一个刚结婚的诗人的日记》（1917）

星 期 日

给你，我的誓言；给你，
我的心，为了讨你的喜欢；
现在已经到了春天，
充满着花香鸟语！

彩云在天空铺开
光华灿烂的喧嚣，
一阵村野福祉的气氛，
一阵欢乐的升腾。

给你，我的誓言；给你，
我的心，为了要你的爱情……

道路上的孤独，
进入了节日丰饶的海，
松林牧歌般的涛声，
柑桔洁白的精髓。

……现在已经到了春天，
充满着鸟语花香！

把你泡沫般美丽的生命
给了我痛苦的灵魂吧，
看看你那玫瑰的波浪
是否拖得走我浓雾的黑渣。

给你，我的誓言；给你，
我的心，为了讨你的喜欢；
现在已经到了春天，
充满着花香鸟语。

《歌集》（1895—1935）

秋 天 序 曲

我在打开的窗口期待着你，秋天。快来
凉爽我的鬓角，
用迷途的玫瑰的
慷慨而神秘的芳香。

早来的时刻已经藏进阴影。一切
都以另一种方式结束。
爱情从辽阔的路途迟迟而来，
怀着紧张的脉搏。

生命是那么遥远。亲切的景色
编织出一条花边和泡沫。
在那边宁静的叶簇深处
游乐的赞歌
互相参差交织。

柔情在徘徊不安。

泥土里升起
活跃的清新气息……秋天，我在渴望。快来
抚爱我的鬓角。

《歌集》(1895—1935)

马鞭草花的田野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蓝天辽阔，生活宁静，
一切都在明光和幻想中笑。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红砂推动着你的双脚，
流水的歌声把你吸引，
成群的小鸟以激动的啁啾为先声！
从松树上飞落草地。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明光任你踩踏。微风
在你欢乐的心里疯响……
一切都为了你，因为你甜蜜善良，
仿佛是颗星，仿佛是吉祥！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因为你已经达到白荷的袒裸，
有了明净，光荣，辉煌的热情；
在马鞭草花染红的山岗上，
让我倾听你欢乐的心！

《歌集》(1895—1935)

摩格尔夜曲

树木并不孤单地站着，
总有它们的影子伴随。
只有心灵总是孤独。

月亮照进山谷，
在四周投下满地白银。
一枝萎谢的葡萄藤，
开放出疯狂星星的花朵。

山岗并不孤单地起伏，
总有它们的清风吹拂。
只有心灵总是孤独。

听听世界上的呼啸，
还有蜗牛的随声应和。
大海以团团的怀抱，
夺去了男男女女。

而河水并不孤单地流动，
总有它们的波浪依附。

只有心灵总是孤独。

•
《歌集》(1895—1935)

你的灵魂的颜色

我吻你的时候，给我们呢喃之声的
那株树向着黄金的太阳摇摆，
太阳让黄金逃避，那株我的爱情的树，
树上的瞬息即逝的财宝。

我崇拜了你而给我的
不是光辉，不是热力，不是崇高，
因为光明在消逝；那是黄金，黄金，
是黄金造成了阴影：你的颜色。

你的灵魂的颜色；因为你的双眼，
要造成你的灵魂，与此同时，
太阳就把它黄金变化成火红，

而你却只剩下了苍白和柔顺，
出现了你用你的双眼造成的黄金，
那是我的安宁，我的信心，我的太阳：我的生命！

《流逝的河》(1957)

莱翁·费利佩

莱翁·费利佩 (León Felipe, 1884—1968)，在萨拉曼卡度过童年，后在桑坦德尔入学。1900年去马德里学习药理学。由于偶然参加了戏剧演出，开始对诗歌发生兴趣，并放弃了药剂师的职业，当了演员。1919年开始写诗，192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旅行者的歌和祈祷》。同年经非洲到墨西哥，在那里担任教职，并翻译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深受其影响。内战开始，回到西班牙，支持共和政府。战争将结束时，又经巴黎到墨西哥，参加西班牙之家的的工作，终生再没有回到祖国。

他的其他重要诗集有：《斧》(1939)，《逃亡和哭泣的西班牙》(1939)，《要争取光明》(1943)，《鹿》(1958)等。

我 走 了

我走了。

留下我的椅子给你们

我走了。

没有足够的鞋为了大家

我走向犁沟。

明天你们会逢到我

在燕麦里

在公牛的反刍里

反反复复地回旋。

追踪我的足迹吧，密探们，

追踪我的足迹仿佛哈姆莱特追踪恺撒。

要注意：

诗人已经死了，

诗人已经埋葬了，

诗人变成了肥料，

肥料滋养了燕麦，

燕麦被公牛吃掉，

公牛作了牺牲，

用它的皮制成了革，

从革里出来了鞋……

用这些诗人转化而成的鞋，
直到什么时候——我问，密探们——
直到什么时候
卖鞋的商人继续做买卖？
为什么仍然没有鞋为了大家？

《逃亡和哭泣的西班牙》(1939)

跳 跃

我们就象一匹马失去记忆，
我们就象一匹马
不再记得最后一次跳过的篱笆。

我们从一条许多世纪许多障碍的漫长跑道上
奔跑着奔跑而来。
有时候，会有死亡……

跳！

谁也不知道
我们已经跳了多少次
才到了这里，也不知道还要跳多少次
才能到达
那个坐在跑道终点的上帝……
他等待着我们。

我们哭泣，我们奔跑，
我们摔倒，我们呻吟，
我们从坟墓到坟墓
在襁褓和尸衣之间回旋跳跃。

《要争取光明》(1943)

我走了,因为大地已经不属于我

因为我的双脚已经疲乏,
我的双眼不再看见,
我的嘴巴干渴,
我的躯体柔顺而轻飘
可以进入空气。
我走了因为大地上已经没有给我走的路。
我出自水中,曾经在血里生活过
现在我等待着风
把我带向太阳……
我出自海……我要结束于火。

《要争取光明》(1943)

我知道所有的故事

我不知道许多的事情，这是真的。

我只讲我看见过的。

我看见过：

人的摇篮摇晃在故事之中，

人的痛苦呼喊窒息在故事之中，

人的号啕哭泣堵塞在故事之中，

人的骨殖埋葬在故事之中，

以及人的恐惧……

使他发明了所有的故事。

我知道很少的事情，这是真的，

但是我曾经昏睡在许多故事之中……

因此我知道所有的故事。

《称我为收税人》(1950)

说 话

可是，那些诗人在这里说的是些什么话？

总是在讨论流行的时装：

腰身是松一些还是紧一些……

上衣是长袖子还是带燕尾……

说的话等于狗叫。你们听见没有？……您

听见啦，大主教阁下？

一阵狗叫。一阵狗叫为了建起一座塔……而

这座塔一定要高……很高，很高，很高

……

高到不能再高。

高到直能达到最后一个太阳的

最后一扇窗户的

最后一道飞檐

而不能再高。

高到什么也不再有了，仅仅只剩下一阵狗叫，

最后的狗叫……最后的说话，

为了把自己投向上帝，

用足了咒骂或者哀求的力气……

撞破额头……看一看他的脑壳里面

是光明……还是空虚。

《鹿》(1958)

佩德罗·萨利纳斯

佩德罗·萨利纳斯 (Pedro Salinas, 1891—1951), 生于马德里, 在当地受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 在国内各大学任教, 讲授西班牙语和文学。内战发生后, 流亡美国, 在美国各大学任教, 至死未回西班牙, 葬在波多黎各。

他认为诗歌是“向着绝对的一次冒险”, 但是他的诗并不完全是“纯粹的诗”, 其中透露出强烈的失望和怀乡的情感。早期写过一些爱情诗, 后期则反映了对工业社会的不满。

是的，一切都要多

是的，一切都要多：
光明，生活，海洋！
一切都要多得无数，无数的
光明，生活，海洋。
要上升，要增多，
从几十到几百，
从几百到几千，
都在你的爱的
无穷尽的快活重复中
结成一体。
照牌，钢笔，机器，
一切都要增多。
抚爱加上抚爱，
拥抱再加火山。
一定要让数字疲劳，
让它不停地计算，
让它算得神魂颠倒，
以致无法知晓，
哪一个 是结束：
没有结束地活着多么好！

让一大群无数的零
经过的时候，
袭击我们漂亮的幸福，
举在顶端带走。
让数字破碎，
不能计算时间，
也不能计算新的吻。
然而在计算的另一边，
在命运的另一边，
已经要把我们盲目地
——太多了，没到头呢！——
交付给一个危险的底层，
它不能抑制地
正在
用未来的光采的呼喊，
向我们唱：
“这还算不了什么。
好好地找吧，还有的是。”

《应该属于你的声音》(1933)

夜间的游水女郎

夜间的游水女郎，
波涛和黑暗之间的游水女郎。
雪白的胳膊沉下去，举起来，
按照一种
不知是谁的意志规定的节拍，
向前
冲开黑暗的世界里
黑暗和海洋的默不作声的抵抗。
白日沉沦的时候，
你，四月和五月的旅程的旅人，
你想摆脱，而且已经摆脱了
屈服，虽然摆脱不了死亡。
浪涛在你身上撞碎，失去了力量，
飞溅出吓人的泡沫，
已经后悔自己的鲁莽
在你向着它，犹如一面盾牌，
挺出处女的胸膛之时。
夜间宽阔密集的海浪
撞到你身上
撞着你要求光明的渴望。

你划着划着，扬起了
极高的泡沫向着天空，
晶亮的泡沫，是的，星星的泡沫，
在你的脸上
溅满一团各个世界的
混乱的星辰。
你的赤裸的清白
向着无数世纪的海浪无数世纪的黑暗
挑战。
你的身体的有节奏的动作
支持着，推动着，挽救着的
远远不止是你的血肉。这就是
你的胜利，你的结局：
越过海，越过夜，越过屈服，
到达黑暗世界的另一边，
到达曙光初现的白天的海滩，
死在你所争取得来的黎明之中。

《爱的理由》(1936)

变奏曲之二

每日的春天

那么多要敞开：花园
天空，水面！

给蓝天，泡沫，云朵，
那么多白色的花环！

现在——这个花圃，从哪里萌生
如果今晚不在这里？

白日未到之前，黎明——
这个庄稼妇女已经起身

开始了她的劳动：纺织未来。
迟迟未归的星辰，

仍然在天空中聚集的光亮，
将要被播撒进大海。

波浪和云彩，跟曙光一起诞生。

春天啊，多么迅快！

这个小小的花蕾——云彩——

发出玫瑰、金黄的光辉。

白色的微光，另一种青蓝的

田野上开放的

极为短暂的花朵。如果一颗泡沫

——海滩上的花瓣——摘下

就会放出千颗，它们在那里升起的

玫瑰树，不会得凋谢。

正午戴着辉煌的冠冕

那是黎明的辛劳。

在光辉，在波浪，在壮丽，在云彩

已经看得见成熟的收获。

一个季节缩短了：只是一个钟点。

泥土那么迟迟地

带向焦急的嫩枝的一切，

它却在—一个早晨送到。

是黎明吗？它是天上的经常的
每日的春天；

为了蓝天，不等待四月，
它的四月已经松散。

它的力量，它的活力的最迅速的
冲动，来自何处？

来自对光明的服从。纯粹的服从，
光明，在绝顶，发命令。

在光明的指令下，空间黑暗，
在光明的指令下，又明亮。

大海不产生引起阴影的事物，
这是专为光明所保存。

大海给光明掩盖了神话的真相，
光明，永远变幻无穷。

《眺望》(1946)

信 号

做一个庞大而不清楚的梦，
世界，已经使你厌烦了吧？
你贡献出那么多的空间，
向许多的信号，发出邀请！

从白天，从黑夜，一片片海滩，
平坦的细沙的纸张，
一阵接一阵的浪潮，
以集合的对句的弧线掩上。

负载着多少个开始，
多少颗心，多少支箭，
那杨树的树皮上，
是痛苦爱情的纪录，
是双双对对的历史！

牧场上铺展开草地，
碧绿如茵，新鲜的片片页页。
阳光、树枝、树叶和阴影，
在那里絮絮地讲述

颤动的千变万化。

黎明是个书法家，
俯身于池沼的镜面，
在料峭的风的
细微线条上
刻划出锐敏的诗韵。

粗糙的岩石，下了雪花，
用来书写是多么柔软！
月亮和太阳，在传说里，
用金的字银的字描写，
变成了长着双翼的飞禽。

在这张洁白的纸上，
甚至山鹰也来参加，
它惋惜它从虚空中
挽救的诗句在栖息，
把它升向永恒和不朽。

是什么希望，让旋转的世界
一心想成为神话？
敞开来，别急忙，等待着，
就这样洁白无疵，
等它的隐藏最深的荣华，
最终把它变成为诗。

《信心》(1954)

豪尔赫·纪廉

豪尔赫·纪廉 (Jorge Guillen, 1893—1984)，生于巴拉多利德，在该地上学，后到马德里和格拉纳达继续学业。获得哲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在布尔西亚，塞维利亚，以及英国的牛津等大学担任教职。1938年以后，流亡到美国，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波多黎各等地的大学任教。

他在当代西班牙诗人中有崇高地位，屡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1976年，西班牙政府授与他塞万提斯文学奖。

他主张“纯粹的诗”，称自己的诗歌为“圣歌”；认为诗就是“把生活中的一切除去其不是诗的部分，就是诗”。

主要作品除《圣歌》（1936、1945、1950）外，还有《我们的空气》（1968）和《其他的诗》（1973）等。

活生生的自然

桌子的桌面板，
那么准准确确的
平坦的水平面，
这片平原，有一个观念

始终锲而不舍：纯洁，多才，
对于智慧的眼睛来说
就是智慧！一种肃穆
这时候，要求接触，

它抚摸着细察着
平原如何担负起
丰富而沉重的压力，
那核桃树的森林，

树干，枝条。核桃树
信任自己的结节
和脉络，信任自己的
许许多多时间的存在，

倾心专注于这个
巍然不动的威力，
把平面的材料化成
永远永远的原野！

《圣歌》(1936)

桌子和桌子上

太阳增强了
它内在的影响
——鲁文·达里奥

……常态的力量
——阿尔丰索·雷耶斯

在桌布上发亮的玻璃器皿
更加洁白——更加赤裸。
我随着变得黄而带红。
为了我而改变颜色。

最后的水果。一道光线嬉戏
在我们的牌局中，
显出了亲密的轮廓。我出了牌。
色彩，轮廓，思索！

更大的乐趣中，思索把我们改变，
从朋友到朋友
返向我所追求的运气，
轻易的常态。

慷慨的夏季就这样抛洒

它的力量给予

这全部滋味的交响乐！我的世界是真实的。

这个家连同我的希望。

偶然的谈话啊，从意外的光芒

照上空虚的光芒，

彩虹的起端在这个

优美的时刻：上帝所喜欢！

透过一只玻璃杯，更多的阳光

把我们召唤，崇高的伙伴！

快乐的杯子有如此多的阳光

答允我们以荣誉。

烟雾升向太阳。空气凝固：

是我描绘成的灰色布絮。

它默默无声地潜入一种

谨慎的荣华的喜悦。

时间在友谊的闲情逸致

所照亮的一种烟雾中

销溶，难道这不算是典范

为最细微的心所渴念？

杯子的边缘越来越圆，
 头脑也是同样。
它在咖啡前面生辉，奉献于眼前
 拥抱着真理。

生活的占有，多么甜蜜
 又多么强力把我捆锁！
成熟的日暮的完整灵魂
 向何处攀登？

《圣歌》(1945)

我们的银河

银白色的，我们的银河，
那么多那么多的亮星
在它交会错综的路上，
仿佛就是一群小羔羊。
它们麋集喧闹，玷污了
消失在极远极远的夜晚。

银河大了点小了点，
对造物来说无关紧要，
如果孤单单地只有一条
那么稠密犹如宇宙。

四散迸射的孤独，
曲折迂回的喧嚣，
在命运的一个角落里，
生命已经有了思想，
处在希望和恐惧之间，
达到了自我感觉的永恒。

帮助我们吧，神明啊，

帮助朴实的人生活，
人们中间的那些
最最朴实的人。

而且要爱我们。

《……要在海上给予》(1960)

我们的空气

一

我呼吸的空气已经只是一息，
吸气，呼气，灵魂，心灵，
如果不是有翅膀有才能的神明，
都要在空气和精神的亮光中透明。
供给我以空气和亮光，赐予我以
艰难的世界里艰难的生活。
我都接受，是的。我与你们一起呼吸。

二

爱情，友谊，赞美，
都是同心的圆周。

持续于

一个宏伟现象出现的时候：在一个
天体上待留

值得去一游。

三

《圣歌》，却是《哀叹》。

尽管如此，只得《敬崇》。^①

三即是一。还有读者。

《其他的诗》(1973)

① 《圣歌》，《哀叹》，《敬崇》，均诗人的诗集。

在这些痛苦的年头

一

小小的村落从大地上冒起
带着消极的贫困透顶的宁静。
上帝知道它们。

清白无辜的小小村落
在冷漠无情的天空下焚烧。
一切都是抽象。鲜血流遍大地。
没有战争。
只有罪行。

二

你们不要害怕。这不是世界的末日。
人们仍旧还在初起的阶段。
这些炸弹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
政权决不存在
没有了它那被鼓掌叫好的谋杀案。
我们不过是银河上一笔呆笨的轮廓。
你们不要害怕。这不是世界的末日。

《其他的诗》(1973)

赫拉尔多·迪埃戈

赫拉尔多·迪埃戈 (Gerardo Diego, 1896—), 生于桑坦德尔。先是在故乡, 后来在萨拉曼卡和马德里求学, 并自幼学习音乐。毕业后, 在索里亚、希洪、桑坦德尔、马德里等大学讲授文学和音乐。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 创办了两种诗歌刊物:《卡尔门》, 刊载高雅的诗歌;《洛拉》, 发表通俗的诗歌。说明他本人诗歌的风格以及对诗歌欣赏的多样化。

内战初起时, 曾往法国。1939年回国, 继续在马德里大学任教, 并从事音乐评论工作。1948年成为西班牙王家学院院士。1979年获得塞万提斯文学获。有诗集十余种, 较重要的为:《索里亚》(1923),《人类的诗》(1925),《沙漠上的月亮》(1949),《树枝》(1961),《命运或者死亡》(1963)等。

索里亚的屋顶

索里亚的屋顶^①，
异想天开的孩子气的屋顶，
仿佛怪癖的泥瓦诗人之手
随意而且凭着记忆盖成。

栉比鳞次的波浪起伏的
屋顶是多么美丽，用来梦想，
所有的烟囱都是祈祷的姿势，
犹如巨塔上贫寒的修士。

这是从一个故事里学到的屋顶，就像
孩子们和祈祷的人知道的伯利恒；
养老院，烟花院，修道院的屋顶，
带着顶楼的房子的屋顶，
屋顶。

《索里亚》(1923)

① 西班牙的一个小城镇。

玫瑰升天

夜莺从歌喉里展开一片景色，
就这样把一朵玫瑰举升，
终于使它得以脱开羁索，
自在欢跃而把杯痛饮清风。

瞧它已经在新生的光华之中，
曙光的晶莹环绕着它的行程；
瞧它在提携它的上升气流里
镶嵌得心醉神迷而多么妩媚。

它已经升上天空，自由自在，不用扶持，
在夜莺歌声的节拍中摇晃摆动，
——举起它，颤音的歌唱家，飞旋升高——

辉煌灿烂，玫瑰在上升，
升上天庭看不见：弟子众多的
花朵的修道院里，它是新生。

《真理的云雀》（1941）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 (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 生于格拉纳达, 自幼喜爱安达露西亚的民歌和民间戏剧。先后在格拉纳达和马德里两大学求学, 同时学习音乐和戏剧。在学生时期, 经常到安达露西亚和卡斯蒂利亚各地旅行, 并开始写作, 与文艺界人士交往。1920年, 第一个剧本上演。1922年, 参加主办格拉纳达的诗歌节, 开始写作《深 歌 的 诗》(1931)和《吉卜赛谣曲集》(1928)。1929年去美国旅行, 写成《诗人在纽约》(1940), 诗歌风格开始从民歌、民谣的模拟深入到深刻社会内容的表现。三十年代时, 组成“茅屋”剧团, 到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 1934年写成著名的《桑托斯·梅希亚挽歌》。1935年与智利诗人聂鲁达一起, 创办诗刊《诗歌的绿马》。1936年内战初起, 恰好回到格拉纳达, 於8月16日被占领该城的长枪党徒秘密枪杀。

他的诗, 是以民间诗歌为源泉反映社会现实的最佳典范, 不仅对后一辈西班牙诗人有深刻影响, 也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西班牙语诗歌。

他的《作品全集》於1954年出版。

三条河的小歌谣

瓜达尔基维尔河，
流在橘树橄榄之间。
格拉纳达的那两条河，
从雪山下来流向麦田。

哎哟，爱情
一去就不再来！

瓜达尔基维尔河，
有一把石榴红的胡须。
格拉纳达的那两条河，
一条流着血一条哭泣不止。

哎哟，爱情
一去就没踪影！

塞维利亚有这条大路，
可以通航帆船：
格拉纳达的水流，
却只有长吁短叹的桨声。

哎哟，爱情
一去就不再来！

瓜达尔基维尔，犹如
橘林里的高塔和清风。
达乌罗河和赫尼尔河
却只是水塘边的断塔残垣。

哎哟，爱情
一去就没踪影！

谁说流水带来了
一把哭喊的愚蠢的火！

哎哟，爱情
一去就不再来！

它带来的是橘花，是橄榄，
安达露西亚，给你的大海。

哎哟，爱情
一去就没踪影！

《深歌的诗》（1931）

小广场的歌谣

孩子们唱着歌
在宁静的夜：
清清的小溪，
静静的泉水！

孩 子 们

你那神圣的心
拿什么来过节？

我

一阵钟声
消失在雾中。

孩 子 们

你已经让我们
在广场上唱歌。
清清的小溪，

静静的泉水！

你那春天的手里
有的是什么？

我

一朵血的玫瑰
还有一朵白荷花。

孩 子 们

在古老的歌的水里，
把它们湿润。
清清的小溪，
静静的泉水！

你那般红干渴的嘴
感到了什么？

我

我的硕大髑髅的
骨头的滋味。

孩 子 们

喝一口古老的歌的
宁静的水吧。
清清的小溪，
静静的泉水！

为什么你要去到
离广场那么远的地方？

我

我要去寻找圣贤
寻找公主！

孩 子 们

是谁给你指明了
诗人们的道路？

我

是古老的歌的
小溪和泉水。

孩 子 们

你要去到老远，

比大海和大地还远？

我

我的丝一样的心
充满了光明，
充满了消逝的钟声
充满了百合和蜜蜂，
我要去到老远的地方，
比那边的山还远，
比大海还远，
去到靠近星星的地方，
为了恳求吾主基督
让他还我
从前童年的灵魂，
熟悉传说和歌谣，
头戴鸟羽的睡帽，
身佩木刀。

孩 子 们

你已经让我们
在广场上唱歌，
清清的小溪，
静静的泉水！

枯干叶簇的
巨大瞳孔
被风刮伤
为了死去的叶子而哭泣。

《诗集》(1921)

骑马人的歌

科尔多巴。
孤独而遥远。

黑色的马驹，浑圆的月亮，
橄榄装满了鞍囊。
虽然我认识路，
我却从未到过科尔多巴。

经过平原，经过一阵阵的风，
黑色的马驹，红色的月亮。
科尔多巴的高塔上
死亡在把我张望。

多么漫长的道路哟！
我勇敢的小马驹哟！
到达科尔多巴之前
等待着我的死亡哟！

科尔多巴。
孤独而遥远。

《歌集》（1927）

月儿，月儿谣曲

月儿用玉簪撑嫩了腰，
姗姗来到铁匠铺。
孩子对她瞧呀瞧的，
孩子一直在瞧着她。
月儿在激动的空气中
舞动着双臂，袒露出
丰满的锡的胸脯，
那么滑润，那么白净。
——快逃吧月儿，月儿啊，
吉卜赛人就要来到，
他们会把你的心
做成雪白的指环和项圈。
——孩子，让我跳舞吧，
吉卜赛人来的时候，
会看见你躺在铁砧上，
紧闭着你的那双小眼睛。
——快逃吧月儿，月儿啊，
我已经听见了马蹄声。
——孩子，放开我，别踩住
我浆过的纯白衣服。

骑马的人跑近前来，
敲响着平原这面大鼓。
孩子的铁匠铺里面，
只有一双紧闭的眼睛。

青铜色脸的梦一般的
吉卜赛人，从橄榄林里来，
他们高昂着脑袋，
他们眯缝着双眼。

猫头鹰啼得多么起劲，
唉，多么起劲，在树梢！
月儿带了这个孩子
拉着手飞向天空！

他们在铁匠铺里哭泣，
他们在号叫，那些吉卜赛人。
只有空气在守夜，守夜，
在那里守夜的只有空气。

《吉卜赛谣曲集》（1928）

西班牙宪警谣曲

马匹是黑色的。
蹄铁是黑色的。
斗篷上炫耀着
墨水和封蜡的斑渍。
他们的脑瓜是铅的，
因此他们并不哭泣。
带着漆皮的灵魂，
他们从大路上而来。
拱起背，黑夜似的，
扑到哪里，就在那里布置下
细微砂粒的恐惧，
乌黑橡皮的沉默。
他们随心所欲地经过，
脑袋瓜里隐藏着
随时瞄准的手枪的
一套模糊的靶星图。

＊

吉卜赛人的城镇啊！
街角都插着旗。
月亮和南瓜，

外加蜜饯和樱桃。

吉卜赛人的城镇啊！

谁看见了你而没有把你忘记？

痛苦和麝香的城镇，

耸立着许多肉桂的塔。

*

黑夜来临的时候，

这个黑夜染黑的黑夜，

吉卜赛人在铁匠铺里

锻冶着太阳和箭矢。

一匹伤重的马

唤遍了所有的大门。

为了赫雷斯·德·拉·弗隆特拉^①

玻璃的公鸡在啼唱。

狂风赤裸裸地盘旋

在意想不到的街角，

这个银白黑夜的黑夜，

黑夜染黑了的黑夜。

*

圣母和圣约瑟，

丢失了他们的响板，

他们来找吉卜赛人，

看看是不是捡到。

圣母来时穿一身

镇长夫人的服装，

^① 西班牙加迪斯省的一个城镇。

用巧克力糖纸做成，
还戴着杏仁的项链。
圣约瑟披着绸子的斗篷，
斗篷里摔动着胳膊。
后面跟来了佩德罗·多梅克^①，
还带着波斯的三位苏丹。
半月沉浸在梦中，
梦着鸛鸟的喜悦。
无数的旗幡和灯笼，
遍布于屋顶的平台。
没有了腰身的舞女，
在镜子里面啜泣。
流水和影子，影子和流水，
赫雷斯·德·拉·弗隆特拉。

※

吉卜赛人的城镇啊！
街角都插着旗。
熄掉你们的绿灯，
功勋之人来到啦。^②
吉卜赛人的城镇啊！
谁看见了你而没有把你忘记？
让她远离大海，
没有梳子给她把头发梳开。

※

① 有名的酿酒商人。

② 指西班牙宪警。

他们两个一排向前进，
走向节日里的城镇。
常春花的喃喃声，
侵入到他们的子弹带。
黑衣裳使黑夜加倍的黑。
天空，使他们忽然以为
是安放马刺的玻璃橱。

*

城镇，连恐惧都被吓跑，
增加了无数的门户。
四十名宪警
冲进门里来抄掠。
时钟停了钟摆，
酒瓶里的柯涅克酒
假装出十一月的颜色，
以免引起了怀疑。
风向标上升起
一阵阵长嚎在盘旋。
马刀劈开了
马蹄践踏激起的疾风。
昏黑的街道上，
吉卜赛老妇在奔逃，
牵着瞌睡的马匹，
捧着装钱的陶瓮。
上坡的街道上，
跑上了邪恶的斗篷，

留下短暂的一阵
剪刀的锐利旋风。

吉卜赛人集合到
伯利恒的城门口。
圣约瑟，浑身是伤，
在收敛一个姑娘的尸身。
顽固的尖厉枪声，
响彻了整夜。
圣母给孩子们治疗，
用的是星星的唾沫。
但是宪警前来
播散熊熊的篝火；
年轻而裸露的想象，
便在那里着火焚烧。
坎博里奥家的罗莎，
坐在家门口呻吟；
她的一对乳房被割下
放上了一只托盘。
别的姑娘们拼命逃跑，
被脑后甩着的辫子追逐；
黑色的火药在空气里
炸开了一朵朵的玫瑰花。
等到所有的屋顶
都变成了泥地上的沟壑，
曙光才摇晃着肩膀

出现在石块长长的侧影上。

※

吉卜赛人的城镇啊！

烈火把你包围的时候，

从一条沉默的隧道里，

宪警已经远逸而去。

吉卜赛人的城镇啊！

谁看见了你而没有把你忘记？

让人们到我的额头来寻找你，

这月亮和沙土的把戏。

《吉卜赛谣曲集》(1928)

被 水 所 伤

卡西达^①

我要下到井里，
我要上到格拉纳达的城墙，
看一看被水的阴暗冲击
冲击过的心。

受伤的孩子在呻吟
头上蒙着一层霜。
池塘，水槽和喷泉，
都向空中举起了它们的剑。
啊，爱情多么癫狂，锋刃多么锐利，
流言多么黑暗，死亡多么惨白！
光明的荒野
正要沉沦于黎明的沙漠！
孩子孤零零的，
城市在喉咙口沉睡。
一个梦里来的供应者
把他卫护，避开饥饿的藻类。
孩子与他的痛苦，面对面，

^① 阿拉伯的一种诗体。

是两阵互相交织的绿雨。

孩子在地下躺着，

他的痛苦弯成了弧。

我要下到井里，

我要大口大口地去死我的死，

我要把我的心充满苔藓，

为了看一看被水所伤的伤痕。

《塔马里的诗集》(1936)

古巴黑人的松^①

月儿圆了的时候我要到古巴的圣地亚哥去，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乘一辆黑水里的马车。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棕榈叶的房顶会得唱歌。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棕榈树要变成鹤鸟的时候。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香蕉树要变成水母的时候。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带着卡塞卡金黄头发的脑袋。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带着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玫瑰。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纸一样的海，铸钱的白银。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温暖的细腰和木材的水滴啊！

① 松，古巴黑人的歌舞曲。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活树干的竖琴，鳄鱼，烟草的花。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我总是说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乘一辆黑水里的马车。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车轮上有风有酒精，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我的珊瑚在黑暗里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大海窒息在沙漠上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白炽的炎热。死去的果子。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甘蔗田里安静的牛群啊！
啊，古巴！叹息和泥泞的曲线啊！
我要到圣地亚哥去。

《诗人在纽约》(1940)

达马索·阿隆索

达马索·阿隆索(Dámaso Alonso, 1898—), 生于马德里, 起初学习数学, 准备上大学后当公路工程师。后因眼疾, 转学法律、哲学和文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 曾到德国和英国讲学。回国后, 先后在巴伦西亚大学和马德里大学任教。曾翻译英国诗人乔伊斯, 霍普金斯, 艾略特等人的作品。

他的早期作品接近于印象主义,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更加自由然而也更加复杂的风格。

他也编选、校订、注释了许多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1948年成为西班牙王家学院院士; 1968年任该院院长。1978年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

缓慢的黎明

缓慢的黎明，
蓝天，
 绿野，
 葡萄地。
而你，黎明，载着我。
黎明的车啊，
过于缓慢，
黎明的车啊，
过于满载
我这株新草，
稚嫩而颤巍，
它必然要——自己不知不觉地——
渐渐枯萎
——不懂得为什么地——
枯萎。

《春天的印记》(1924)

失 眠

马德里是一个有着一百多万个尸体的城市（根据最近的统计）。

有时候我晚上转辗反侧就落进了这个洞窟，在里面我已经腐烂了四十五年，

一个个漫长的钟点里我听着狂风的呼啸，象犬的吠叫，
或者月亮光芒的轻柔涌流。

一个个漫长的钟点里我象狂风一样呼啸，怒犬一样吠叫，
老黄牛温热乳房的奶汁一样涌流。

一个个漫长的钟点里我责问上帝，责问他为什么让我的
灵魂慢慢地腐烂，

为什么让马德里这个城市里有一百多万个尸体腐烂，
为什么让世界上有千万百万个尸体在慢慢地腐烂。

对我说，你想用我们的遗骸给哪个园子施肥？

难道你不怕白天的巨大蔷薇树丛

以及你那夜晚的凄凉致命的白荷，把你吸干？

《忿怒的儿子》(1944)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 (Vicente Aleixandre, 1898—), 生于塞维利亚, 到马德里求学, 同时学习法律和商业。1917 年认识达马索·阿隆索, 开始对诗歌发生强烈兴趣。1921 至 1925 年间, 任铁路公司职员, 并以在中学讲授文学为兼职。这期间, 已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活动。内战期间, 因病在家休养, 广泛地阅读了德国、法国、英国的文学作品。内战结束后, 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49 年成为西班牙王家学院院士。1977 年, 因其“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现代流派, 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诗宁静、平淡然而深刻, 以简朴的形象和语言探索人生问题, 对当代西班牙诗歌有深刻影响。

他的《诗歌全集》于 1968 年出版; 其后又出版了《海与夜的选集》(1971), 《认识的对话》(1975) 等集子。

占 有

阴影的黑暗。徐缓的
丰满。月亮着急地
竭尽力气，想把她的桥
架设到阴影之上。

(是银的吗？这些悬桥，
一旦离开港口，
豪迈，昂扬，横越白日，
就会这样感到。)

现在，光芒已经撕裂
浓重的阴影。倏忽之间
整个景色显得那么
开阔而沉寂，清清晰晰。

湿润的笔触抹上表面，
移动着，那么轻捷，
那么光采，那么简洁，
使浮塑绽出花卉。

景色已经舒展。它的
一片平白，不再是
维持甜蜜分量的
黑夜的简单花果。

成熟的夜，全部
重压在雪线之上。
什么浓稠的汁液
给予我温热的手？

它的丰沛冲破了
精确的牢狱，炽烈的
浆汁遍布星星点点的
籽核，向外流溢。

我的红唇吮吸着它。
我的牙齿深入心髓。
我的嘴巴完全被爱
被眼前的火所充满。

我的身体沉醉于光，
沉醉于夜，于闪亮，
伸展开四肢，要踩星星？
颤栗着正在踏上天庭。

夜在我身上。我就是夜。

我的眼睛在燃烧。
微微地，我的舌头上产生了
增长着的黎明的滋味。

《轮廓》(1928)

老诗人的手

——洛佩·德·维加

发着烧你仍然在写作。

这只赤裸了的手

以最最细微的线条，叙说着善与恶。

有时候犹豫，有时候坚定或者温柔。

用的是颤动的光芒；最最乌黑的墨汁。

骨头几乎都显露。

只见你的皮肤，从来没有

这样细而薄，掩盖不住。

细微的颤抖，它适应。

它的脉搏，几乎是虚空。

它有许多空洞，与空气

是邻居，几乎相接触。

只要有一个吻或者

把骨头和空气分离的题材，

于是那里就有了诺言，几乎看得见。

题材的唯一的爱啊，或者你就是光明。

在这里，骨头增加了

集合了：抓住它，拿起来，

紧握住，划动着：写作吧。

光明，光明在播散。

《在一个广阔的领域》(1962)

杨 树

村庄的中心

有一株大树。

这是个最小的广场，

然而这株最老的树

四周都盖过了它。

下面的房舍仿佛忧郁的牲畜

在它的荫影里睡眠。信不信，

有时候它们会抬起头，举起

高贵的目光，看望这个青翠的天宇

向着音乐或者向着梦。

都在睡眠，雄伟地挺立着

守望的，是这株高大的大杨树。

十个人手拉手围抱不了它的躯干。

他们围抱住它，量着它，怀着多少的爱！

然而这株树似乎在它的根子（谁能知道啊？）

有一阵发自深处的巨大泥土波浪，到今天

仍然是一株活着的大树。村庄里永远活着的老祖父，

高龄，端庄，而威风凛凛。

它的树荫里躺着房舍，活着，

苏醒，打开：人们出来，斗争，

劳作，返回，疲累。人们休息。
有时候回来，在这里掩埋最后的喘息。
在树下了结一切。

村庄座落在山岗的斜坡上。
往上可到纳哈拉。^①
往下是平原，仿佛一场消灭一切的巨大旱灾。
沉沦，悬挂，村庄聚集于树下。
也许是被它挡住在深渊之上。
人们探身于几世纪来的贫困生涯，
射出绿色的眼睛，蓝色的目光，
金色的反影，他们洁净的眼睛明澈或者阴暗，
顺坡而下，在失眠的平原上翻滚，
消失在远处，直至那个没有极限的境界，
闪闪发光，貌似大海，纯净的无边的大海。

大树：
一株黑色的杨树，黑黑的，就叫这个名字。
杨树：“我们到杨树那里去。”“我们是在杨树上。一
切都是杨树。
没有其他，只有杨树，它是人们唯一的天宇。

《在一个广阔的领域》(1962)

① 西班牙地名。

彗 星

长长的长发有点儿悲伤。

想一想，

也许比不了星星长久。它逃跑。

仿佛彗星那样逃跑。

仿佛我小时候的哈雷彗星那样逃跑。

一个孩子看着，相信了。

他看见了长长的长发，

看着看着，看见了

一个孩子放上天去的一颗彗星的尾巴。

但是大人在怀疑。

尽管他已经能够看见

闪光在空中划过。

他从来不相信，他笑了。

只有很久以后他才

再相信，却看见了阴影。

从他的白发他看见了黑暗，

他相信了。一切盲目的都是盲人，

他相信了。他相信了他所触摸的全部丧服。

孩子和大人就这样过着。

大人怀疑。老人明白。

只有孩子懂得。他们都看着
这条活泼的长长尾巴在奔跑。

《终结的诗》(1968)

埃米利奥·普拉多斯

埃米利奥·普拉多斯 (Emilio Prados, 1899—1962), 生于马拉加, 在当地受教育。1915年到马德里, 入马德里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与加西亚·洛尔迦相识后, 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曾到德国学习哲学。1922年回到马拉加, 与友人合作创办“南方”印刷所, 出版期刊《海岸》, 发表了当时许多重要诗人的作品。1930年参加组织马拉加印刷艺术工会, 经常到工厂农村活动。内战开始, 到马德里, 参加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的工作, 同年到巴伦西亚, 任共和派报纸《西班牙的钟点》的编辑。1939年, 越过边境到法国巴黎, 后流亡墨西哥, 创办塞内加出版社, 终生未回西班牙。

他的诗受贡戈拉、安托尼奥·马却多、希梅内斯等人的影响, 也模仿民间歌谣的风格。《诗歌选集, 1923—1953》, 195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 《诗歌全集》, 1976年在墨西哥出版。

受蔑视的玫瑰

玫瑰落在冰雪里。

唉，玫瑰，
冰冷的玫瑰！

玫瑰没有了身体；
玫瑰的蕊蕊已经
丧失了生命……

有一个人走过……
冰里的玫瑰
破碎。

那人不对她看一眼；
一路走想着自己的幸福。

玫瑰的记忆，
没有了名目，在遗忘里沉沦……

而那人不对她看一眼；

一路走想着自己的幸福。

玫瑰的所有痛苦
充满了天天的日子。

玫瑰的全部芬芳
在失去的土地上呜咽。

这是在死去的玫瑰。

唉，玫瑰，
冰冷的玫瑰！

玫瑰没有了风，
美丽的梦，
丧失了生命……

而那人不对她看一眼：
一路走想着自己的幸福。

这是在开放的玫瑰。

唉，玫瑰，
活着的玫瑰！

玫瑰的全部色彩

使她的逃亡理所当然……

《最低限度的死》(1942)

有自由的声音……

有自由的声音
有戴着锁链的声音
有石块有木柴有活泼的火焰消灭一切，
人们撞着梦流了血
大鼓抛到街心而不呻吟。

有限制，对没有意图的安静谈话
对呆板的肚子升起又旋转仿佛一只陀螺。
有限制，对这种流汁不停地流淌而同时孩子们的眼
 睛却在询问，询问一个不在叫唤的声音……
有限制，对友谊
对这些没有人听的可爱的花。
有限制
有身体。
有自由的声音
有戴着锁链的声音。
有船只缓缓地横过缓缓的海面，也有船只腐朽了一
 半沉进深深的泥淖。
有桌布对着月光铺开
有身体在贫穷的黑暗下没有影子地哆嗦……

有血：

睡着的休息的血

应和着死亡而跳舞的叫喊的血；

唱着歌从双手中逃脱的血

滞留在盆盆罐罐里腐烂的血。

有徒然地污染着水晶的血

询问着一路走一路走的血

发了疯而到处乱跑的血

以及一滴一滴地排好队伍决不投降的血。

有不说话和说着话的血

沉默着而又沉默着的血……

有在肮脏的织物下变得半乾的血

以及在血管下流动忽然停止而出不了的血。

有自由的声音

有戴着锁链的声音

有撞击空气而锻冶的话语

以及仿佛一捧火焰那样敲打墙壁的心。

有限制

有身体

有在镣铐的严酷禁锢下孤独地受苦的血

也有在大树凉荫下惬意地散步的血。

有这样的人，入睡了撞着梦而毫无痛楚

也有这样的大鼓，抛上石头而并不呻吟。

《在世界上行走，行走》(1954)

歌

我从远处，探身于一个深渊……
(我诞生在我失去的那面镜子上。)

我把我的手钉牢住我的眼睛……
(我是从脸上流溢到我的全身。)

我抛起我空虚的身体向空中……
(我的血的眼睛激开了它们的声音。)

我翻滚在一道创伤的号哭上……
(我诞生在照亮着我的同一光芒中。)

我的号哭在阴影里凝固……
(血肉就是光芒就是我嘴巴的珍珠。)

我的舌头沉落进我的身体之中……
(我把一颗星的身体播种在我的天空。)

时间在它居住的地方腐烂……
(我的镜子上萌生的天空有两副面孔。)

我的身体躲避开我的身体……

(我喝着我的镜子里的干净的水。)

我把我的生命和我的生存联结一起!

(没有玻璃的镜子就是我的欢乐。)

《梦的割礼》(1957)

路易斯·塞尔努达

路易斯·塞尔努达(Luis Cernuda, 1902—1963), 生于塞维利亚, 曾在塞维利亚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和法律。后就学于佩德罗·萨利纳斯, 在其影响下转向文学创作。1928年到马德里, 进一家出版社工作, 与阿莱桑德雷、加西亚·洛尔迦等为友, 经常为阿尔维蒂主编的《十月》杂志写稿。后转入教育界工作, 曾旅行西班牙各地视察教育。内战开始后, 去英国任教, 后移居墨西哥, 在墨西哥去世。

他的诗主要写孤独, 忧郁, 爱情, 以及对不可企及的理想的渴望, 情调常常流于辛辣, 绝望。诗体多样, 从古典格律直到现代的自由体。著名诗集有:《云》(1940),《犹如那个期待黎明的人》(1947),《基梅拉的悲痛》(1964)等。

紫 罗 兰

轻盈，湿润，悦耳动听，
她的绛紫的光采使人想起
翠绿叶壳包藏的草木珍珠，
这是一阵三月的呼唤，一种
温暖空气里产生的羽翼的魔术。

脆弱，诚恳，微笑娴静，
默默地吸引着人，仿佛
鲜艳的嘴唇绽出的笑容。
然而她优雅的姿态决不骗人，
从不应允之后再变心。

向着死亡胜利地行进之时，
她那么纤弱，却有一会儿的坚持。
时间进入她的花瓣。于是她获得了那一瞬间。
生命短促的美，只是在记忆中
活着她的魅力，这就是规律。

《云》(1940)

故 乡

这是同一的光明，使我睁开眼睛，
都是那么飘忽，温热，仿佛梦，
歇息於素淡的色彩里
笼罩着事物纯洁的轮廓。

那片平整土地的魅力，
伸展开犹如袒露的手掌。
那里泉水上栽着的柠檬树，
树叶间点点果实悬垂。

旧墙的缺口上爬满藤萝，
在暮色里开放出蓝色花朵，
夏日的燕子总向着那里盘旋，
不离开它昔日的老窝。

滋养的流水琤琤琮琮，
奏着不疲倦的音乐于寂静之中。
美梦还没有被生活败坏，
未来仍然以一片白纸在期待。

这一切又一次在头脑里活跃，
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无可挽回，
现在对它的回忆确实好似
利刃穿透我的胸臆。

常绿树干的根子啊，是谁拔了你？
童年初起的爱恋啊，是谁压了你？
你的美梦你的回忆，有谁忘了你？
越是遥远越是属于我的故乡啊！

《犹如那个期待黎明的人》（1947）

外表的结束

你不愿意消失
不管我的生命怎么样，
更不用说生存的
不动的中心：那命定的
无法收买的深度。

许多次我担心
我自己，愿意
结束这个外表，
它给人以价值
为了世界上的人。

然而如果你取消了
从我身上借用的一切，
你就是给了我另一个生命，
由于首先是
清白无辜，我只仅仅
跟我自己和跟你在一起。

给了生命的，随着

生命也给了死亡。
为了你的爱
摒弃世界，你给我
留下我的生命和死亡。

去死看来容易，
保持生命却困难：
我已经只会使用它
在你的身上；这种
喜爱你的徒然的辛劳
却是你所毫不需要。

《有限的钟点》(1958)

游 子

回去吗？这样的人该回去，
经过了那么多年，那么长的旅途，
厌倦了长途奔波，有着
他的土地，他的家屋，他的朋友的思念，
以及忠实地盼望他归去的爱情。

但是，你呢？回去吗？你不想回去，
而是继续自由自在地前进，
总是随心所欲，不管年轻或者年老，
没有儿子把你寻找，如同优利赛斯，
没有伊塔卡在等待，也没有佩内洛珀。^①

继续，继续向前，不要回去，
忠实地走到道路的尽头，你的生命的尽头；
你不会得到一种更加轻而易举的命运：
你的双脚踏上从前没有到过的土地，
你的眼睛面向从前没有见过的景象。

《基梅拉的悲痛》（1964）

① 伊塔卡是优利赛斯的故乡，佩内洛珀是他的妻子。

拉法埃尔·阿尔维蒂

拉法埃尔·阿尔维蒂 (Rafael Alberti, 1902—), 生于加的斯。1917年到马德里, 从事绘画。1921年转向文学创作。1923年在瓜达拉马山区养病时写成第一本诗集《陆地上的水手》, 获得国家文学奖。其后, 到欧洲研究戏剧, 曾访问苏联。1934年创办《十月》杂志, 并经常为聂鲁达主编的《诗歌的绿马》写稿。1936年后积极参加人民阵线活动, 担任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的秘书长。出版报刊, 组织剧团, 为前线写作。内战结束时, 流亡法国, 其后到拉丁美洲国家讲学。1950年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曾来中国访问。1963年从拉丁美洲移居意大利。1977年回到西班牙。

他的诗深受西班牙古典诗歌和传统民谣的影响, 但有时候比较抽象, 晦涩, 带有超现实主义的倾向。《诗歌全集》於196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

碧玉的骑士

四方来的火药和白金的风，
犹如猛兽用锁链锁住了
南方拉丁温顺的海上的阳光，

让碧玉的骑士跨上，
燃起了火，于是盘旋的龙卷
满身碧玉的鳞，鼓起侧腹升空。

岸边的城堡，一个一个地
披着藤萝的鬃毛，热烈的阴影
染红了海，震撼着它们的雉堞。

海里的仙女和海神
正在收获，用半月的大镰，
刈下条条鲨鱼的尾鳍。

海洋用赞歌诱拐来的死者，
他们那熬受痛苦的灵魂，
从海底的门户拔锚般升起。

太阳在涡旋，河流在注入，
浸泡着公牛和松树林，
不断地冲击航船和舰艇。

粼粼的海把无数的角向着天，
拱起了它背上的山峦，猛地，
最平坦的波浪把它也变成了峰巅。

海洋终于破碎了伊甸，
整个脊背沸腾地向自己下坠……
於是上帝乘着水上飞机降落在海面。

《石灰与歌》（1929）

天上的三次回忆

献给古斯塔伏·阿多尔福·贝克尔^①

序 曲

没有年岁，没有玫瑰，没有大天使。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号叫和哭泣之前。
那时候，光明还不知道
大海诞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时候，风梦想着它梳理的长发，
石竹梦想着燃红它的火和脸颊，
水梦想着在那里饮它而留连的嘴唇。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身体、名字和时间之前。

于是我回忆起，有一次，在天上……

^①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

第一次回忆

……一支折断的白荷……

——贝克尔

她在漫步，带着沉思的白荷的余香，
几乎像一只知道自己不得不诞生的鸟儿。
她瞧着，却看不见在梦中成了镜子的月亮，
看不见让她抬起脚的雪白沉寂。
一种自己显现的沉寂。
那是在竖琴、细雨和言语之前。
她不知道。
空气的洁白的学生，
跟星星，跟花朵，跟树木，一起战栗。
她的嫩芽，她的青绿的体态。
跟我的一无所知的
星星一起，
为了在她的双眼挖出两个湖
却被两片海所淹没。

我回忆起……

没有别的：她死了，远远离去。

第二次回忆

……接吻的轻声和翅翼的拍动……

——贝克尔

也是在以前，
在阴影的反叛很久以前，
燃烧的羽毛落向世界
一只鸟为了一朵百合可以去死的时候。
以前，以前，你问过我
我的身体的号码和地址。
在身体的很久以前。
在灵魂的时代。
那时候，你在天上敞开没有花冠的额头，
梦的第一个朝代。
那时候，你在虚无中看见我，
发明了第一句言语。
於是，我们相逢。

第三次回忆

……在饰金的羽毛扇子后面……

——贝克尔

虽然天上的华尔兹没有跟素馨和白雪结婚，
空气也没有想到你的美发可能发出的音乐，
王上也没有下命令把紫罗兰埋进一本书。

没有。

那个年代燕子出发旅行，

嘴壳上没有我们的名字。

牵牛和藤萝

没有阳台和星星可以攀缘而死去。

那个年代，

一只鸟的肩头没有花朵可以支撑住脑袋。

於是，在你的扇子后面，有了我们的第一个明月。

《关于天使》（1929）

农 民

他们顽强地走着，树皮的脸色，
挡得住斧子的砍击，毫不动容。
阴沉的脑袋，仿佛坚硬的燧石，
但是在果子硬壳的梦中，却烈火熊熊。

大篷外散发出潮湿羊羔的气息，
里面包容着袋袋土豆的淡刮滋味，
比蹄子还硬的磨旧的靴子，
沾满了粪肥和沉重的泥泞。

固执的骡群在黑暗里发出响声，
经过街巷妨碍了人行的便道；
田野里的人们走着，犹如无数种子
去播撒进战壕里的深深犁沟。

许多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确信
是跑步去夺取一颗显现的星星，
在新的习惯里日日夜夜劳作，
杀死死亡，为了获得自己的生存。

《从这一刻到那一刻》（1937）

面包师傅胡安的诗学

一

我对马伊雷纳的胡安说：①
“我喜欢贫乏的诗句”，
几乎声响都不大的那种。

二

在我要唱的诗歌里，
有时候十句话
剩得下一半还要多。

三

我总该精打细算。
但是我很少的几句诗，
尽管是大家的，却属于我。

① 马伊雷纳，西班牙地名。

四

然而因为我是面包师傅，
我说话不像那些傻瓜：
“对人民必需得说傻话”。

五

我想要歌唱的时候，
我就真诚坦率地唱；
我想要哭，当然也不难。

六

我的歌，只要它有意，
可以用明净的水，
造成一片错综复杂的海。

七

我就像一支飞矢，
在它想一想之前，
就已经钉上了靶子。

八

清早的射手，空气的儿子，
总是在晨号声中
弯弓拈箭而发射。

九

如果没有这么多坏事，
我就会把我的诗句
造成孔雀的高塔。

十

但是有着这一个被杀害的，
有着那一个被消灭的，
还有被埋葬的另一个。

十一

今天我的诗就是为了这个，
我歌唱很少的几句……
有一些就是多余。

《面包师傅胡安的对句》（1949—1953）

歌

今天，云朵把我带着
飞啊，飞上西班牙的地图。
我投下的影子
多么渺小，在河上；
多么庞大，在牧场！

我投下的影子
里面满是马匹。

我在马上，到影子里
寻找我的家，我的村庄。

我进入院子，有一天
它曾经是流水的泉源。
虽然不再是泉源，
它永远在琤琮地响。
不再流的水，也要重新
流出来，把水给我。

《巴拉那河的民谣和歌》（1954）

卡尔门·孔德

卡尔门·孔德(Carmen Conde, 1907—),女诗人。生于卡塔赫纳,在故乡求学。早年即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文学报刊撰稿。第一本作品散文诗《井口》,1929年在马德里出版。后又入巴伦西亚大学求学。参加《名叫危机的公鸡》杂志文学集团,1931年与该杂志编辑成员诗人安托尼奥·奥利维尔结婚。其后积极从事文学创作,除诗歌外,还写有传记,长短篇小说,剧本和儿童文学。1967年《诗歌选集》获国家文学奖。1978年,成为西班牙王家学院院士。

无人的土地上……

无人的土地上经常有
圆圆的新印的足迹，回响着
生物逃亡时的脚步，
或者受惊的群鹿，在奔跑。

你弯下腰，在泥土上察看
受欺凌的痛苦留下的印痕：
有一个在这里停住了，看得出
勉力行进于仆仆尘土中的沉重。

在这些足迹之上有一种渴望，
在它们的四周探求着欢乐。
向着渴望去拥抱的，是一个身躯，
也许，在这个时刻，已经冰凉。

这片土地上增长着没有人的
以及我们的脚步，固执地
期待着信念会有深沉的含义，
仿佛最最肥沃丰盛的哀伤。

脱缰的奔马般的狂风啊，
激舞着花岗岩的鬃毛！
给这片凄凉的土地，深井似的土地，
带来你那成束的光芒吧。

《无人的土地上》（1960）

井圈上的杉树

栽下你的时候，那么幼小，
我的双手，容得了你的手躺下，
在我窗口下的泥土里，
你那稚嫩而怯弱的可爱身姿
面对瓜达拉马河上风的侵袭。
一年复一年，虽然我看着你，
却没有看见你成长；长成青翠的仪表
迅猛地爬上了那段距离却仍然隔开着我们。
从这里到那里不是你的责任，也引不起你的热诚。

八月的这个黄昏，我为你的身材吃惊，
伸长了手寻找你，寻找
你的手，现今是粗大而贪心，
高过了我的窗口和房屋，
使它们不得不高高兴兴地屈居於你之下。

我们把手握在一起；你的躯干
谦逊地凑到我的高度，让我握住。
从指缝间，我看见了覆盖围墙的蓝天，
它俯身向我这尘世的束缚，

却更临近於你而并不更近於我。

你是美丽的，杉树，君临着这座
收留下你而现在成为你奴隶的房屋。
你在与风斗争的时候，
顽强地挥舞你的枝条保护着它，
虽然自己不免发出呻吟……

让我紧握住你坚硬的指头
在我的手里，尽量粗砺，
使我能够从这样的接触中
接受到保持着你强大生命力的
大地的具体的搏动。

《时间是一条缓慢的火流》（1978）

路易斯·费利佩·比万科

路易斯·费利佩·比万科 (Luis Felipe Vivanco, 1907—1975), 生于圣洛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学习建筑, 在马德里执行建筑师业务。参加文学刊物《十字和线条》和《埃斯科里亚尔》的集团, 创作诗歌和撰写文学评论。

他的诗歌具有浓厚的宗教象征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的气息, 甚至爱情诗也归结到宗教信仰, 其格律大多数为自由体。

他的文学评论著作《当代西班牙诗歌序论》(1957), 被认为是权威之作。他也翻译过维吉尔, 里尔克等人的诗歌。

海上的蔚蓝清晨

海上的蔚蓝清晨！
秋光里层层台阶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的
是生长在一个山谷里的树林，
错落的房舍，
以及晒干了的草堆。)
现实，就是
行走的时间，生活的时间——行走吧
跟闪亮的树叶一起，
跟太阳，跟鸟儿一起。

(越来越近的
是收割后又重新生长的草原。
钟点，透明洁净，
从别的山谷，越来越近。)

生活的乐趣啊！
红色的山岩正在梦着它的现实。

《洛雷多歌集》(1957)

失去时间就是赢得时间

失去时间就是赢得时间，
重新得到它的真实：
灵魂和死亡，
按着同一的节拍在行进。

一模一样的钟点，
由于懒惰而破裂，
开始变得，每一个
都和其他别的一个不同。

谁知道每一个钟点是不是
都在张望前面更远的地方！
只要干得及时，
决不会听着它过去。

但是我已经到了
波浪汹涌的岸边，
跟涛声一起，
激溅出海的永恒之声。

谁及时失去时间，
就会在永恒中赢得时间。
我已经失去了几分钟，
我愿再失去更多！

《给儿子的教训》(1961)

维克托里亚诺·克雷梅

维克托里亚诺·克雷梅(Victoriano Cremer, 1908—), 生于布尔戈斯, 长期居住在该省的莱翁。其父是铁路工人。少年时期, 从事过各种职业, 后来从排字工人成为新闻工作者, 广播工作者。1944年, 创办诗歌与文学评论刊物《钟楼》, 与诗人欧赫尼奥·德·诺拉, 布拉斯·德·奥特罗, 加夫里埃尔·塞拉亚等形成“钟楼”集团, 强调诗歌的社会意义, 提倡反映现实生活, 其影响遍及四十至五十年代整个西班牙的诗歌, 形成战后诗歌的现实主义浪潮。

他的主要诗集有:《我的血的道路》(1946),《失去的钟点》(1949),《生命与希望的新歌》(1953),《忿怒与鸽子》(1956),《给埃利莎的新歌》(1972)等。

“烟 斗”

人们叫他“烟斗”。

他就象

刻成他烟斗的樱桃木一样：也有深坑，
沾满熄灭的灰，细微的冰冷炭末，
发出树林的强烈气息。

在街头苍白的天竺葵下面，
他凝望躲躲藏藏的太阳，在房顶上
任它暗红的脊梁滑下；为了凝望，
他耸起了肩膀，似乎世界把他重重压着。

这时候，他的双目发亮。那是十分深沉的光芒，
过于遥远而孤独，如同一盏灯
在井底发蓝平静的水面
映出的迟钝的反光。

但是他从来不说话。
他呶呶嘴唇，牙缝中
发出一阵包裹在烟团里的喃喃
一条拖长了的回声……

(于是，街上的孩子向他狂叫。)

糊里糊涂地他就死了。

上床四天，
拒绝一切的需要。人们从一开始
就预料到他最后的结局，
挑选了白色的衬衫给他送终。

(酸葡萄的强烈芳香来到他的身边，
黄金的秋天，大地的
凄凉的雾气。

从灵魂里绝望地散发。)

人们草草地埋葬了他。

谁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晚上，孤独之时，
他的妻子拿起樱桃木刻的烟斗，
在思念中凝视，
仿佛它还在炭火的蓝色火苗中燃烧。

《生命和希望的新歌》(1953)

给吉他的歌

我在内心歌唱
因为我没有外表……

我紧抱住吉他
感觉着它的木质。
乌黑的空腔
以音乐充满了我……

我就是我，不过是
聋哑的肉体和血脉……

如果我有时候
从弦线上抬起眼睛，
那是因为我
价值和依靠的无常。

我自己不承认，
以致给我那么多痛苦，
使我只得缄默，
我的苦楚直到舌根。

因此，我在内心
歌唱和诉说痛苦；
因为我梦想着人，
其殷切使我烦恼……

我能够说：人啊，
多数是，狗一般的生活；
或者简单地说说爱情，
向大地吐口唾沫……

这些歌使我超脱
我始终在肩头背着
那一大堆血里的
忿怒的石头。

这是有意义的语言，
有功效的人生。
不是太阳，月亮，睡莲，
或者没有脸面的天使。

我听着，无关紧要
别人是不是明白；
在木质里感觉着灵魂，
对我就已足够。

因而我在内心歌唱，
因为我没有外表。

《给埃利萨的新歌》(1972)

莱奥波尔多·帕内罗

莱奥波尔多·帕内罗 (Leopoldo Panero, 1909—1962), 生于阿斯托尔加。在巴拉多利德和马德里学习法律。1932至1934年间去英国剑桥留学。1945至1947年间, 任西班牙驻英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 兼伦敦的西班牙研究所所长。他的诗以神秘的信仰和灵魂的归宿为主题, 属于路易斯·费利佩·比万科和路易斯·罗萨莱斯的《十字和线条》杂志集团。后来也为《埃斯科里亚尔》杂志写稿。他在1935年间虽然曾在聂鲁达主编的《诗歌的绿马》上发表诗作, 但是1945年聂鲁达发表《诗歌总集》(或译《大众的歌》)时, 写了长诗《个人的歌》, 与之唱反调, 强调诗歌只能表现个人的心灵。又写了《给聂鲁达的遗失的信》, 反驳聂鲁达在《诗歌总集》中对西班牙内战中人民斗争的歌颂, 因而受到佛朗哥政权的赏识, 1950年获得国家诗歌奖。

瓜达拉哈拉谣曲

布里乌埃拉，是活跃的流水；^①
阿蒂恩萨，是一动不动的石块；
伊塔，紧贴住它的荫凉；
还有童年和月亮的，是西固恩萨。

哈德拉克，处在群鹰之下；
西恩富特斯，满是庄稼和路程；
乌尼翁，悬挂在高塔之间；
萨塞东，是古恩卡的界石。

……溪水和摩尔人的笛子
那么遥远地在鸣响！
帕斯特拉纳，冰冻的宫殿；
奥尔契，裸露在它的沃野。

瓜达拉哈拉及其名字，
多么好，把石块和石块联姻！
滕迪利亚，是伯爵的领地；

① 瓜达拉哈拉是西班牙的一条大河，这里所提到的，是它流经的地名。

科戈尤多，是羊群的海洋。

多么好，在空气里，
在它的全部光芒里，
把它的宁静和芬芳联姻：
迷迭香，鼠尾草，以及忧伤！

多么好，流浪的希尔格罗①
拍动双翼，穿梭飞翔于
我们之间！多么美，
水流流到了草丛之上！

一片片湿润的大树林：
那是托里哈，深挖的果园！
母鸡，城门，堡墙，
孤零零地，仍然在警戒！②

仿佛天空的孪生的车辙
——笛声，妇女，丝绸——
有时候行进的军队
却是雉堞之间的橄榄树。

战争的漫长道路
在静寂之中消灭。

① 西班牙的一种鸟。

② 托里哈有古堡。

希德鲁克，托罗特，不过是①
死亡的土地上剑的影子。

麦田的波浪沙沙地紧响，
几乎难以听清，
如果不是一只鸟在飞翔，
或者由于在转动的大地。

《谣曲和歌曲》(1960)

① 均古代传说中的英雄。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Miguel Hernandez, 1910—1942), 出生于阿利于特的农民家庭, 童年时放过羊, 卖过羊奶, 只受过初等教育, 依靠刻苦自学, 阅读大量西班牙古典诗人的作品, 成为诗人和剧作家。在故乡刊物上发表作品。1934年到马德里, 出版第一个剧本。内战开始, 参加共和派军队, 在前线作战, 并写了大量诗歌和剧本, 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内战结束后被捕, 被判无期徒刑, 在狱中备受折磨, 因而肺病加剧, 去世。

他的诗师承古典传统而质朴无华, 充满激情而面向现实。他的去世和加西亚·洛尔迦的被杀, 使当代西班牙失去了两个最有才能的诗人, 西班牙抒情诗在传统和民间两个方面的发展也突然中断。他作为一个诗人, 一个战士, 给后来的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他的《诗歌戏剧选集》, 195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 《作品全集》, 1960年出版。

汗

在海里，水找到了它渴望的天堂，而汗
则找到了它的地平线，它的喧闹，它的羽毛。
汗是一株发咸的泛滥的大树，
一阵贪吝的激浪。

它从世界最遥远的时代来到
来向大地奉献它震撼的苦杯，
滋养干渴和盐份，一滴又一滴，
给生命描绘声色。

它是运动的儿子，太阳的表弟，眼泪的兄长，
年年月月地滚滚落下，
从四月到十月，从寒冬到炎夏，
好似黄金的藤蔓。

农夫黎明即起，为了犁杖放弃睡眠
出发走向田野的时候，身上穿的
就是一件沉默的衬衫，
被汗水镀成金黄。

它是劳动者黄金的衣裳，

是手上的装饰，也是眼珠的饰物。
它的肥沃气息来自腋窝的汗雨，
播散于大气。

泥土的滋味丰富了，成熟了：
辛劳的芳香的耕作的泪雨降落，
那是男子汉和农业的吗哪，^①
我的额头的饮料。

那些从未出过汗的人，那些僵硬地
闲散着没有胳膊，没有音乐，没有毛孔的人，
不习惯于毛孔扩张的冠冕，
以及公牛的力量。

他们生活在恶臭里，死亡在寂灭中，
美丽的热烈的火光，只存在于
劳动中运用着四肢的身体的脚跟，
仿佛星座的运行。

伙伴们，把额头投入劳动吧：
让汗水用快意的水晶的剑，
用徐缓的洪水，使得你们变得透明，
变得幸福，变得平等。

《人民的风》(1937)

① 吗哪：上帝赐给的粮食，见《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伤 员

——为战地医院的墙而作

战场上四散躺着许多伤员，
从战斗者身体躺着的这整片地方
萌发起一块热流的麦田，喷洒开
声音粗壮的泉水。

血总是仰天地流淌，向着天空。
伤员发出呻吟，跟蜗牛一样，那是
伤员的身上有着飞翔的轻捷
那波浪的要素之时。

血嗅着海，它认识海认识酒窖。
海的酒窖，装满勇敢的酒，哪里有
颤抖的伤员在流血，就到那里
喷发，开花，待留。

我是伤员，瞧我吧：我需要更多的生命。
我所包含的太少，不足以承担

要从伤口里消失的血的重大任务。

不是伤员的人，请决定。

我的生命是幸福青春的一个创伤。

唉，青春属于不是伤员的人，属于从未感觉到
被生命所损伤，也没有在生命里
乐观地休养过创伤的人！

但是如果带着乐观走向医院，
医院就变成了没有愈合的创伤的果园，
对着血污的外科手术间门口
正在开放的花蕊。

二

为了自由，我流血，我斗争，我活着。
为了自由，我把我的眼睛，我的手，
犹如一株血肉的树，慷慨而顺从地
给予外科手术大夫。

为了自由，我感到我的胸中有着
比沙子还要多的心：我的血管生出泡沫，
我进入医院，进入洁白的药棉
仿佛进入白荷。

为了自由，我放弃了我参加的那些

曾经把身子在泥泞里打滚的人的枪战，
我放弃了我的脚踢，我的胳膊，我的家屋，
我的一切所发出的打击。

因为只要有一只空洞的眼眶出现，
那里就会放进一块看得见未来的宝石，
使得无数新的胳膊，新的腿脚，
在残损的血肉上生长。

不会衰退的汁液的鼓动，会得重新掀起，
那是在每一个创伤里失去的身体的遗物。
因为我就像伤残的树木，会得重新发芽：
因为我仍然还有生命。

《埋伏的人》(1939)

菜农们……

菜农们从一条小径上走去，
在这神圣的收工的时刻，
带着冬天、春天和夏天的
重担所损伤的热血。

他们以超人的精力而来，
他们向着歌声向着亲吻而去，
他们去了，凝滞的空气里
留下了工具和双手的气息。

在另一条小径走的是我，另一条小径
并不向着亲吻，尽管已经是时候，
而是走去毫无目的地虏掠。

河岸边有一头孤零零的公牛，
可悲而可怕的额头下面淌满泪水，
忘记了自己是一头牛，一头公牛。

《不停止的光线》(1936)

我要把你带到水边

我要把你带到水边
因为你的软语发散海的气息。

我要把你引到水边
因为水的活跃的生命给你激励。

我要使你感到是在水边
因为泡沫会教给你微笑。

我要让你就在水边，女人，
观看，拥抱，丰盈，明瞭。

在海所失去的水的水边
水不可能不在，但也难以逢到。

《不存在的歌集和谣曲集》(1958)

路易斯·罗萨莱斯

路易斯·罗萨莱斯(Luis Rosales, 1910—), 生于格拉纳达, 毕业于马德里大学, 参加《十字和线条》以及《埃斯科里亚尔》两刊物的作家集团, 从事诗歌创作活动。长期担任西班牙文化研究院的刊物《西班牙美洲手册》的主编。1951年因诗集《诗韵集》获得国家诗歌奖; 1963年成为西班牙王家学院院士。他的诗继承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抒情风格, 描写信仰和灵魂的主题, 带有梦幻的气氛。目前主编西班牙文版的《读者文摘》。

最后的光

你是从天边向着黄昏，
已经在眼珠上镀上金黄的光，
仿佛一点儿入暮的雪
知道黄昏来临。

我但愿

被心灵所盲目，看见你
向着你自己落下而盲目，
向着消逝而落下，仿佛黑夜
被对森林的爱所盲目，在森林上面
从一个树冠向一个树冠地走着，
越走越高，走向孤岛般的树梢，为了
最后的光而微微地笑。

我知道

你在消逝，因为黑夜在前进；你只照亮了
森林上的三片孤叶！

我在想

阴影会使你成为明亮而清晰，
让世界上的所有阳光在你身上歇息。
你啊，姗姗来迟的心灵的燃烧的树枝，
没有了太阳，你的身上却仍然颤动着光，

在那里完成了白日的一天！

《诗韵集》(1951)

隙 缝

仿佛冰块上出现了一汽泡，
或者证人在法官面前的那种轻微动摇，
或者一种不起作用没有人相信的符箓，
却给我们留下没有出路的悲伤，
就这样，来了孤独，
就这样，来了在你心上打开一道隙缝的时刻，
与化冰解冻相沟通。
一道很小很小的隙缝，
在那里，生命紧缩，
开始逃避，
好像水的一种天性，
让你失去联系
因为你觉得没有能力选择。
日复一日，你就变得傻里傻气，
而且那么迟钝，
以至于像做梦那样，忘掉了你所爱过的一切，
造就你的哺育你的一切，
竟然谁也没有察觉。

《伤口怎么流血》(1974)

加夫里埃尔·塞拉亚

加夫里埃尔·塞拉亚(Gabriel Celaya, 1911—),原名拉法埃尔·摩希卡·塞拉亚,生于埃尔纳尼,在圣塞巴斯蒂安求学,到马德里以工程师为职业。193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1947年回到圣塞巴斯蒂安,创办诗歌丛刊《北方》。1956年又到马德里,放弃工程师业务,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共发表诗集二十五本之多。曾旅行古巴、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

他的诗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属于《钟楼》杂志的集团,曾提出“诗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改变世界的工具”这样的口号。有时风格主题有所改变时,就用不同的名字——拉法埃尔·摩希卡或胡安·德·莱塞塔——发表。1969年出版《诗歌全集》后,又发表了四、五本诗集,是当代西班牙诗人中最多产的一个。

双手插在衣袋里

双手插在衣袋里，
我来了又去了（那么疲劳！）
来时带着逝去的钟点的条条长痕，
去时带着再生的火的热情，
在最后的尽头，我变得
笨拙，困顿；这时候，周围响起了
扩张的喇叭，愚昧的报纸，
那些在空虚中返回的难听的声音。

我来了又去了，返回了，沉默了，
我遗憾我怎么会既愚蠢又聪敏，
怎么会，在我歇息的时候
任凭一个广大的萎靡的躯体自流，
毫不困难毫无劳累地把我从容破毁，
一点没有感觉地打个呵欠，
眼光呆滞地无目的地乱走，
还有这双插在衣袋里的沉重的手。

《安静地说话》(1947)

活着就是过节

活着就是过节。
我的双手捧满爆炸的欢乐，
头脑里把回忆扫除一空。
我有一个一无所有。
每一天给我的总要多一个。
我从来不倦于致谢，
说说听不懂的话。
我一天又一天地活着。活在
神秘的惊讶中。
我活着，所有的廉价的奇迹，
高价的变成低价，抛来的
仿佛一阵满是花雨的射击。
我活着，上千种的爱，
向所有存在的一切感谢恩典，
因为它们存在。
有时候人干活是为了赚钱。
真是太不值得。
看来只要能够继续活着就是福气。

《诗的行动》(1971)

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

• 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 (Dionisio Ridruejo, 1912—1975), 生于索里亚, 在巴拉多利德和马德里上学。内战初起时, 参加长枪党, 做宣传工作。1940年主办期刊《埃斯科里亚尔》, 开始创作诗歌, 以十四行诗体和自由体写作抒情诗。1941年参加佛朗哥的蓝色师团, 随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1942年从前线回国, 宣布脱离长枪党。1942至1947年间在加泰鲁尼亚隐居。1951年因诗集《第十一年》, 获得国家文学奖。1956年因反对佛朗哥政权而两次被捕入狱。1958年后流亡美国, 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

格雷多斯山

绿的黄的灰的白的，在高处耸立，
广袤的山岭向着光明铺陈，
仿佛一阵平静的波浪
撒开它最华美的泡沫。
我停步在山谷。心灵
以根子伸进草丛，使我待留。
一片水流经过我的脚，那么突然，
我的内脏与时间紧相连。
花朵在生长。我要小睡片刻。
树木就是天空；现在大地
庇护着我，死亡随着
在草木高处守望的微风而去。
我要醒来。我要醒来。松林外面
高耸起山峰，
绿的黄的灰的白的顶巅，
永恒地受到赞美，永恒地宁静。

《在时间的孤寂中》（1944）

卡斯蒂利亚平原

孤独的身躯，平躺的泥土的
身躯，伸展开去，无边无际。
尘土的天体，屈身的时间，
在眼前的歇息中昂首挺立。

天空虔诚地在岩石上
抹平了它的宁静：深红，浅黄，
紫绛，赭黑，带着闪亮的光芒，
庄严而荒漠，统一而强壮。

坚直的杨树在远方测量，
撕裂了你那无境界的荣光，
你在那里一无所有，一动不动。

啊！痛苦的残暴的永恒。
啊！没有春天的辽阔的完整。
啊！我的短暂的物质的自由。

《其他的比喻的十四行诗》（1944）

拉法埃尔·桑托斯·托罗埃拉

拉法埃尔·桑托斯·托罗埃拉 (Rafael Santos Torroella, 1914—)，生于波港，曾主编期刊《钴》。曾任塞戈维亚、萨拉曼卡和圣地亚哥三地历届诗歌大会的秘书。现住巴塞罗纳，为一家出版社担任文学稿件的审阅工作。翻译过巴西、法国、英国诗人的作品，也经常撰写文学评论文章。

若安·米罗的鸟儿，月儿，狗儿和人儿^①

鸟儿厌倦于当鸟儿，
月儿觉得沮丧失是当月儿，
男人，女人，孩子，被费力的表情，习惯，身体，面
孔，手脚，累得精疲力尽，
现在他们都是在若安·米罗的画室里面。

他们从博物馆的墙上跳下来，
从不顾自己疲劳的资产者的家里跳出来，
从寂静在那里一点一点地死去的角落里跳出来，
从某座宫殿某座公共建筑物里跳出来，那里的尘埃
都有了世代的层次，甚至包括某些等级的名册。

月儿说，它愿意当另一样东西：鸟儿呀，女人呀，
甚至狗儿；
狗儿却愿意当孩子，或者最好是月儿，以便在那里
听着下面别的狗儿的吠叫；
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愿意当别的男人，别的女人
和别的孩子，然而不是直到现在为止的样子，
鸟儿愿意当空气，或者当月儿，但是决不当鸟儿或

① 若安·米罗，西班牙著名画家，1984年去世。

者走路笨拙的孩子。

於是米罗，长久地听着他们没有说话，仿佛在作判断；

米罗发觉，谁也不能达到他的要求，因为急切的愿望如果背着惊讶和冒险就得到满足，就不成其为愿望。

米罗干了起来：

他把鸟儿做成鸟儿，然而幻想的鸟儿，让他不再劳累，因为生活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象鱼在两种水里活动。

他把月儿变成简单的月儿，让他能够随心所欲，包括下到巴塞洛纳，星期日傍晚骑着燕子飞升。

他让狗儿恢复吠叫，保持着狗的状态，虽然其方式已经不再需要成为别的事物以感觉到自己是狗，与天体遥远的音乐一起听它吠叫。

至於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不容易满足，就让他们回到自身的候判所，可以肯定，在那里，没有了那么多重力，也没有那么多重量，他们会有同样的梦想，跟醒着的时候一样。

大家就这样走出米罗的画室，来到城市每夜都在那里搁浅的区域；

大家都重新打扮了一番出来，仿佛洪水之后诺亚方舟里的居民一般。

但是谁也不认识他们，因为人们中间惯於有着某种
残忍，

有着某种狂暴，教他们把看到的事物予以僵化。

于是他们：鸟儿，月儿，狗儿，男人，女人，以及
孩子，从米罗的画室里走出来的他们，
去寻找公园的围栅，学校的白壁，城郊的墙头，
盼望着孩子和淘气的小伙子画出他们的画像，
用粉笔的白色，
砖的红色，
炭的黑色，
给短暂而经久的博物馆，
为了白天黑夜的公众，
为了空气的公众，
为了太阳和雨水的公众，
为了公众的石头。

《不忠诚的影子》（1952）

何塞·加西亚·尼埃托

何塞·加西亚·尼埃托 (José García Nieto, 1914—), 生于奥比埃多, 在索里亚和托埃多度过童年, 十五岁时, 移居马德里. 1943年创办《加西拉索》杂志, 形成青年创造派集团, 主张保持民族诗歌传统, 排除外国诗歌的影响. 1957年, 因诗集《地理就是爱情》, 获国家文学奖。

夜 间 的 雨

等待着早晨的时候下起雨来。
细微的雨声带来了一个梦
又把我留在另一个梦里。
雨珠敲打我的窗户多么甜蜜！

水的花朵以拼读字母的喃喃
给我送来了它遥远的课程。
高塔和草地，玉米和钟，
都变成水淋淋地湿润。

我心上的种子，种子和响声，
盼望着穿过屋顶，墙壁，
使水增加，使水分开。

果实在做梦，梦得毫无感觉，
最最幽暗的犁沟在内部开放，
下着雨，下着雨，雨，为了我的生命。

《来自乡村和寂寞》（1946）

赫尔曼·布莱培格

赫尔曼·布莱培格 (Germán Bleiberg, 1915—), 生于马德里, 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文学博士学位。内战期间, 参加共和派军队作战。1938年, 因剧本《脱逃》, 获国家文学奖。内战结束后, 被捕入狱, 1943年获释。1948年曾一度担任马德里大学助教。1961年移居美国, 在美国各大学担任教职。他的诗歌大都写于去国之前。《诗歌选集: 1936—1973》, 于1975年在伦敦出版。

明 净 的 雨

明净的雨，落上玫瑰和白荷，
使你的容颜格外显得温柔，
不安份的溪流上的黎明，
掩护着那道光亮满是阴影。

鲁莽的经验啊，远远不是
那对柔情的经常的幻想，
在我以希望所起始的
一个活跃而又沉着的青春！

羞怯的脚步啊，丧失了
那些花朵的宁静的扈从！
啊，鲜艳花朵的热情如火的爱人！

亲密的夜晚躲避之时，
破晓的曙光不再颤抖，
於是你的眼睛在我生命上萌生。

《爱情的十四行诗》（1936）

何塞·苏亚雷斯·卡雷尼奥

何塞·苏亚雷斯·卡雷尼奥(Jose Suarez Carreño, 1915—)

生于墨西哥的瓜达鲁佩，父母是西班牙人。回西班牙莱翁求学，毕业后在巴拉多利德执行律师业务。除了诗歌外，他也写作剧本、电影剧本和小说。作品曾多次获得西班牙国内各种文学奖。

泥 土

泥土并非是一匹马，
一匹漂亮的马，完整的马。
泥土是一头硕大的公牛，
可是瞎了眼。

我的手上有污迹，
这种肮脏粘稠的泥土的污迹。
……我的钟点仿佛一株树
倾倒在地下。

这里有泥土，好象
滑溜进了我的内心。
泥土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泥土，
从大地直到天庭。

《威吓的土地》（1943）

酒

酒，在战争的时候喝酒，
酒会是什么？
它里面有一个回忆，
一种良心的影子。
喝它，就像喝的是痛苦，
一种痛苦，甜蜜地感觉到
仿佛一阵回声
灵魂在那里苏醒。
如果你看见什么热情的花朵，
就放在随便哪个人的胸前，
而头发又怎么会
有了梦的阴郁。
我不知道什么土地显现，
我不知道什么流水反照，
我不知道什么浇灌的花草的芬芳，
青翠欲滴。
一个人在战争中活着，
喝酒就象是做梦。

《威吓的土地》（1943）

布拉斯·德·奥特罗

布拉斯·德·奥特罗(Blas de Otero, 1916—1979), 生于毕尔巴鄂, 童年在毕尔巴鄂和马德里两地度过。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文学博士学位后, 在一家钢铁工厂担任顾问。后又开办私塾。曾到法国和古巴居住; 短期访问过苏联和中国。

他的诗受古典诗人的影响, 风格古朴而讲究辞藻, 后来提出“为大多数人写诗”的口号, 倾向于反映现实问题, 悲叹失去自由的贫困的西班牙, 但是处处流露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涨 潮

带着涨到齐腰的血，有的时候
带着涨到嘴边的血，
我走着
向前
缓慢地，带着涨到嘴唇的血，
有的时候，
我走着
向前，在这古老的国土上，
在沉浸于血中的大地上，
我走着
向前，缓慢地，胳膊沉浸在
血里，
有的时候
吞咽着血，
我走上欧洲，
仿佛走上一艘解除武装的船的船首。
这艘船制造血。
我走着
张望，有的时候
张望下面的

天空
它反映
流淌的鲜血的红光，
我向前
非常地
艰难，胳膊沉浸在
浓重的血里
它
仿佛被压抑的红色精汁，
我的脚
踩着活人的死人的
血，
突然被杀戮，猛然受创伤，
还有孩子们
小小的心翻转，我走着
淹没在
流出的血中，
有的时候
涨到齐眼睛，让我看不见，
只看得见
血，
总是
血，
在欧洲，没有其他
只有血。

我的血污的手在血里拿着
一朵玫瑰。因为没有其他
只有血。

一阵可怕的渴望
在血里发出了呼喊。

《凶暴地带着人性的天使》(1950)

船 首 上

这就是时间，迈开脚步走出去，
冲破空气，向着大海。
男子汉们，在初升的太阳下，
响亮地抬起肩膀。

这就是大海，那一些是武器，
响声震天地在破毁。
男子汉们，举起来，竖起来，
那燃烧的桅樯，向着和平。

西班牙，我灵魂的利刺。
我灵魂的血肉。你把
你的圣杯夺走，从我的双手。
让它们抱住你的腰吧，母亲。

《我恳求和平与语言》(1955)

为了未来

美丽而可怜的
西班牙，我的
生母和继母。如果
我用眼睛重想你的昨天，就会
迸涌出手足相残的血，
对科学对进步的
愚蠢的轻蔑。

沉默

笼罩着阿伊塔纳山的
山坡，
杜埃罗河的潺潺水声围绕着我，
卡里翁河徐缓的两岸，^①
美丽而痛苦的祖国，
我的岁月
为了你而在燃烧，我的不安的
童年，我的沉重的青春，
我的时间的成熟历程，
一切

^① 均西班牙的山河。

我的生命或者死亡，都消耗在你的身上，
只是为了让你
未来的日子
撕碎那掩抑着你的脸的阴影。

《西班牙怎么办》(1964)

让我们把十四行诗扩大

让我们把十四行诗扩大，使它象无边的海一样呼吸，
十一音步已经枯竭，迟钝，一点一点地啃着我那封
给众神的信，
让我们给十四行诗和十一音步以空间和弹性。

我们说一说毕尔巴鄂，那河口，那青紫的山岭，
奥罗斯科河上的石桥，老祖母的果园，
那个咬着樱桃的孩子，
这个把胳膊伸上挂着一只苹果的枝条的姑娘。

我们说一说战争，那头邪恶的大公羊，
人民的斗争，未来的渺茫，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诅咒称霸称王的帝国主义。

我们说一说人们的孤独，
仿佛站着的死人那样沉默的街角，
现在电话铃响了，我站起来，就到这里结束。

《我的全部十四行诗》(1977)

里卡多·莫利纳

里卡多·莫利纳(Ricardo Molina, 1917—1968), 生于科尔多巴。在科尔多巴毕业后, 任当地中学的教员。1947年创办《圣歌》杂志, 与巴勃罗·加西亚·巴埃纳等人为友。曾翻译法国和意大利诗人的作品。

浪漫的夜曲

高塔留下，而我却走了。
我走了，我走了，带着阴影和月亮。
不要问我，我的爱，为了什么。
我用不着给任何的回答。

我的火在露珠里冰冻，
我的声音在沉默中没有结束。
因此，不要问我，我的爱，
你决不要盼望我叹息或者说话。

街道以它们的名字而留下：
玫瑰街，太阳街，弓箭手街。
许多东西留下，许多人们留下，
悲伤哭泣的花园的秋天也留下。

而我却走了，在曙光给姑娘们
缠上玫瑰色的腰带之时，
在云雀唤醒了葡萄园
雄鸡吓跑了星星之时。

我走了，我走了，我的爱，
在世界犹如一艘挂满旗帜的船，
在鸟儿于甜蜜的鸣啭中向草地
倾泻春天的青翠之时。

你可以问一问镜子，它们
不能肯定是否回答得了你。
而我已经十分遥远，那么遥远
也许越过了死亡的墙垣。

从生活中，那麻木不仁的欢庆，
唉，继续绕着你徒然的问话
不停地旋转，没有答复，
甜蜜而空虚的爱情啊。

《给每一天的光明》(1967)

陈 酒

心灵的疯狂智慧，广阔波浪的
唯一梦想，我的和鸣大地的
深沉声音：清冽的安达露西亚
美酒；

最美丽的嘴唇，是你的花园，
变换着黄金和音乐；是你的
热情的夜莺，溶化在东方沉默的
天宇；

饮吧，快饮吧，眼睛把目光
神秘地放任舍弃于你的
和平的幸福波浪，难以改变的
忘怀；

恋人们隐秘的欲望，
感觉到在你美丽的嘴唇上搏动，
一口接一口地在那里耗尽他们的
乐园。

《梅迪纳·阿萨亚拉的挽歌》(1957)

格洛里亚·富埃尔特斯

格洛里亚·富埃尔特斯 (Gloria Fuertes, 1918—), 生于马德里。曾在女子职业学校求学。1937年进一家工厂工作。1939年任刊物编辑, 开始写作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品。1955年后, 一面继续工作, 一面学习文献保管学和英文。毕业后, 在一所公共图书馆工作。在从职业妇女成长为女诗人的过程中, 曾到西班牙各地旅行。后任《弓箭手》杂志主编。1961年后, 数度受聘到美国各大学讲授西班牙诗歌。

达不到的行程

地球犹如囚禁的狮子
环绕着太阳转圈，
被它的人的锁链锁住。

从我们出世的时候起，
我们就有每小时十一万二千公里的行程；
地球从不停住
继续绕着圈子，
因此才有那么多的风，
因此才总是起着浪，
因此我们那么快地衰老，
因此我们都疯了，
因为全部的生命变成了达不到的行程，
使神经非常非常疲劳。

《守卫的诗人》（1968）

我，在橄欖山上

仿佛一座受骗而沉睡的火山
——我觉得就像要这么多的休息。
一种闲散的衰竭却这样刺激我，
语言就从我的侧腹涌出。
我流出的汗是墨汁，我渴，我渴，
捆着双手地那么渴。
从我胸前的山的山巅，
从我的笔的笔尖，岩浆喷射。

谣曲去到你的脚边，或者使劲地抗议，
在一块石头上向太阳跪下
对我呈现出人的感情：
我看见装铁栅的囚室，没有病床的医院，
带着原子的智者，靠着照相机帮助的文盲，
有了丈夫的寡妇，没有房屋的案件，
残忍的孩子，挨石击的母狗，
一个朋友的背叛，一个灵魂的毁灭。
我不能再忍受！……我站起来，人们就说：
——那游手好闲的格洛里亚来啦。
——那写诗的女疯子来啦，人们说，

她是从来什么也不干的哟。

《怎么去捋虎须》(1969)

拉法埃尔·莫拉莱斯

拉法埃尔·莫拉莱斯 (Rafael Morales, 1919—), 生于托莱多。毕业于马德里大学罗曼斯语言学系。主编《文学邮报》, 并为各报刊撰写文学评论文章。除了诗歌外, 还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曾任《西班牙文化百科全书》文学语言部分的主编, 194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雄牛的诗》。1954年, 由于诗集《柏油路上的歌》而获得国家文学奖。目前在马德里的阿尔卡拉大学任文学教授。

捡破烂的人

捡破烂的人走在漫长的街上，
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口袋，
肮脏，木呆，昏沉，压在背后，
跟肢解了的大蛤蟆一个模样，
圆滚滚，黑沉沉，不吭声，死一般。

他们背了硕大的痛苦的口袋，
走着漫长的道路，在那里，
狂风把绿色的呼啸咆哮，
吹进天空下孤零零一颗树的枝条。

他们在一只口袋里装进了
一个死去的姑娘的冰冷黑鞋，
她的断了胳膊失去眼睛的娃娃，
一把十八世纪的羞怯的折扇，
凄凉寂寞的扇骨还显示出
它那骨头架子的轻微战栗，
往昔清风低语的场所，
都成了成群耗子的食物。
小女工的一身蓝色尚剩的衣服

压皱在一个深深的角落，
亲切而污秽的静默
在那里把柔情分布于
柔软的羊毛和怀念之间。

捡破烂的人继续走着他们的路，
弯下身子背着背后的重负……
担心着可怜的面包和路途，
他们不顾前景的沉寂，
他们带着破烂进入黑夜，
他们消失在黑夜中做着美梦……

《柏油路上的歌》(1954)

街 道

你已经到了街上，成为
一个响声和喧闹的世界的囚徒，
一个在纷乱的强烈嘈杂声中的
纷乱的梦的世界。

这是一张网，用痛苦，用钢铁，
用汽车，用笑声，用遗忘，
用阴暗的激情，用各种的感觉，
在一所隐秘而大胆的机房里织成。

你行走在凶狠的牙口之中，
在辛酸的假面具和利齿之中，
在掩饰着的血腥灾难之中。

走进忽亮忽闪的鞋子中间去，
那些忍受着残暴的成排刀子
所激起的阵阵烈风的鞋子。

现在你是在街道的中间，
在许多别的人中间，那些都是你的兄弟，

在一大群吵吵闹闹的该隐中间^①，
在一长条懦弱的哭泣的河流中间。
然而你是孤单的，在其他人中间
孤孤单单，孤单得仿佛森林里的一株树。
只有孤单跟你在一起，还有你孤单的梦，
还有你胳膊里怀抱着的孤单的自我，
走向虚无，而且总是匆匆而过，
仿佛荒野上一阵看不见的风。
他们也是孤孤单单地在走。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走向更加纯洁的孤独。

《面具和牙齿》(1962)

① 该隐，《圣经》人物，出卖弟兄的人。

维森特·加奥斯

维森特·加奥斯(Vicente Gaos 1919--),生于巴伦西亚,毕业於马德里大学哲学文学系。1948至1956年间,在美国各大学讲授西班牙文学,并曾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讲学。曾经注释《堂吉珂德》,发表文学评论著作《诗歌与诗艺》(1955),《西班牙文学中的主题和问题》(1959)。

他以诗集《我夜间的大天使》(1944)获得诗名。风格由模仿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转向乌纳穆诺而逐渐具有独创性。他最有名的诗集是《回忆的先知》(1956)。

诅 咒

阴暗的生活，可悲的神学啊，
你蒙蔽了我的青春的光明。
一旦摆脱，我就向生长的光芒飞去。
谁也不能使这个正午变黑。

现在有一个肉身的大天使引导我。
我的额头在他的翅膀下得到庇护。
我童年幼小时的阴沉的上帝，
不要再回来成为我的明星。

就算很快感觉到你在上面的手
给我的痛苦，我也毫不在乎。
否认你自己，毁掉为你创造的东西。

我在向着我的黎明高飞。
下凡的天使，光明，我的顶峰的光明。
否认我们吧，因为我们已经反叛。

《我夜间的大天使》（1944）

突然间，我说：这就是生活

突然间，我说：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如此而已。我触摸它确实的形状。
我猜度它难免一死。灵魂，
惊惕着，浑身战栗地动摇了片刻。

红色的爱情以深沉的震动
——生活啊，风啊——开启了最后一道门。
那里，在敞开的庄园深处，
我的死亡在沉睡的光华之中放光。

这就是生活，我说，这就是死亡，
它是明澈的光华，深刻柔顺的光华，
宇宙的激情，没有生气的梦。

你就是这样孤独，是的。我迈着重
庄重的脚步向前，走向深处，为了看你，
我到了门前，转动钥匙，把门开启。

《记忆的预言》（1956）

心啊，你别沉落……

不，心啊，你别沉落。

还有你们，眼睛，别想在哭泣中闭上。

生命要漫长得多，要比你现在预料的伟大得多，
壮丽得多。

你敢对它说：它有负於你？

是你，一切有赖於它。

甚至到你死后你还会有许多事欠着它。

而况死亡本身也欠着生命许多的债。

感谢时间，它比你聪明，没有紧赶你痛苦的钟
点，也没有延迟你幸福的片刻，

而是用同样的分量，同样的均等慷慨地为你平
分。

感谢太阳，继续准时升起，完全不是按照你脉
搏的衰弱而落下。

你抱怨。你说你受苦。

你说你不堪忍受。

尽管你反复在受苦，重新去爱去受苦，
又一次接一次地去享受。

你只能死一次，这是你唯一不能重复的事，
然而生命却是一次继续不断的重复。

你还会得到许多的机会改正你自己，
你仍然会在美好的时刻得到成功，
世界会再来向你敬酒祝贺，就像它已经祝贺过
那么许多次一样。

你说你孤独？

那不是对着镜子你就会逢到伙伴。

你要把伸手能及的第一件东西抓住，
一只杯子，一朵花，或者不过一份报纸。
爱抚它们，抚爱它们。

抬起眼睛，看你周围。

是的，你确实看不见你那么爱的那双眼睛。

因为它们虽然美却决不能与星星相比，

(尽管浪漫的诗人这么说)。

说吧，说吧，但是不要跟自己。

不要自言自语，逻辑推理，也不要伤感的独白。

要对邮差说话，对电车司机说话(尽管被禁止)，

对在人行道上玩耍的孩子说话，

去跟街角上逢到的第一个醉汉喝一杯。

你以为你在哪里结束世界就在那里灭亡？

你还没有结局，但是也不会有任何开始。

你甚至也不是你本身的开始。

你记得你的母亲吗？

不要悼念她：她已经死过，活过，受过苦，享

受过命运赐与她的一切。

你还得活下去，继续活下去。

你没有必要急着去死。

你不必费力去寻求那唯一牢靠地占有的东西。

《回忆的先知》(1956)

好象是太阳

永远感谢你，我的太阳，我的爱，
给我覆盖了那么多的寒冷。

因为我只不过是泥土
而你却全部是星辰，

你曾向我的夜晚接近
你曾叫唤我的名字。

因为你曾经实现了这个奇迹，
把我从痛苦的梦中惊起。

你的光仍然那么遥远，
你为我把它变成了钻石。

雷亚尔，我唯一的财富，^①
是为我恢复成黄金的一切。

永远感谢你，我的太阳，我的爱，

^① 雷亚尔，西班牙最小的辅币。

给我覆盖了那么多的寒冷，

那么多的阴影，那么多的创伤，

那么多的生命。

《一大堆的阴影及其他》(1972)

何塞·伊埃罗

何塞·伊埃罗 (José Hierro, 1922—), 生于马德里。童年和青年时期在桑坦德尔度过。在该地求学, 并开始在该地的刊物《船首上》发表诗歌。1952年后, 定居马德里, 从事艺术评论工作。

他主张诗歌必须平易近人, 因此, 他的诗多以日常生活现象为题材, 以单纯的形象和日常的口语表达新的含义。他的《给一位唯美主义者》一诗, 就是阐明自己诗艺观点的作品。

《诗歌选集》于1953年在桑坦德尔出版, 获得国家文学奖。

秋 天

黄金的手的秋天。

你的手让黄金的灰尘落到大路上。

你已经回来，在荒凉的陈旧景色中行走。

你紧缩着身体，被所有的世纪的所有的风。

秋天，黄金的手的秋天：

你那无限的胸中轰响着海的歌。

任何钉子任何尖刺都损伤不了黎明，

用曙光在美酒的花朵上湿润着它的天空；

为了把欢乐给予懂得的人，生活的人，

你已经重新来到。

你的伟大的心在燃烧，

以烟雾，以疾风，以歌唱，以起伏的波浪。

《欢乐》（1947）

给西班牙的歌

西班牙啊，我看你是多么衰老，多么干瘪。
你的内心仍然在闪亮，仿佛一枚蒙上尘土的银币。
火的梦燃烧着的石竹。
我看见过你的星星放光，你的月亮破碎於水面上，
走向你的赤脚的人，他们的脚在你灼热的石头上烫伤。

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脉搏：在你的
流向海洋的河，你的流水、围墙和死去的城市的高塔？
在你的沙滩，带着雾霭或者阳光，光明环绕着你的腰？
在你的流浪的人群，他们为了给你的果实以甜蜜而腐烂了自己的生活？

西班牙啊，我看你是多么衰老，多么干瘪。
我要用我的手伐掉你的森林，在你干旱的土地里播下灰烬，
把你古老的业绩扔进一堆篝火，
跟你的梦一起入睡，然后与曙光同时起身，

从此摆脱你那废墟的致命阴影压在我背上的重负。

西班牙啊，我看你是多么衰老，多么干瘪。

我要参加进你的完整的梦，

毫不痛苦地看着你，就跟看远方的月亮一样，

它那明光的斧击劈不开树干也不给灾祸放下石块。

我看见过，你的人多么悲惨。

我看见他们在我身边经过，在你胸前吮吸乳汁，

从你手里吃着面包，然后在一株杨树下面坐着做梦，

用燃烧着你的生命的火，给你坚硬的树皮镀上金。

你祈求他们鼓起欢乐的心灵。

你不知道他们看见的是哀伤，背上背负着你的沉沦
的重担。

他们麻木地走着，弹着他们肃穆的吉他，走向死亡。

西班牙啊，你看来多么凄凉。

我要参加进你的全部的死亡，你的完整的梦，

知道你很快就要沉没於水中，跟一艘被诅咒的船一
样。

在海的夜晚，抹去你的星星，

西班牙，也不再想你。不再想我。已经是土地和日
子的外人。

已经自由而幸福，仿佛风，逢不到玫瑰，大海，磨
坊。

没有记忆，没有历史，没有年代，没有怀念，没有
痛苦……

……不看着你，西班牙啊，而看着火焰的梦所燃烧
的石竹，

坚硬树皮的箱子，在它火热的内心

保藏着古老的银币，蒙上了遗忘、尘土和疲劳……

《42年的别墅》（1953）

给一位唯美主义者

闻着美的语言之花的你
也许不理解我的没有香气的话。
探寻清澈透明流泉的你
不会喝过我殷红如血的水。

你追随着美的翱翔高飞，
也许从未想到死亡如何在巡行
生命与死亡——水与火——结成兄弟
正在挖掘我们的基石。

生命的完美雕琢着我们支配着我们
为了遥远的死亡的完美。
其余的就是语言，语言，语言，
唉，奇妙的语言啊！

你用银杯喝酒，你就不知道
石头里涌出的泉水的道路。
它的纯净的水解不了你的干渴，
因为你的双手仿佛就是杯子。

你忘掉一切，因为你知道一切。

你相信主子，不相信你命名的小兄弟。

你忘掉了根子（你说：“我的作品”），忘掉了
生命与死亡就是你的作品。

你不是到大地上来筑堤，

使事物的古怪混乱恢复秩序。

你是来给它们名字，参与它们之中

而不是给它们的光荣建起栅栏。

什么也不属于你。一切都是流动如溪流，

它的水从你临时的河床里冲出，

变成唯一的河，把你带进大海，

“这就是死”，有些诗句这样说。

你不是来建立秩序，堤坝。你是来

用你无常的水使石磨软化。

你的结局不在你自身（你说：“我的作品”），

你忘掉了生命与死亡就是你的作品。

今天你唱出的歌，总有一天

会被别的波浪的音乐所淹没。

《42年的别墅》（1953）

阿尔丰索·卡纳莱斯

阿尔丰索·卡纳莱斯 (Alfonso Canales, 1923—), 生于马拉加, 在格拉纳达受教育。三十岁时, 在马拉加执行律师业务。后来担任马拉加音乐学院的戏剧史、文学史教授。是西班牙王家学院和历史学院的通信院士。曾参与创办马拉加的刊物《海螺》。1965年因诗集《阿米纳达布》, 获得国家文学奖。

秋

那天傍晚，那天傍晚，
仿佛一只杯子的中心，有亮光盘绕，
绛紫色的，透过一道凝固水晶的
最白最白的墙。

树木湿润，
玫瑰花滴着露珠；大地上
繁殖着容易受惊的蜗牛；一阵
新制成的瓦片的蒸气充满空间。
风

搅动着车前草的忧伤。

平原
有淡白黄金的崇高宝藏流溢，
古老杂乱的纸张舞蹈。

蜡烛露出舌头，寻找
一滴新泪。

时间似乎
为了某一个人而已经生存，已经使用，出自
一只在另一个世纪飞翔的鸟儿的心。

《挂锁》（1956）

巴勃罗·加西亚·巴埃纳

巴勃罗·加西亚·巴埃纳(Pablo Garcia Baena, 1923—), 生于科尔多巴, 在故乡度过童年, 并在该地求学。1947年, 与里卡多·莫利纳等创办诗歌刊物《圣歌》, 并为首都和故乡的报刊撰稿。曾旅行欧洲各国。1965年后, 定居托雷莫利诺斯。是科尔多巴和马拉加的王家学院院士。

忿怒的日子

把我剥光了吧，我已经别无长物。
嘴唇吻了那么多死者，几乎冻僵。
割断我的目光，让眼睛不再有眼泪，
仿佛一团无用的肉，连苍蝇都不屑。
我是在你的石头上，不是被克服，而是被捆缚，
受了伤，忍受着这邪恶的动物
在血液的管道里骚扰，
因为它喜欢肉和肉的交易，
对于它，哭泣就是肉的欲望，
犹如掌中雏鸽的心惊胆战，
恳求不过是牙齿缝里一片肮脏的花瓣。
刮吧，刮掉我舌头上它的名字，如果你仍然还有，
在严酷的日子，甜蜜的蜂房；
用你仁慈的长手术刀
剖开心脏，这没有疲劳的器官，
喝了酒和夜间的沉睡中我也忘不掉，
而你毫不留情地
在古老忧伤的痛苦街道上追逐。
从手指上切掉它的爱抚的经线，
让我的手盲目地摸索

远离醒悟的寒冷而漫长的布帛。
我赤手空拳，在大理石上听着你
举向最后的月亮的号角吹出的风，
这时候，天使熄灭了时间的灯，
除掉了绷带，
移去了骨灰瓮的阴暗居室，
乌黑的洞穴，坟墓的建筑……
因为我是赤裸裸地在你面前，对你敬畏。

《古老的青年》（1950）

卡洛斯·博索尼奥

卡洛斯·博索尼奥 (Carlos Bousoño, 1923—), 生于阿斯图里亚斯, 曾先后在奥比埃多大学和马德里大学求学。现任马德里大学教授。除了创作诗歌外, 他还是一位文学评论家, 以论著《诗歌表现的理论》(1952)而闻名。1946至1948年间, 曾在墨西哥和美国讲授西班牙文学。1978年, 以论著《诗歌的不合情理(象征)》(1977), 获得国家文学奖。

上帝在西班牙之上

西班牙全境在厉害地剧烈地磔轧。

上帝以整个火炭的身躯把她压迫。

他的手使她僵硬，仿佛一片巨大墓碑，

重压着她，强制着她，挤踏着她，烤灼着她。

噢，别再碰西班牙吧：烧了她红色的土地，

猛烈地燃烧，就象上帝放火燃烧那样。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就被剥夺了

不是火所要在她那里掠夺的一切。

噢，西班牙已经赤裸裸：只剩下了石头与火。

谁在你粗硬皮肤的挤压下，谁就得有力量

拚着命地生活，仿佛一个不得安宁的人，

向着每天的太阳和必不可少的土地流血。

干旱的平原，荒无人烟的山岭，

都由于上帝的饥饿而怒吼，冷酷，无穷；

那个上帝，盲目地咆哮在地平线之上，

那个上帝，残忍地重压在西班牙之上。

这片大地上的子女都有坚韧的脸容，
强有力的脸容，由神圣的巨斧砍削而成，
都有肩膀，肩负着倾压在他们身上的
庞大而严厉的上帝的血淋淋的重负。

上帝啊，上帝啊，撕破纯洁的西班牙的皮吧，
吞食她的大地，她的密集的女儿。
我们的饥饿与你凶残喉咙的饥饿一样。
我们是掺杂进你的骨髓里的血肉和泥土。

《向爱情上升》（1945）

事物

你们，这些事物，冷酷而真实，
在光亮中骚动，一成不变地那么细微。
你们慢悠悠地生存于
清新的源泉里的科学，那么深刻。

因为你们从贞洁的源头进发，
接受的天赋就是深沉的生活。
涌流吧，涌流，沉默的不朽，
涌流吧，给我以生命，爱情，容颜！

涌流吧，沉默的石头，蔚蓝，如山，
爱情的意外的高峰，广阔光明的
深度。给我生命，肺腑，

让我能在那里痛饮深沉的胆量，
那就是：激起它全部的林莽，
反抗乌黑的茫茫黑夜的现实。

《现实的侵入》（1962）

欧赫尼奥·德·诺拉

欧赫尼奥·德·诺拉 (Eugenio de Nora, 1923—), 生于莱翁。1942年到马德里, 进马德里大学哲学文学系学习。1949年到瑞士, 担任伯尔尼大学的西班牙文学教授。曾与维克托里亚诺·克雷梅等人创办诗刊《钟楼》, 初期风格倾向现实主义, 后逐渐把现实神秘化, 转而探索人的独一无二性格而忽视人在社会集体中的作用。也是文学评论家, 以论著《当代西班牙小说》三卷(1962)而闻名。

祖 国

大地，我在写下的鲜血上得到了她。
有一天，她是快乐和美丽，犹如迷人的天空
在我孩提的心灵里。无罪的大地啊，
在她的沉默之上只有和平这个重担。

然而大地是深邃的。大地需要
一次尸体的洗礼，让它们把她崇拜
或者把她诅咒，在她身上安息
仿佛唯有它们能够：使她神圣而有福。

我是被枪声从最纯洁的童年里惊醒，
被那些人，他们在西班牙向死亡献身。
这里，那里，都是为了她。我啃着大地，

那么冷酷，我感到了活生生的血，人的热血！
我是一个祖国的儿子。迷途的人，那么强壮
为了现在的斗争；为了死亡，且待明天。

《西班牙，生命的激情》(1954)

歌

正午的大地！我看见过大教堂，
看见过九月的歼毁的城堡，
玫瑰树丛中攀绕的几乎锈烂的铁链，
以及拿着枪的孩子……天空的正午！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两千年的历史还不足以使你成长。
既然没有痛苦地爱失去了的过去，
就得以忿怒和勇气爱失去了的现在！

我不歌唱在书本里打呵欠的历史，
也不歌唱拉扯住死亡影子的荣华。
西班牙是在我们身上！她的燃烧的星
是在未来的生活的强大浪潮之上。

我的血液里噼啪地响着你热血的伟业，
我的眼睛里统治着你的农夫和帝王，
然而主要是，你的未来在我的机能和脑海里
活跃着，战斗着，噼啪地响着。

有一天，我们要跟光荣的死者一起
使大地发酵，痛饮皑皑白雪；
今天，是跟活着的人，强有力的人在一起，
跟战斗着的手里的梦，跟凶猛的欢乐在一起。

花朵的敬礼，树木的活力，
海的甜蜜忿怒，流泉的不息潺潺，
都是在前进的战斗的歌唱的人一边，
就像我们大家这样的人，直至把上帝唤醒！

……
我不说废墟，也不说可厌的瘟疫，
尽管忿怒，厌恶；废墟接近了我把我渗透，
在我的灵魂里只有一个倾圮冒烟的祖国，
但是上面却有一颗星星在纯洁地开始放光。

……
时间的破坏者啊，祖国并没有长成！
从现在诞育出一个更加美丽的未来，
这样的命运，谁能够违背？

燃烧起来吧，光明的西班牙！
宏大的生命在你的双肩，你的自由就是永恒。

《西班牙，生命的激情》(1954)

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奥里

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奥里 (Carlos Edmundo de Ory, 1923—), 生于加的斯。1936年进航海学校学习, 内战时离校。1942年到马德里, 在公共图书馆当管理员。1950年与莱奥波尔多·帕内罗合作, 创办《文学邮报》。1954年移居法国巴黎, 在中学教书, 后到亚眠, 任文化之家的图书馆馆长。1972年后, 任毕卡迪亚大学的教授。

他的《诗选:1945—1969》, 于1970年出版; 1974年扩充为《敞开的诗: 1945—1973》; 1978年又扩充为《能源: 1940—1977》。由于这些诗集在西班牙国内出版, 他的诗已日益受到重视。

神秘的西班牙

山岗的腰部是痛苦而无边际的鼓
树木的衣架上
天使们的礼服在腐朽
你给沙漠装上门
给灵魂穿上裤子
用肥皂稍稍洗一洗你的骸骨
死尸之中有饥饿的死尸
演说的避雷针
是柏树

我渴得象阴沟
想喝神圣的啤酒
给我钟的监狱
以及它那发霉的念珠
用你斗牛士的斗篷
为我做一袭丧服
一身头等的尸衣
在我的坟上放上明天的
一盘香肠煮豆子

值得说笑话放爆竹的节日
我的假头发和西红柿的西班牙啊
把我登记进市政府的死册
举行一场神符和法衣的庆祝
在这个黄昏黎明或者白天黑夜

《诗集》(1969)

安赫尔·贡萨莱斯

安赫尔·贡萨莱斯 (Angel González, 1925—), 生于奥比埃多, 在当地大学学习法律, 开始在报刊上发表音乐评论文章。后转到马德里学习新闻学。曾到英国、法国旅行。现在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讲授西班牙文学。他的诗大多以痛苦和绝望为主题, 描写梦想破灭的悲伤和凄凉。后期作品开始反映城市生活, 含有尖锐的讽刺。

星 期 日

星期日，光明的花，几乎
难以相信的日子。仿佛一位
无用的金色天使，降临于大地。
你吻着
头发蓬乱的
姑娘
你给爱你的
男人穿上海蓝的服装，
给孩子的手里
留下一个木圈
或者一个单纯的希望。
你分派燕子，春天的圆球，
你升上高塔，
旋转生锈的风信针。
你的风掀动
彩色的衣裙，飘扬旗帜，
远远地送走
歌声笑语，充满
银白尘土的花园。
树木期待着

你的来临

为了让麻雀栖满枝头。

流泉懂得要更加清新。

钟声驱散

感到意外的鸽子，

用另一种方式

飞翔

没有人不知道

这是星期日，

星期日。

你的容貌

以泡沫洗涤，

升高，

使事物和生命开花，

于一个明朗的天空，

它并不是——星期一——真的：

几乎没有褪色的纸片，遗忘的玻璃，

人行道上可厌的尘埃……

《没有希望，要有信念》(1961)

致 诗 歌

已经说过最最阴暗的事情，
也说过最最光采的事情。
语言已经联结在一起，仿佛
头发，丝线和黄金，编成同一条发辫
——是你晶明的肩背的装饰品。
现在，
就像这样漂亮，
刚刚梳洗完毕，
我要从你这里拿走我最最爱的东西。
我要从你这里拿走
——尽管我又老又穷——
不是黄金，不是丝线：
仅仅只是朴实、新鲜、纯洁
(热情地)、芳香、
轻灵(松散地)、柔软的头发的。
把你乌云似的头发
取来上了街道，
打散开，
在风中飘扬
——自由，解放，趁着它的空气——

仿佛一阵漫长而乌黑的欢笑。

《一些叙事方式经过修改增补的样品》(1977)

马努埃尔·杜兰

马努埃尔·杜兰 (Manuel Durón, 1925—), 生于巴塞洛纳, 在该地受教育。内战时中断。内战结束后, 离开西班牙到法国继续求学。后移居墨西哥, 同时攻读法律和文学。当过广播员和翻译。曾到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欧洲各国旅行。后来到美国当教师, 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的西班牙文学讲师。他的诗集大部分在墨西哥出版。他也撰写评论著作, 较有名的为《当代西班牙诗歌中的超现实主义》(1952)。

贫 民 窟

房屋互相紧挤着与寒冷作斗争。
水泥被时间和疾风所侵袭，
受到懈怠和灾难的岁月的冲撞，
肚腹上露出了坚硬的灰色铁肚肠。
一片扁平的天用它没有光芒的明亮，
覆盖着赤裸裸的荒芜，只有
五颜六色招贴画的花朵开放。画面上
多的是：雨水浸蚀的瘦削的脸，
大堆的纸张，模仿枯干的树叶，
丑陋的一排排的皮鞋盒子，
(都带有它的窗户，它的门口，它的阳台)
被一个已经死了好久的巨人用来耍弄，
现在留着，作为它荒唐地存在时那一场
很快就中止的不可理解的赌博的证据。

《蓝色的鸽子》(1959)

卡巴列罗·博纳尔德

卡巴列罗·博纳尔德(José Manuel Caballero Bonald, 1926—), 生于安达露西亚, 父亲原籍古巴, 母亲是法国人。曾在加的斯和塞维利亚等地上学。1959至1962年间, 任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西班牙文学教授。并在美洲和欧洲各大学讲过学。后来定居马德里, 担任过文学刊物《松·阿尔马当文献》的主编。他的诗歌和小说, 曾获得西班牙国内的各种文学奖。现在是西班牙笔会中心的主席。

屈 服 的 人

这天早晨我看见了我不了解的
那个人，他的肉体仿佛一块
切碎的面包，他的身材
就像一块石头。现在
我继续看见他，听见他
没有时间的声音；他的希望
就是捧着施舍的手，慈悲而
麻木不仁，使给予的人
都痛苦得犹如受到血腥的打击。

我从远处看着他的嘴，没有一句
为了大家的话，轻信的话，
仿佛早就受了判决
要继续用和平
肢解自己。

我尤其记得

他那双屈服的眼睛，恼怒地
对抗着光明，犹如闭塞的门，
僵直地在信仰的

被流放的口号中间，受到
凶恶的寂寞的压制。

胜利之后

他几乎刚满二十岁。

我随着他，现在我继续

看见他，听着他的回忆之流

坚持在孤儿般的黄昏的岔路，

远离那个仅仅只要

生活和宽恕的人，那是

新近在我的岁月里发掘而出，

胆怯而惊诧，

仿佛一个孩子的角落，然而纯洁

却犹如闭口不提的自由。

《死亡的钟点》(1959)

何塞·马里亚·瓦尔维尔德

何塞·马里亚·瓦尔维尔德 (José María Valverde, 1926—), 生于卡塞雷斯。童年在马德里度过。1948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哲学文学系, 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担任巴塞罗纳大学的美学讲师。1967年后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和加拿大特伦特大学任教。1977年回到西班牙, 仍旧回到巴塞罗纳担任教职。

他的第一本诗集《等待》, 于1949年获得国家诗歌奖。他曾翻译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的诗, 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

门 槛

从这里向前看她。

那是沙滩，现实的奇妙海洋
开始的地方。拿起她简短的手
让你被她带去，不要发问。

这一种明澈的目光，
你已经梦见过；这一头金发
发着你最幼小时的幻想的光亮，
尽管什么也不像。

对你没有用，现在
你得从第一个字母开始。
去吧，召唤你的梦，驯养它，顺从它，
使它激动，使它变成真的。

而你，心啊，
从古老的恐惧中出来，跨过门槛，
不用弯腰，要有勇气追求幸福，
接受美；你已经成人。

抛弃掉

你的爱情中的风流债，

你的蒙昧，你的世界；完完全全地

依靠上帝，那是你可能感觉到的唯一的聲音。

去吧，服从而沉默，

因为要这样，你就始终是个孩子，

听话的好孩子。使这种新的归依的

习惯和象征更加深刻。

是的，现在你

无愧于生活。向着她

你举起了你少年时痛苦的梦，仿佛

是祈求无知的祈祷。

不是为你自己作准备

——你已经看见，一切都是那么奇妙，那么不同——

而是为了眼睛里的那一滴高尚气概，

你要用来学会现实。

《期待》(1949)

安赫尔·克雷斯波

安赫尔·克雷斯波 (Angel Crespo, 1926—), 生于雷亚尔城。曾创办并主编文学艺术刊物《杜卡利翁》(1951—1953)。现任波多黎各马亚圭斯大学的文学教授, 并主编期刊《西班牙诗歌》和《巴西文化杂志》。对葡萄牙诗歌颇有研究, 翻译过费尔南多·佩索亚的作品, 编译有《葡萄牙新诗选集》(1961)。

黑 面 包

黑面包认识黑泥土
下面有死者，沉埋其中；
认识一点儿牲口槽
认识全部牲口的嘴。
它在畜栏里吃黑面包，
抚爱着皮毛，深深地思考。
收割了，牙齿缝中
一点儿黑面包咬碎了。
于是，面包认识了刚收下的麦秆
期望着麦粒的滋味。

犁地的时候，
口袋里带着黑面包
后来就吃掉。
面包认识了一点儿汗水，认识了根子，
在牙缝之间咋咋响。

太阳升起，下了床，
早餐吃的是黑面包；
于是面包认识了白天

认识了女人，在早晨。
在饭锅上那么笨拙硬实，
带着亲切谈话的味道，
带着互相爱恋的事物的温热，
带着雨中泥土的气息，
我们在阿尔科莱亚吃着黑面包，^①
围坐在火边，也不相互瞧一瞧。

《留下了记号》(1952)

^① 阿尔科莱亚，西班牙地名。

托马斯·塞戈维亚

托马斯·塞戈维亚(Tomás Segovia, 1927—),生于巴伦西亚。内战开始时,即被父母送往法国进寄宿学校。到内战结束,才与逃亡到法国的父母相会,定居法国南部。1940年到墨西哥上大学,开始创作活动。曾任墨西哥大学生出版部的编辑,并主编《墨西哥文学杂志》。1963至1966年曾到乌拉圭任教。现任墨西哥学院的教授和研究员。他的诗反映了一种要求恢复混乱的世界的秩序的渴望。曾翻译过翁加雷蒂和里尔克的诗。

不再回来

不再回来，
犹如面包散发掉的热气，
你生命的过去的那一半
不再回来暖热那些
已经流逝的血。

象一个孩子那样笨拙，
你的笼子关不住你那四散的鸟，
你的日子向风而去，
断续地鼓着破碎的双翼。

曾经是你生命的东西，
如今在大地上的重量，
都比不上一个吻
印在一个额头上的轻痕。

啊，仿佛象一句话
（甚至比一个吻还轻），
你要向谁人诉说？
向谁人交托你爱过的恨过的

在你的怀抱里有过一天的时间？
过去的名字什么也不愿意说
如果不是为了说过它的嘴唇。

你还是到沉默的重量中
探寻现在正在努力编结的东西吧，
为了手里可以拿着些什么，
不要说“我生活过”，
也不要这样的音节
那么徒劳地去把空气振动……

《太阳和它的回声》(1960)

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

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 (José Agustín Goytisolo, 1928—)，生于巴塞罗纳。弟兄三人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其弟胡安及路易斯为小说家。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后，在当地一家法律出版社担任编辑，同时写诗，曾获得西班牙国内的多种诗歌奖。编有《当代卡泰兰诗人选集》(1968)，《古巴新诗选》(1969)；翻译过帕维塞，夸西莫多，帕索利尼等意大利诗人的作品。

咖啡馆里

你们在这里，诗人们，
久久地坐着，
谈话，谈话。

这是个坏地方，对于诗
这可怜的姑娘，脸色苍白，
在小桌子之间，真坏的
好地方。

但是你们，
不象话，以玫瑰，
以爱情，以祈求
抚摸这个女神，得意洋洋。

于是诗，笨蛋们，
下贱的演员们，随声附和的耗子们，
就要死了，
悲惨而孤单，
就要死了。

《决定性的岁月》(1961)

戈浮街75号^①

在这里，在这个古老的国家，
啤酒花盛开的田野，
打扮得漂亮而空虚的人群里
我想象过你，西班牙，
贫穷而纯洁，奇妙得
犹如流水，那么自由。

我厌恶金子的光亮，
它的权力和它的荣华；我啐吐
于一切钟表的中央；
我咒骂，象个粗汉，那些人
所呼吸的空气。

我想着
你的岩石，你的衰竭的
太阳，你的银子的光亮；
我是，我对自己说，
来自大地上最美丽的国家。

《决定性的岁月》(1961)

① 在英国伦敦。

证 言

我要
写下
事情的经过。

我到阳台上
探出
脑袋。

我看见黑纱
长矛
围住棺材，
里面
躺着
欢乐。

有个人
举起
可怕的

旗子。

他的嗓音响着
仿佛
阴沉的鼓。

后来

沉寂。

只有

一个孩子

在哭。

这就是自由的丧仪。

《决定性的岁月》(1961)

何塞·安赫尔·巴伦特

何塞·安赫尔·巴伦特(José Angel Valente, 1929—),生于加利西亚。1947年到马德里,进马德里大学罗曼斯语言学系。毕业后,开始为西班牙各文学刊物撰写文学评论和诗歌,曾多次获得文学奖。1955至1958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西班牙语系工作。1958年移居日内瓦,进联合国机构工作,并继续从事创作活动。翻译过南斯拉夫诗人卡瓦菲斯,英国诗人霍金斯等人的作品。

祖国，它的名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看你
用的是爱还是恨，
也不知道对于我
你不仅只是土地。
然而只有跟着你，
向死亡，我应该
站起来，活下去。
这里是你绷紧的皮
在灵魂的地图上，
受着鞭打而残酷，
那里却是柔软
破碎在雨的河里，
流向大海。
那里脚步迷失，
纯洁的脚走在梦中，
这里脑壳烧焦，
被上帝的重量压住。
我就这样看着你
用的是一只
刚刚诞生了来看你的眼睛。

因为昨天我才来到，
仍然不知道你是谁。
尽管也许你决不比
我钉在你上面的
这个热烈的问题
更加实际。

鲜血仍然在
门口的时候我来到，
我就问：为什么。
我是它的儿子
为了有能耐在你身上生存
而那么孤独。

死者仍然在
接近生命的水平
搏动的时候，我来到，
我就问：为什么。
他们躺在泥土下，
你就是他们的真实。

太阳落下，面包
徒劳无用地落下，
落在黑夜
和没有人的影子之间，
把信心推倒。

尽管如此，我却知道
你是在那里。

几乎是孤零零地，
在空虚和死亡之间，
有一支新芽
刚刚敢于萌发。
孤零零地，在无望的
希望，在获得的
希望，在倒地的
语言，在盲目旗帜那样
举起的语言中间，有一支
新芽敢于萌发。

啊，在苏醒的山岗上
空气多么地
为它而振奋。

应该保护它。
别干这个。
震动吧。
因为它应该生长，
为了光明，而不是
为了阴暗，仇恨，
为了否定。
大地曾经用所有人的血

翻动过，犁开过。
用血。快快乐乐
太难了；
我们需要的
首先是真理。
我们来了。我们
孤独。我问：
谁有着你的真理？

你就是这个问题。

祖国啊，祖国啊
还活着的祖国，
站在雪的
污损的洁白之上，
谁有着你的真理？

《象希望那样》(1955)

仿佛相邻的河

仿佛相邻的河，肉体在战斗，
从自己的昏沉中
越过水面，
冲破所有的岸或者障碍或者界限，
吸着直至把邻近的河床吸干，
直至到达沉没的中心和最深的深处，
后来，在正午的太阳下，晒干了成为混凝土。

在这里歌唱的，涌出的，流动的，
曾经是干渴，是流水，是希望，
但是从来不满足，直至死去，
也不给自己以证实。

这就是干涸的河床，
被严酷的夏日所掠夺。

仿佛流水，或者火焰
后来都是灰烬，
有人爱过，吞下了一个肉体，
为它而哭泣，以致

眼泪之下成了盲目。

在仍然被泥泞所禁锢的
平滑的石头或者淹没的石头之间，
在大地的罅缝之间，
听得见无尽无休的水在流下。

《回忆和标记》(1966)

哈伊梅·希尔·德·比埃德马

哈伊梅·希尔·德·比埃德马(Jaime Gil de Piedra, 1929—), 生于巴塞罗纳, 在卡塔鲁尼亚和塞戈维亚度过童年, 后到萨拉曼卡大学攻读法律。曾到法国、英国、菲律宾, 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旅行。1955年进巴塞罗纳一家商业公司工作, 以业余时间进行创作活动。

晨 曲

醒来吧。床铺越来越冷，
床单在地下弄脏。
从走廊的窗口
进来了黎明，
带着夹大衣和女人腰带的
鲜明颜色。

醒来悠闲地想想，
夜的守卫者叫唤过你们，
在寂静中听：继续在响
向着远处，听得见电车
带着劳动的沉闷声音。
这就是黎明。

摘下的花朵就要成堆地出来
来到朗勃拉斯大街的摊子，
鸟儿——都是些奸夫——就会从车前草里
呼啸，这时候，黑夜的人们
回转来走向床铺
在黎明之后。

要记得你睡眠的那个房间。

把脑袋埋进枕头，

仍然觉得那烦恼和寒意

黎明所给予

昨夜使我们那么喜欢的

身体在一起。

想想你应该起身了。

想想屋子里依旧黑暗

你要进到那里换衣服，

想想办公室。要克服困倦，

还有许多其他事情，都要出现

自从已经黎明。

即使你听见另一个呼吸

沉沉在你身边。即使你寻求

一点儿温暖在那双腿

半睡半醒，开始舒伸之间。

即使相爱不再那么甜蜜

因为是在黎明。

——和今晚上我喜欢的那个身体一起，

那么赤裸裸地，让我点亮灯，

脸对脸地亲吻，

在这个黎明。

因为我知道那等着我的白天，
并非为了欢欣。

《德性》（1966）

埃拉迪奥·卡巴涅罗

埃拉迪奥·卡巴涅罗(Eladio Cabañero, 1930—),生于雷亚尔城郊外农村。从九岁到十四岁在田里耕作。后来当泥瓦工,直到二十六岁。完全依靠自学,勤奋练习写作,成为诗人,作家,编辑。1956年到马德里,在国立图书馆当职员,后进陶鲁斯出版社任编辑。现任《文学邮报》主编。曾在西班牙各地广泛旅行,也到过法国。1963年,因诗集《聪敏的马里萨及其他》,获得国家文学奖。

矿 工

他那被禁锢的巨人的额头，
在地下的束缚中爆发，
他有一支拉开栓的枪的脉搏，
由一座坩锅一道河床在黑暗中铸成。

独眼巨人的宽厚，僵硬的长度，
在一个停滞的太阳里，
矿坑是另一个世界，已经从
猛烈的流水的闸门里淘空。

十字镐对抗着肌肉，
括着矿石的粗厉皮肉，
向着所有的重要之点前进。

矿工，他的长矛的矛手，
缺少支柱的耳聋爆破手，
是个永远没有希望的钻孔手。

《书签》（1961）

女 神

当我用额头掇下你的形象
把黄昏和你的脸
在一幅最美的屏幕上合在一起之时，
我已在梦中，仿佛孩子们的一场魔幻电影，
一切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壁画，
从你那里给我的美
都是你在我心上的敲击，
於是我自己觉得
爱你就是跟一个女神在一起生活。

当我无声地谈起你的脸
在一个爱的世界，世界的世界之时，
我看见，马里萨，那串贞洁的葡萄
——你那两颗太阳似的葡萄——
依恋着藤蔓，颤动地搏跳在
我捧住这收获物的双手之中。

我感到你的嘴唇在我的嘴唇
旁边发酵，犹豫在那不可克服的
时间的阴影之间，后来，我听得

断裂的痛楚，一个献身的女神的
身体发出的响声。

现今我在回想中和你生活一起，
放映着对你的记忆，甜蜜的电影，
它要跟我一起去死，如果纯洁的形象
总得在它的领域里死去的话。

《聪敏的马里萨及其他》(1963)

佛兰西斯科·布里内斯

佛兰西斯科·布里内斯(Francisco Brines, 1932—), 生于巴伦西亚, 在萨拉曼卡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后又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文学硕士学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任讲师。现住马德里。1959年和1969年曾获西班牙国内的诗歌奖和评论奖。

我仍然是生命的时候

生命环绕着我，一如在那些
已经消逝的岁月，以同样的
一个永恒世界的光辉。海上
受刀伤的玫瑰，果园
被摧残的光明，空中
鸽子飞翔的声音；生命在我周围，
当我仍然是生命的时候。
以同样的光辉，衰老的眼睛，
以及一种疲乏的爱情。

什么是希望？仍然活着；
而且要爱，同时竭尽了心力，
爱一个忠诚的世界，尽管短暂。
爱生命的破碎的梦，而且
尽管不可能是，也不要说
那个关于永恒的古老骗局的坏话。
於是胸怀得到安慰，因为知道了
世界能够是一个美丽的现实。

《尚未》（1971）

乞丐

真奇怪，今夜，我想起
一个已经消逝的形象。我孩提之时的
乞丐，脸上须发蓬松，
粗野的目光来自另一个世界。
中午时分他来了，老家犬
一声咆哮为他通报。（屋子
都敞开着，夏季
从海上进来。）孩子
胆怯地走到门口，
要在他手里放一枚小钱。
嘶哑的噪音，怨恨的冰冷眼睛，
我一靠近就觉得恐惧万分，
怜悯随之消失。剧烈的
死亡用它的阴影把我威胁。
直到后来，回进屋里，
看见大人们漠不关心地说话，
心头才算平静。我待在
窗口近旁，面向大海
回想着忧伤的故事。

今夜，经过了那么多时光，
他那可怕而神秘的脸容
使我从梦中惊醒。这番好意
没有使我受到任何损伤，
那个人已经死去，悲惨地，
跟他的一生一样。那些年里，
许多别的乞丐出自村子的
家家户户。都没有复仇而躺倒。
遗忘使他们消亡。他们的影子
模糊地破碎地升起：回忆搅乱了
一个寒冷、孤寂、荒漠的王国。
他们那么强大，现在还了给我
那可怜的施舍：怜悯
人们每一天都需要
为了站起来而生活。我在孩提之时
感到的那种恐惧，现在咬啮着
我的生命，它的挫折：一个老人
看着我，用清白无辜的眼睛。

（未入集）

克劳迪奥·罗德里格斯

克劳迪奥·罗德里格斯(Claudio Rodríguez, 1934—), 生于萨拉曼拉。1952年进马德里大学攻读哲学文学和罗曼斯语言学。1958至1960年, 1960至1964年, 先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现住马德里。1953年及1966年曾获得西班牙国内的诗歌奖和评论奖。

泡 沫

我看着泡沫，它的细巧纤弱
与灰烬是那么不同。就像
一个疲劳而爱护的人看着一张笑脸，
他为之而献出生命的笑脸，
现在我看着谦逊的泡沫。这是
体验，接触，相信它而献身的行动的一个粗糙而美丽的时刻。
大海所禁锢的痛苦，
在如此轻飘的纤维上逃逸；
龙骨之下，堤坝之前，犁开的爱情
存在的地方，就产生泡沫，
犹如花朵开放于大地。就是在它身上
死亡撞得粉碎；在它的挤挤攘攘中
大海收集生命，犹如在激情的顶点
人就是人，在其他活动之外，靠它的乳汁生活。
向着这一口井，那种就是泉水的
物质的出口，而不是河口，
现在我窥视着，海潮升起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沉没，在那里窒息，
十分静悄悄地，完完全全地

接受，无恙，新生在
这些不朽不灭的泡沫之中。

《联合与判决》（1965）

沙

沙，那么赤裸裸，那么无依靠，
那么受迫害，
从来不欺骗，轻捷地
以它的没有悲伤的温顺自由
现在正在洗涤着我。

石块의 阴沉虚荣
在这里凝冻：在我的手指的
指甲中间，
带着它离去的萨萨声
带着它幼小的翅膀的气息。

飞吧，你飞吧，
我的小小的沙啊，
在我的身上歌唱，从每一个毛孔
请你进入我的生命，现在我需要
你的节奏，已经在光明中充分搏动
以你的宁静
你的深深的柔情的
旋律的神秘。

《庆典的飞翔》（1976）

费利克斯·格兰德

费利克斯·格兰德(Félix Grande, 1937—), 生于巴达霍斯。十五岁前一直在雷亚尔城附近农村生活: 牧羊, 放牛, 酿酒, 当商店职员。后来到马德里, 进一家商行工作, 当化学制品推销员, 一边自学, 一边开始创作。除诗歌外, 还写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带有自传性质, 反映生活的艰苦和挣扎。他的短篇小说曾获得西班牙国内的各种奖金。1978年, 他的诗集《奥拉西奥·马丁的四行诗》, 获得国家文学奖。现任期刊《西班牙美洲手册》的主编。

宇宙流了血

缺少你，是一件铅一样沉重的事情
缺少你，是一件金属般的艰难的事情
缺少你，是一个巨大的深渊，我在它面前
摸不着，听不见，看不清，跟矿石一般

缺少你，是一种气味烧灼我的鼻子
一阵可怕的麦声，悬挂在我的耳边
一头不受制约的动物，浑身都是伤疤
舐着我的生命让它在我身上老化

缺少你，是一件事情既没有祖先
也没有名姓，没有形状，没有膝头，没有毛发
然而却是威严而深沉的庞然大物

缺少你，是一出罕见的戏法
断断续续地掏空着我充盈的心
把世界用愚昧无知捆紧。

《奥拉西奥·马丁的四行诗》(1978)

夜间的水车

别的人挨饿或者狱中受苦
或者羞惭苟安，或者忍辱偷生
或者面壁思过，或者期待宽恕

而我却在心中带着这个秘密

别的人得了病觉得死期来临
或者通宵策划逃走的方法
或者走遍街巷不知去向何处

而我却藏着这个秘密不能睡眠

别的人在苦难中惊恐而且沉默
或者被折磨时咬紧牙关坚持操守
或者让孤独填满痛苦的大街小巷

而我却以爱的语言进入了静寂。

《奥拉西奥·马丁的四行诗》(1978)

回 旋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墙上的钟

指着

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忽然间

妈妈从街上跑回来

寻找藏身的地方

我害怕炸弹，扑进她的怀抱

钟指着一千九百三十六年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一忽儿我的祖先

开始敲起一根空心的树干

为了通知最靠近的邻居

月亮出来了整个部落

感觉到被老虎包围

被原始的物质迷醉

他们观察空虚的世界

感觉到语言的贫乏

于是敲击一根树干

让它发出谜一般的节奏

奇特的信仰
模糊的理解
衰竭的傲慢
可怕的告诫
要一个一个地完成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墙上的钟指着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黑影
升起抓住了时间
部落的一个暴君
把一头鹿的肉分割
野蛮人不得不把它杀死
为了等着自己被杀
妈妈吮着她母亲的奶
暴君瞧着她养育自己
没有更加沉寂更加可怕的景象
比得上第一颗核弹落下爆炸

一忽儿我已十五
我的皮肤上出现了世界上最诚实的秘密
我咬着一个沉默的女邻居的肉
继续呻吟着伤害着寻求欢乐
而我的亲属们则在死去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我女儿敲着门
提醒我该去晚餐
用她突然开始学会的说话
我女儿敲着门
我倾听着我祖先的空心树干
晚餐嗅得出沉默的兽骨头的氣息
干净的餐桌上有着狼
钟指着一个扭歪的零

一忽儿，妈妈爸爸用晚餐
说着话，接个吻
以为我已经入睡
爸爸从农村搬来，为了让我们
能够多吃点儿兽肉
妈妈吮着一大条肉筋偷偷地在哭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墙上的钟指着九点半
街上传来车辆来往的闹声
那边村里一条狗在吠叫
那边在打仗一颗榴弹嘶嘶地飞过
那边到处都是装满恐怖装满血的苦杯
磷火烧坏的四肢
一具无名尸体的眼睛
在地下乱滚。人们怜悯地看着
去向部落求救

用的是一根空心的树干
我女儿敲着门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忽然间人们买给我一册练习本
一个文件夹一张复写纸
在这片保护着
钟的指针的玻璃上
我看着我三十二岁的脸
我继续看着这张垂老的脸
眼光没有移开我的脑袋就已消失
我的孙儿们来哭泣。他们走了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我看着钟。怀着爱情怀着惊讶
怀着爱情怀着惊讶

恐惧爱情和心：给我语言

我就是个敲着空心树干的祖先
我在痛苦中一无所有
我孤零零地在森林里
没有别的陪伴除了部落
我的旁边走着墙上的一只钟

全部的物质发了疯在回旋

来了人们从未见过的老虎

一切只有孤独和星宿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

《今晚上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1967—1969)

卡洛斯·萨阿贡

卡洛斯·萨阿贡 (Carlos Sahagun, 1938—), 生于阿利干特。1956年到马德里。1959年得马德里大学罗曼斯语言学硕士学位。1960至1962年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1965至1971年回西班牙在塞戈维亚大学任教。1971年转入巴塞罗纳大学。曾翻译过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作品。

忘不掉的事情

可是首先想想这个国家，
这些孩子，他们有一天
就是我们：劳动者的孩子，
学生的孩子，盲目的孩子。对我说，
他们会得怎么样，长大以后
长得跟我一样高，无所依赖的时候，
为了我，为了你从来不忘记的
我们每天的爱情，我求你，不要忘记。
我们两人与战争一起诞生。想想
那场战争对于穷人是多么坏。
我们的爱情可能会受到
炮轰，然而却没有。
我们的父母可能会死去，
却没有死。快乐啊！一切
都忘记。是爱情。但是不行。存在着
忘不掉的事情：你的
这双眼睛，那场悲惨的战争，
鸟儿将要飞来，孩子们将要到来的时代。
继续会得发生在西班牙，在这片我那么爱过的
不幸的土地，我那么愿意

你会爱的，以至于把它忘记的土地。我爱你，
也许就会不再记得祖国，
把那一切扔在一边。但是
我们不可能毫不相干地
生活，除了我们相爱，不要别的，在那里
每一天要死去那么多正义，那么多穷人。
尽管有我们的爱情，仍然要记得。

《一个似乎已经死去的孩子》(1961)

草 木

我们是在森林里，
我的爱，
是在岁月的密集中，
是艰苦地生活于
叶丛的暴虐之下，
是处在草木的生存的境地。
你我之间的寂静
几乎一动不动，
那不自愿的微风沟通着树干，
而树根却一句话也没有，
开始了
热切企盼的冒险：有一个
友好的樵夫从我们的梦里经过
把黑夜砍掉，
永远开辟曙光的道路。

《与你在一起》(1973)

安托尼奥·马蒂内斯·萨里翁

安托尼奥·马蒂内斯·萨里翁 (Antonio Martinez sarrion, 1939—), 生于阿尔巴塞特, 毕业于布尔西亚大学。创办并主编《西班牙与伊比利亚美洲的诗的图画》杂志。

星期六的电影

电影院楼座的奇观
呼哨声中光芒跳动闪烁
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到楼下
一个印第安人力敌群豹
为了取得最最金黄的果实
卡洛的伊伏妮在萨赫拉扎德乐声里跳舞①
我不知道是阿拉伯舞还是探戈
十五岁的我的爱情就是马里琳②
回忆的长河那么多痛苦
后来的电影没有味道而且冰冰冷
一双眼睛却烧得象灯塔。

《行动的戏剧》(1967)

① 卡洛的伊伏妮，电影明星。《萨赫拉扎德》，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根据《一千零一夜》写的组曲。

② 马里琳·蒙罗，电影明星。

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班

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班(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1939—), 生于巴塞罗纳。1960年毕业于马德里职业学校的新闻专业。担任过各报刊的新闻记者。1962年因触犯军方, 被判徒刑三年。一年半后释放出狱。1964年进巴塞罗纳大学哲学文学系。是政治刊物《二十世纪》的编辑和撰稿人。他的诗歌曾数次获得西班牙国内的诗歌奖。

啊，是的

啊，是的

也许有更加明亮的光
在工业的马戏里
精确的大炮发射的女人

假期

给钱的小丑，让孩子们
玩耍的永恒的球

老迈的

不死的大象
靠着怜悯
永远靠着怜悯

爬上圆球

把它压破

还有狮子

那时候吞下了驯狮的人

他们沉默

却比不了完全的寂静
最后一场马戏，最后
一个声音，最后一线光明

西班牙

有所为的历史的最后一天的寂静

《没有出路的运动》(1969)

赫苏斯·摩纳里斯

赫苏斯·摩纳里斯 (Jesús Munárriz, 1940—), 生于圣塞巴斯蒂安, 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德语系。曾任新科学出版社社长。期刊《西班牙与伊比利亚美洲的诗的图画》的创办人之一。现任《伊佩里翁》杂志主编, 以及《伊佩里翁丛书》, 《伊佩里翁诗丛》的主编。翻译过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等人的作品。

有一天有人会对我说起

有一天有人会对我说起
一盏古老的街灯。
它挂在环绕着夜晚忿怒居所的
门廊的一角，
微弱的光射向周围的绝对一无所有
只显出一小块地方，抱住了角落的两边，
让人感觉到那里的建筑。
一朵玫瑰，
它是一朵玫瑰。
一朵黑色的玫瑰，
是一朵黑色的玫瑰从黑暗的痛苦深处涌出，
像深陷在周围环境中的一个完整圆圈。
这样的一株玫瑰树，
上面的玫瑰饱受了黑暗，印下了
一个个苦涩的圆圈，
是色彩缤纷的痛苦
活跃的植物地狱。
街灯，高高在上，迷惘地照亮着它所不理
解的这一切。

《旅行和停留》（1975）

秋

夜间有风，风吹动了
暗影，借着物质的嘴巴
说话。

树枝丧失了树叶而呻吟，
树叶那么胆怯，寻找角角落落
梦想庇护。

满月映照出
云朵怪模怪样的奔驰。
空气里到处是生命和运动。
迟来的香气
发自止水、苔藓和干叶
飘向我的窗户。

秋准备着死的盛宴。
在它的腐朽中
新春已经在孕育。

(未入集)

何塞·马利亚·阿尔瓦雷斯

何塞·马利亚·阿尔瓦雷斯(José María Álvarez, 1942—),
生于布尔西亚的卡塔赫纳。历史学硕士。已出版过四种诗集。翻译过卡瓦菲
斯和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歌。

珍 珠

现在我要谈到我一生中的这一部分，它直接把我引向了灾难，那是我长久以来就期待着的。

——亨利·斐尔丁

昏黑的牲口，它的面前
是凄凉白日的马车的光辉。

——贡戈拉

我们只想看战斗。

——荷马

既不是困难的艺术

能够达到

也不是望不见地平线的原野

以连续的树冠

所能企及。思想敢於

面对所有的镜子时

在我身上仅仅摧毁了

空间

和时间。

我愿

生命给我以必需的光阴
让诗歌抵达它的目标
无论我做了什么
总觉得泰然。我死的时候
安静地凝视着
日子如何成熟或者兴旺
或者抛弃了我而
自在。

《蜡像博物馆》（1974）

金黄的浮云

我感到的怀恋既不是对
过去也不是对未来。

——费尔南多·佩索亚

“马车里还留着一瓶杜松子酒。”

“你为什么不早说，免得让
我说傻话浪费时间？”

——达希埃尔·哈梅特

所有纯洁的额头组织起来的抵抗

——特里斯坦·北拉

我的生命已经无关紧要

每一次我建起我的房屋，我就把它

毁掉。我到了任何一个国家

我就不爱刚看见它

那个刹那之外的其他时刻。

我从来不能

向同一个女人

说两遍欢迎。

尊重自己。

想一想。

我看见我种下的玫瑰树生长。

我打开我最后一次要的

最后一瓶酒。

我瞧着

我的生命如何挽救了应该是高尚的一切。

为了你，文化啊，为了所有

活着的死去的陪伴我的人

我喝干这一杯。

《蜡像博物馆》（1974）

何塞·路易斯·希梅内斯·弗隆廷

何塞·路易斯·希梅内斯·弗隆廷(José Luis Giménez Frontin, 1943—),生于巴塞罗纳。1965年任巴塞罗纳大学助教。1966年任群众文化出版社文学部主任。后历任其他各出版社编辑,并为各报刊撰稿。曾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西班牙文学讲师。

自 画 像

我站到镜子前面，立刻
我身上长出许多毛。欢迎你，
人狼！镜子的边框消失。
我看见一个图腾是愚昧中的一位先生，
三颗乌黑的脑袋铸在脖子上。
图腾动起来，一伸一缩地近前。
原来是头黑豹，我憎恨地瞧着我。
只有一双黄眼睛在闪亮，
从我凶恶而危险的嘴巴
吐出了蒸气和无声的吼叫。
我害怕，上帝啊，拿开这只
溢出毒药的杯子，这不是开玩笑哟！
然而现在我是一个老人了，他瞧着我
那么亲切，我觉得他是企图
从一种地理给我勇气
在我仍然活着的时候有一天能得到。
老人成了老妇。老妇是一个
笑容满面的青年，现在他开始
笑了，没有他任何的目的。
是一个姑娘，没有目的地笑着

或者深藏着一个雌雄两性的秘密。
不是姑娘了，而是一个英勇的王子
披着他狩猎的毛皮。
披着他色彩华丽的大氅
他变成了一个印第安人
目光安定宁静，高高的额头边
两个鬓角搏动着宇宙。
可是不，他的羽毛扭曲成
乌黑杂乱的一团，突出於
扁平的额角和兽样的腭骨之外，
显示出湖泊和穴居的起源。
然而这都是玩笑，是孩子的
一具纸板的假面，用来给
胆怯的心灵做危险的游戏。
仅仅是一具假面吗？可是现在
也许会有一个答复冒出：
那是沙漠里在这不明确的时刻
阴影使得司芬克斯苏醒。
微微地笑起石头的讥讽
面对着时间的司芬克斯。
这样提示着的司芬克斯：
“你看见的这些，以及还有许许多多，
都是我，是你和我两个，
如果你宁愿如此，
何塞·路易斯已经对着镜子问过。”

《全能的爱》（1976）

佩德罗·希姆费雷尔

佩德罗·希姆费雷尔(Pedro Gimferrer, 1945—), 生于巴塞罗纳, 在巴塞罗纳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文学。曾旅行过欧洲各国。1968年, 其诗集《把海燃烧起来》, 获国家诗歌奖。他同时也用加泰兰语写作。有《诗集: 1970—1977》(加泰兰文和西班牙文对照本); 《诗集: 1963—1969》(1979)。

悲 歌

请看那由于痛苦而黑暗的天空
仿佛一重镀金而无声的帷幕
一副乌黑的面具。多少只手
伸向一个屈服的帝国！
黑暗，是一支权杖的深紫光辉。
燃成灰烬的长满芒刺的星座。
这些贪吝的手
和我的躯体，从前那么贪吃。
向着哪个礁石，向着哪个海湾
这条船的全部结构？
白雪和苦刑的杯子。
棺木的乌金的收获。
躯体，一动不动，留着给我，
仿佛一面盾牌上熔开的火。
绿叶，它不知道
交易沉默的一切？
来自那么多的声音，那么多的斑点
这种肮脏棉花的颜色。
手上的细毛和鳞片。
沉落的黄昏的闪电。

那边街上太阳的大车。
杉树呢？乌鸦已经把它拔掉。
这道火焰来自什么青玉？
野蛮的头上长角的巨魔，
就是人欲，痛苦而孤独的
躯体的凄惨赐予？

《诗三首》（1970—1977）

赫纳罗·塔伦斯

赫纳罗·塔伦斯(Jenero Talens, 1946—),生于加的斯,先在马德里大学攻读经济学和建筑学,后在格拉纳达大学获得罗曼斯语言学博士学位。1968年起,任巴伦西亚大学西班牙文学教授。

和 杜 甫

只见一派秋天荒芜的景色。

这时有人在问，他何以在此，在这蓝色的山上，

在此宇宙之中，与人间的世不不同。

我如同一个害怕即将老去的游子，

已经没有力量面对一轮

扫除目疾的太阳。我只有唯一的热望，

让我继续旅程。

我不想归去。南方吹着一阵风，

有时候我觉得领悟到了忧郁的烟雾

就是灰白的空气上一种遗忘的回应。

也许曙光会逢到我过於接近黑暗的边缘。

鸡啼会熄灭我的灯。我不知道。

我也不期待什么。

我只瞧着黄昏的这片甜蜜的迷漾，

脚下流过的河水，水面的涟漪，

寂静的垂柳，爱的时光在那里歇息。

二

死亡的无可变更的脸容。
天空和黑夜燃烧着，犹如苍白月光下的花朵。
茅屋空空洞洞。一只獐子的声音
它的颤栗震动在
栅栏的木条上。没有人接待我。
风放逸出它的奔马。草茎那么纤弱。
青春的旋涡在我的眼前痛苦，
我看见牲畜如何践毁了我的居所。
黑夜来临的时候岁月突然伸出的利爪。
光明在地平线上默不作声。我已经倚着墙。
尘土积聚在屋顶上。寒冷。
潮湿已经浸蚀了我的手脚。
雨水在窗户上画出了一个阴沉的鬼脸。
寂寞的气息在竹林间互相摩擦。
秋夜如此漫长，何时終了？

《飞翔超越翅膀》（1973）

戒 严

什么有利的条件使我长了双翼
我有多少眼睛编集着
空间运动的无可理解的概念
黄昏的芬芳没有任何杂声使之消散
但是我知道我的手里只可能有一个象征
不声不响地灯泡的光照在碗柜上
我的嘴唇和蒲草的椅子相混淆
以及其他没有轮廓的事物
它们的存在使得太阳唯一的观念无法理解
不停地涌出的语言仿佛一阵风
来自废墟的壮丽
从来不停歇的混乱
以及反复的声响反复地穿透着我
模样就像否认这出严肃的戏的特色
以一阵风攫住了灯芯的安定
此时我俯下头於表面
那里的沉默抛给我一个命题
没有其他可供参考
除了组成这个秋季的命题
已经翻倒在我思想的顶端

在那里写成的我的脸犹如现实的另一个形象。

《片断的躯体》(1977)

马尔科斯·里卡多·巴尔纳坦

马尔科斯·里卡多·巴尔纳坦(Marcos Ricardo Barnatán, 1946—),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移居西班牙,曾断续受过大学教育。经常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报刊撰稿。有诗集八种在阿根廷和西班牙出版。还出版过长篇小说三种。

禁 区

一

你宁愿在大地上当奴隶
而不愿当影子的君王？

水面上反映出的美丽身影
使你目眩，但是你不愿拥抱她。
那边，在峡口和狮子的国家，
在丛林和山岗的幅员，
在蝎子的海洋的边上，有一艘船，
船后有一片帆，帆后有一带沙漠，
沙漠之后有一个洞窟，一条小径和一扇窄门。

你回来吧，看看一切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再远一点，在大地和海洋的境界之内，
那里，太阳的痛苦就是人们的痛苦的
每天的形象；那里，创伤的现实
自己分裂，创造出两个天国，

一条奇怪的道路通过禁区；
那里，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
结合，诞育出无数英雄。
一座城市，上面从来没有雪花降落，
一座城市，在夜间的黑暗中鼓翼，
威严而古老，俯身於山岗长满羽毛的山坡，
环绕着一道火的城墙，奉献於闪电的极乐狂舞。
一座岛屿，最最秘密的精神的庇护所，
伟大沉默的区域，永恒雾霭的区域，
远方的河流，带着它的面具和幻梦，
来到一道不朽的彩虹的脚边。

一座岛屿，它的泊头面向大海，
它呻吟着，诞生於死者的尘土。
一座岛屿，它是结成晶体的一动不动的船舶，
是看不见的鱼，看不见的雨。

《符策之书》(1970)

安托尼奥·科利纳斯

安托尼奥·科利纳斯 (Antonio Colinas, 1946—), 生于莱翁, 曾在马德里大学攻读历史。毕业后, 到意大利米兰和贝尔加莫两大学教西班牙文。曾翻译意大利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的诗歌,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莱奥帕尔迪。现住伊比萨, 经常为西班牙国内各报刊撰稿。

巨 石^①

这一堆受折磨的巨石

支撑着夜的屋顶。

这一团发烧的肉插进了多少世纪的窝穴。

围绕着一片空虚，破毁了或者维持着

世界的孤独；一道光，照亮了

产生在钢铁之上的伤痕。

这巨大的一堆石块旋转着在星球之中。

它是一根血肉和石头的轴，运动着

消耗我们历史的发动机。

书籍，事物，可爱的时光，

梦里音乐那样温柔甜蜜的人物，

纤弱的胳膊，热爱着的嘴唇，

都不能对抗这架凶暴的机器，

对抗这具复杂的天上的机械。

一株肉和石的树，一根血的纺锤，

这盲目的巨堆，旋转在

疯狂星座的，无限沉默的

这个空间。

唯独石头中有坚定。

① 指远古时代遗留的巨石堆成的建筑。

唯独石头中有永恒。
一个拥抱着另一个身体的身体
是一堆熄灭的篝火。血肉
不过是另一些血肉中的时限的灰烬。

《现象仪》(1979)

普雷莎·卡内洛

普雷莎·卡内洛(Pureza Canelo, 1946—), 女诗人, 生于卡塞雷斯, 童年在家乡农村度过。后到马德里上中学。现任马德里大学文化、新闻活动办公室主任。出版有两种诗集, 曾获得西班牙国内的诗歌奖。

光

你的存在是在一切之上，我说的话
是在我不存在的岩石之下，
你在奇特的胜利之中，那就是爱，
身体感到不舒服。
我所能够靠近的树木
是真理的鞭子。

你不来自任何地方。
我觉得你跟一切都相似。
你说着你的语言，平平常常的领带的，生存的，
像我这样的心胸的，奔跑的鱼的语言，
这片深不可测的光。
你是一个胜利者，用不着回忆，
也用不着去是回忆，
一根眉毛就足以把我捆绑，光啊，
落下的叶子我们一半一半地踩，
而踩踏的土地仍然没有触动而极为遥远。

我不会对你说你要走。
我在太阳后面每天翻着筋斗。

你跑得那么快，
犹如我对你的爱。

《绿色的斗室》(1971)

1946年12月9日的诗

这个女裁缝在那一天诞生，
带着这样的印象：觉得
世界还没有在增高的阶梯上
显露出它那血色的上唇。
但是这个女人从下面看着
这全部的重量，今天相信
诗与人是耐心和激情的
劳动
要更好地依靠血肉；
一心想占有地思考
反而达不到。
当她村子里的孩子
打破了门上的栅栏
捉住了狗向它撒尿的时候，
她燃烧起孤独，
脸上带着针刺
观看自己泥土的脑袋。

我知道我继续在过去中生活
不会得是生存的阻碍。

就是铅笔也难以
跟我开什么玩笑。
然而我当时勇敢而鲜红的心
的座位
跟如今的位置是多么的不同。
假使完整能够取胜，
我就继续爱那座塔，它是在
心灵的谷物心灵的先锋中间，
完全是在夭折的料想之后。
在这里已经三十年。
这些年月
用词的谨慎是多么活跃，多么严重。
多少人民的面包照亮着
我整夜的衣服
而明瞭。
尽管如此，还得注意
往昔的诗不要堕落进
泥坑，仿佛那有感觉的
爱情诗的泥坑那样。
我习惯的任务的嘲讽，
犹如热血升腾而将死的奔马。
逃开了侵犯，逃开了天鹅的歌，
因为我从来不懂得召集
诗的买卖的狡黠的
糖果，
也不曾知道我的铁丝网
对你们有用，怕我自己有所想望

在可以居住之地。

《可以居住之地(诗的第一步)》(1979)

维森特·莫利纳·福伊

维森特·莫利纳·福伊(Vicente Molina Foix, 1946—), 生于阿利干特。马德里大学哲学文学系毕业, 又获得伦敦大学艺术史学学士学位。1971年起移居英国, 现任牛津大学西班牙文学教授。除诗歌外, 他也写小说和评论。

难题：火药

赞美燃烧的火药：

乌黑的服装

破碎的脸。

（使用原料为了和平的目的。）

* * *

火药。是撒但。

圣达马索保卫着城墙。^①

火药爬上角楼

仿佛水银爬上了尾巴。

（有时候，火药的一服合剂

可能治疗猩红热。）

* * *

火药的粉末。只剩下一点儿

让枪托刮擦。

酒的精神。战斗中

不用武器进行较量的神符。

① 圣达马索，公元四世纪时西班牙的主教。

(十字的记号和裸露的胸膛作出奇迹。)

* * *

在教室里刮着地图

坐下来阅读

河流，山岭，峡谷的哄骗

等待老师进屋。

(火药教会我们使用自己的双手，

因此，对于革命十分有用。)

(未入集)(1976)

假面具的一幅草图

印度的假面具

一位太阳女神
骑在世界之狮的背上
宇宙的舞蹈家从来不安静
快活地跳跃着，然而终于知道了所有的地理。

象征的假面具

我们的历史是
风中一朵火焰的历史
被云里藏着的一个天使猛吹。
白炽的假面具，是死亡
用时间的油壶所窒息。

巫术的假面具

要看一看两边，
一边丰满，一边空虚，
那张巫师的脸。

一边来自外面，给部落涂着香油，
属于煮熟了的大地。

一边向着内里，有着凶暴的特点，
於是巫医拔出芦荟，对着眼睛。

雷纳的故事或名狐狸的假面具①

狐狸笑了

每一次

怀着恶意

把鹅抓住。

朝圣的狐狸，戴上主教的教冠

可是没有尖角，

藤上的葡萄在它看来

无非是骗局。

枫丹白露的假面具

嫉妒於神的属性，

君王穿上了米纳瓦的服装；②

帕尔卡们掩住了嘴③

挡住天使的追寻。

赤裸裸的人，

① 雷纳，法国童话中的狐狸。

② 米纳瓦，智慧女神。

③ 帕尔卡，地狱三女神。

由於严重的理由而接受了
一株几何形的树木的乔装。

《现实主义者的间谍》(1981)

（对《现实主义者的间谍》的评论）

3

（对《现实主义者的间谍》的评论）

吉列尔莫·卡内罗

吉列尔莫·卡内罗(Guillermo Carnero, 1947—), 曾获得经济学硕士, 西班牙语语言学博士等学位。现任巴伦西亚大学教授。出版过五种诗集。

肖像画廊

来吧，来吧，幽灵，到我这里来，

让你们的眼睛饱看死亡。

把航船耽留在河岸

但是仅仅一瞬间。让你们

那短暂的影子的星座经过，

你们的急促能够为我所用

在我已经失去的所有这些年月。

门都敞开着；窗户

感觉到地平线的广阔。

仿佛一阵反复的内心谴责，

栅栏的铁条也向西边让开。

泉水在流动，回旋的水

在夜间呻吟。让阴暗的

葡萄架为乐声充满，

而镜子则在夜晚哭泣

为了一切往昔的驾鹰狩猎。

这些重新产生的所有回忆，

跟我一起来吧，我感觉到

你们潮湿的手犹如烟雾；我们

走遍没有光明没有防卫的房屋。

把你们柔软的指头舍弃给我，
让我的嘴唇和我的眼睛发黑，
为了让它们独自在夜晚跳舞，
仿佛温热的血在两股水流
你们那几乎冰冷的苍白双唇之间。
把你们的胳膊围绕这个身体，
你们曾经在那上面睡眠
于黎明是一阵期待的热力之时。
多少个岁月我拒绝了
你们共同的救星般的存在。
只有你们想象中的热力
超度得了这么多年的疯狂。

《死亡的图画》(1967)

路易斯·阿尔培托·德·库恩卡

路易斯·阿尔培托·德·库恩卡 (Luis Alberto de Cuenca, 1950—), 生于马德里。马德里大学哲学文学系毕业, 1976年又获得古典语言学博士学位。除从事诗歌创作外, 还研究古希腊文学。

骑士，死神和魔鬼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①

这里有古老的玫瑰骑士以及
凯旋的王子嘴唇边浮现出怀疑或者微笑
这里有无瑕可击的胜利的领主
最最青蓝色的战役中的主将
种族的神圣族徽的佩带者
在浓雾的白茫茫中或者仇恨和征服的
烈火中人民的指挥员

这里有甲虫的迷宫
战败的竞技者的干渴
低下的深坑里的乌鸦
血腥的分歧
活跃的胭脂折弯了玄秘的双翅
把它青春的胸膛引向尘土和阴影的奴役
帝国的发着热病的蛇正在智慧的可诅咒的树上
永远不会再有明天也许从这里直到
帕契尔·康拉德·维茨的天使②

① 丢勒的一幅著名版画。

② 帕契尔·康拉德·维茨(1395—1447)，古代德国画家。

记忆仿佛火的斧照亮了忽然变暗的宝座脆弱的居所
冰冻的庭院里风的通路
以贵族的盾牌阻挡住死神的宝饰的脚步
用强有力的长矛摧毁地狱埋葬于海底

但是这里也有缠绕的藤萝和巫师的愚昧
坟墓就是你的剑，女人们喜爱你眼睛的丝绸
你的黑夜的不可遏止的忿怒使你的吻成了残酷的欺
骗

无数名字的日耳曼姑娘
一切反叛的或者倾覆的都是你赤裸躯体壮观的覆没
而且断言——纽伦堡的鸽子在扩展——
如果痛苦存在那就是语言
毒药在神的釉彩杯子上仿佛最甜蜜的桎梏

《注释》(1975)

哈伊梅·西莱斯

哈伊梅·西莱斯(Jaime Siles, 1951—),生于巴伦西亚,1951年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哲学文学系,后到德国杜宾根大学留学。毕业后,任德国科隆大学语言学系的研究员。1976年,又获得萨拉曼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现留该大学任教授。出版有诗集四种。翻译过英国华滋华斯的诗。

海的组曲

一

你的无穷变化
消耗了静寂，
为了那响着
一个梦
追随于我的人。

二

把我的影子还给我吧，纯洁的水晶，
完全的空虚，透明的镜子。

还给我，把我穿透，
我的影子的无名的声响。

三

别让我知道你的存在
我宁愿待在远处，

仅仅喧嚣着
以持续的节奏
配合没有终结的空气中的昏眩。

四

给我，你的嘴，
把它埋葬在那里
——沙土之上——
一个泡沫的天空
在那里把它召集。

给我，你的皮，
让海水
以其边缘
在它上面鸣响。

给我，你的表面，
你的正面，
以及栖居于你的
回声的瞳仁。

给我，从你的地平线，
那另一个海的全部的完整。

五

我跟你一模一样

我要保持
——在你声音更远的地方——
不受海底的拘束

避开我，回忆。
你别给我
——在你的波涛声中——
带来盐的回音。

六

我知道你的存在会留下
一阵海底沙子的芳香，
一条羽翼的隧道，使我延绵于
你的海的没有桨的节奏。

七

你以波浪的什么样的顽强
寻找着我，
为了用它的声音
造成一个苍穹：
一些声音的连续不断的哀叹
为了一处地方的唯一的存在。

《寓言》(1977) 第 12 页